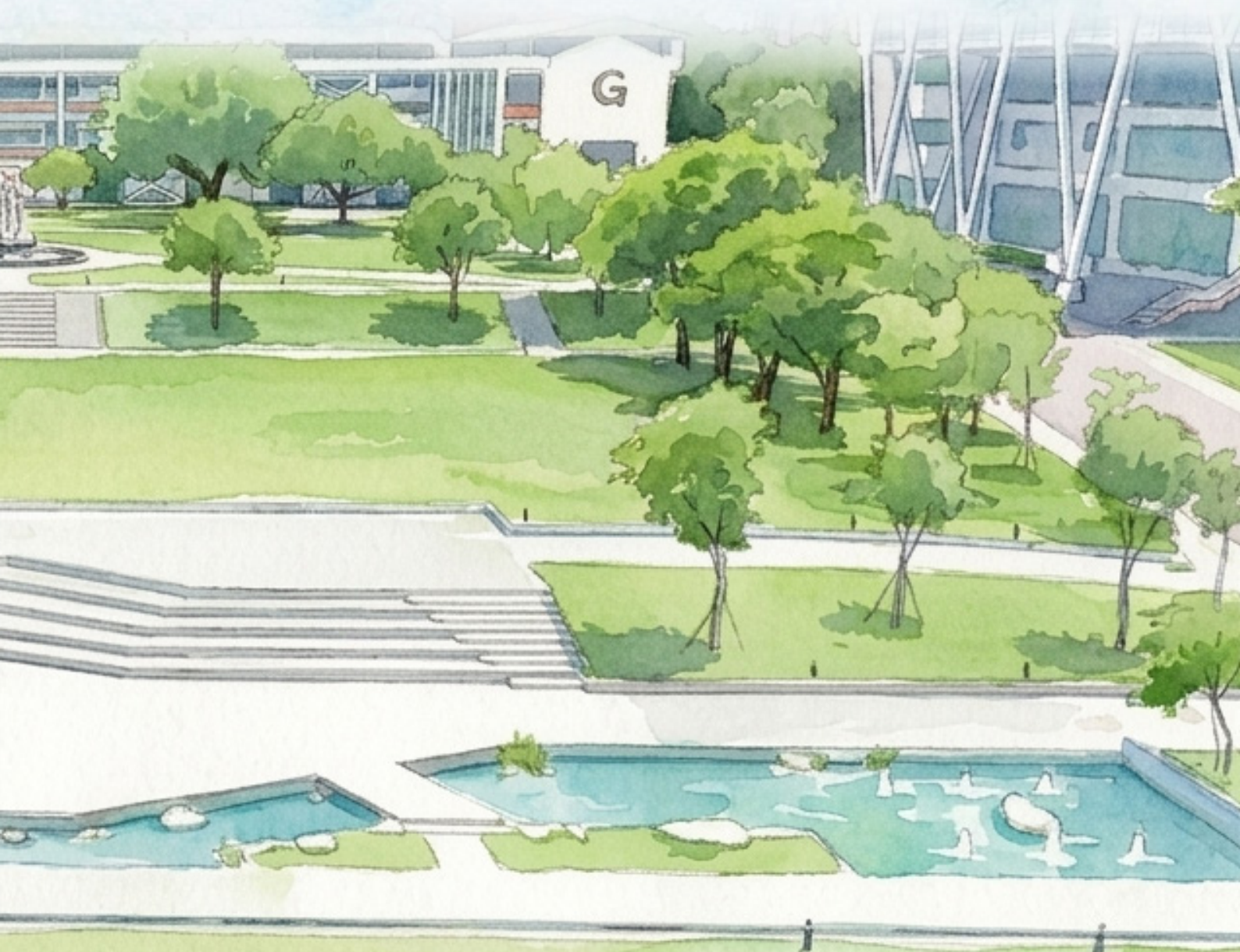


第十一屆 The 11th STUST Literature Award

南臺文學獎 作品集



林麗美 主編

南臺科技大學通識教育中心 發行



The 11th STUST Literature Award

目錄

編者序.....	003
徵文辦法	005
徵文海報	008
校長致詞	009
各組評審講評	011
決審暨頒獎典禮海報	019

新詩組

首獎 - 透明的證據 / 蘇漢楠	023
貳獎 - 乾嘔 / 邱品毓	025
參獎 - 拼圖旅程 / 林享瑤	027
佳作 - 好命 / 洪安締	029
時光 / 韓東霖	031
遠方 / 吳璨宇	035
我的下午 / 張念慈	037
長大的公差 / 林怡紋	039
燃燒的成人式 / 陳祺文	041

短篇小說組

首獎 - 野狗 / 林玉欣	045
貳獎 - 死處逢生 / 黃婉庭	052
參獎 - 食 / 邱品毓	064
佳作 - 劣根姓 / 傅佳煊	074
焦糖口味 / 李怡均	082
機械之心 / 王子芹	102
在游標閃爍之間 / 柯德瑋	112
有一點空出來的地方 / 李在伊	124
重生的轉角：三百六十度的生命對話 / 盧嘉珮	134

影像故事組

首獎 - 地面之上 / 馮士釗	143
貳獎 - 新住民母親的這盤菜 / 韓守惟	148
參獎 - 人生為何不像花 / 林碧玲、陳婷妤	151
佳作 - 光的方向 / 李宥蓁、邱詠萍	155
穿梭港影 / 黃筱涵	158
彩虹的餘溫 / 潘書瑜	162
夜晚的小圓舞曲 / 陳樂恩	165
黃昏巷陌的一場約定 / 洪藝榛	168
失焦的時代與對焦的靈魂 / 范迦樂	172



編者序

走過十年有成的里程碑，南臺文學獎來到第十一屆，像一個全新的開始。

我們仍然期待，在以科技為主的校園裡，找到那些願意停下來書寫、觀看，並把生活經驗交給文字與影像的人。

一件作品，往往不是開始於徵稿辦法公告的那天。它可能萌芽於某堂昏昏欲睡的課，某一頁筆記本邊上的塗鴉；可能來自宿舍熄燈後的胡思亂想；也可能是一個週末午後亂晃時偶然捕捉的街景。那個時刻很短暫，心弦驟然被撥動了一下，當下說不清楚、卻又不想忘記的感受，經過反覆推敲、刪改與剪接，才慢慢成為一首詩、一篇小說，或一則影像故事。吉光片羽似的靈感固然彌足珍貴，不過最後能把作品完成並投出去，那份固執和勇氣，或許更值得按讚。

讀完本屆得獎作品，我感受到的是一群年輕創作者正在摸索：自己究竟是誰，又該如何面對周遭的世界。這個世界早已準備好許多尺度，告訴我們怎樣才算長大、成功、合群，甚至怎樣才算幸福。人在這些標準裡生活久了，常常學會把話說得得體，把疼痛藏好，心裡明明有疑惑，也裝成若無其事。

但文學作品裡，寫的卻往往正是那些藏不好的痕跡，彷彿在一片柔軟之中摸到細小的刺。失序斷裂的語言、被迫提早長大的傷、困在黑暗房間裡的人、被判定為劣質的仿生人、沒有名字的野狗、用料理記住故鄉的母親，以及即將從地面消失的臺南鐵道，這些痕跡都被創作者書寫下來，書寫即定格，使稍縱即逝的痕跡成為永恆。

三類作品形式不同，感受不同，關心的也不相同，但堅持書寫的固執和勇氣卻很一致，一人一片，也有人兩片、三片，他們共同拼成了第十一屆的南臺文學獎作品拼圖，這幅拼圖或許不夠明亮整齊，甚至有些區塊布滿陰影、失焦、未乾的水漬；也有舊棉被、帶著鄉愁的飯菜、遲來的生日信，以及微弱卻沒有熄滅的光。

這些作品也不只凝視傷痕。母親端上桌的一盤菜、奶奶與街貓每天準時的相遇、五條港的老屋和石板，都因為有人停下來多看一眼，留下了原本很容易錯過的日常。編印這本作品集的此刻，臺南市區鐵路地下化正進入第一階段通車前的最後施工階段。再過不久，熟悉的平交道、等待柵欄升起的片刻，以及沿線居民習以為常的風景，都將成為另一種城市記憶。此時讀到〈地面之上〉，也就更能明白，創作不必胸懷大志要記錄時代，但拍下鐵道拍下火車頭，也就拍下了一座城市即將改變的日常。

感謝所有參與第十一屆南臺文學獎的創作者，也感謝評審、編輯及一路陪伴作品完成的師長與工作夥伴。這本作品集收錄的不只是本屆得獎成果，也留下了此刻校園裡，年輕人觀看自己與世界的方式。

故事未完，待續。

~~ 主編 林麗美

謹序於 2026 年 8 月

徵文辦法

一、活動宗旨：

南臺文學獎係為鼓勵學生創作風氣、深掘優秀作品，提升文藝氣息而設置。

二、主辦單位：

南臺科技大學通識教育中心

三、獎項：（備註：下列各組獎金之頒發以實際核定金額為準）

短篇小說組、影像故事組及新詩組三組，擇優頒發獎狀、獎金，各組之獎項與獎金列舉如下：

（一）短篇小說組：字數 5000 ～ 8000 字。

首獎一名，6,000 元；貳獎一名，5,000 元；參獎一名，4,000 元；佳作六名，各 2,000 元。

（二）影像故事組：字數 300 ～ 600 字。作品以像片與文字結合呈現，具備完整敘事性，數量僅限 6 張。（散文、像片可由 1 人完成或 2 人共同創作。）

首獎一名，4,000 元；貳獎一名，3,000 元；參獎一名，2,000 元；佳作六名，各 1,000 元。

（三）新詩組：行數 15 ～ 25 行，且應在詩末檢附「創作動機」說明。

首獎一名，4,000 元；貳獎一名，3,000 元；參獎一名，2,000 元；佳作六名，各 1,000 元。

四、收件、截稿日期：

每學年度第二學期辦理，詳細收件、截稿日期由通識教育中心規劃後公布。

五、參加對象：

南臺科技大學全校學生

六、報名辦法：

採網路報名、投稿網址：第十一屆南臺文學獎 (google.com)

七、評審程序：

- (一) 評審程序分為初審、複審、決審三階段。
- (二) 參加作品收件後立即進行初審，體例符合徵稿規定者密封送請校外專家學者進行複審。複審完成後，召開南臺文學獎決審會議進行決審。

八、頒獎：

決審完成後，舉辦「南臺文學獎頒獎典禮」公布評審結果。

九、作品規格：

- (一) 須以 A4 標準版面電腦正體 (繁體) 字中文 word 檔案稿呈現。
- (二) 以 12 級字、新細明體繕打，格式與前段距離 0.5 行，固定行高 20 點。
- (三) 第一頁右上方註明作品類別與字數，新詩組則註明行數。
- (四) 以簡體字寫作者請自行轉換成正體中文與新式標點符號，格式不符者概不受理。

十、注意事項：

- (一) 參加本文學獎之作品，必須未曾在任何報章雜誌、網路發表或公開展示及出版者。
- (二) 嚴禁抄襲、不能使用 AI 人工智能參與寫作，經查證或檢舉屬實者立即取消參賽及得獎資格，並依照相關法律追究其責任。
- (三) 同一作者得同時參加各組徵文，惟每組徵文以一篇為限。
- (四) 報名時請註明組別：「短篇小說組」、「影像故事組」或「新詩組」。
- (五) 參加徵文之作品概不退件，請自留底稿。若主辦單位因故公告延長徵稿期限，投稿者得至通識中心抽回已投之稿件，在截稿日前更換新稿。

(六) 得獎者另須提供較詳細之個人資料、照片及得獎感言。

(七) 得獎作品應由作者簽署著作授權同意書，同意無償提供作品、照片、影音等資料於相關教學及主辦單位非營利宣傳及成果展示等活動，不限媒體、不限次數公開播映；並同意主辦單位得將參賽之作品彙整編輯成冊。

(八) 本徵文辦法若有變動，本中心將隨時公告修改內容。

十一、本辦法經南臺文學獎工作小組會議通過後公布施行，修正時亦同。

徵文海報

第十一屆 南臺文學獎

The 11th STUST Literature Award

南臺文學：在水一方

4/23 2026
截止

活動宗旨：鼓勵同學創作、發掘優秀作品，提升校園文學氣息。

Objective: to promote the atmosphere of literature creation on campus by encouraging students to write and create excellent works.

參加對象：南臺科技大學全校學生

Participants: all students in STUST.

截稿日期：即日起至2026年4月23日止

Deadline: from now to 4/23/2026

報名辦法：網路投稿報名

Registration: sign up and submit your work at our website.

獎項 Prizes

短篇小說 Short fiction

第一名：1位，6,000元

First place: 1 person, NT 6,000

第二名：1位，5,000元

Second place: 1 person, NT 5,000

第三名：1位，4,000元

Third place: 1 person, NT 4,000

佳作：6位，2,000元

Excellent: 6 persons, NT 2,000

影像故事 Photo story

第一名：1位，4,000元

First place: 1 person, NT 4,000

第二名：1位，3,000元

Second place: 1 person, NT 3,000

第三名：1位，2,000元

Third place: 1 person, NT 2,000

佳作：6位，1,000元

Excellent: 6 persons, NT 1,000

新詩 Modern poetry

第一名：1位，4,000元

First place: 1 person, NT 4,000

第二名：1位，3,000元

Second place: 1 person, NT 3,000

第三名：1位，2,000元

Third place: 1 person, NT 2,000

佳作：6位，1,000元

Excellent: 6 persons, NT 1,000

本辦法如有未盡事宜得予隨時修訂並公布要了解進一步資訊，請洽通識教育中心網頁
If rules mentioned above are not thoroughly concerned, they may be revised and announced at any time. For more details, please visit the website of Center for General Education.



黃能富校長致詞

各位老師、各位同學、各位評審，大家午安！

今天很高興參加「第十一屆南臺文學獎」頒獎典禮。去年我也曾參與這場盛會，我始終認為，文學對於社會是非常重要的素養。雖然我的專業背景屬於理工領域，但我一直非常喜歡文學，尤其熱愛閱讀推理小說。從早期日本推理小說大師松本清張，到後來的夏樹靜子、東野圭吾，以及近年的宮部美幸，我都閱讀過許多作品，也因此對這些作家充滿敬佩之情。

推理小說最吸引我的地方，在於它精巧的布局與縝密的鋪陳。往往在閱讀第一章時，讀者會接收到一條故事線；到了第二章、第三章，又彷彿進入完全不同的情節與世界。乍看之下，這些故事似乎彼此毫無關聯，但隨著情節推進，所有線索逐漸匯聚，人物之間的關係與事件背後的脈絡開始產生連結，最後形成完整而震撼的真相。

以推理小說中常見的殺人案件為例，「不在場證明」往往是最重要的關鍵之一。如果一個人能夠證明自己不在犯罪現場，自然就不容易成為嫌疑人。因此，作家如何設計不在場證明，如何讓看似不可能發生的事情變得合理，便成為推理小說最精彩的部分。例如，在日本人口密集的都市環境中，主角可能看似不可能在短時間內從某個地點移動到另一個地點。然而透過精密的交通規劃，例如利用地鐵路線的轉乘安排，原本看似不可能的二十分鐘路程，實際上可能只需要十九分鐘就能完成。這種縝密的思考方式與故事設計，往往令人拍案叫絕。更有趣的是，在許多推理小說裡，讀者往往會懷疑 A 是兇手，也可能懷疑 B 是兇手，但最後發現最有嫌疑的人都不是兇手，反而是那位最不引人懷疑的人，才是真正的關鍵人物。這種出人意料卻又合乎邏輯的安排，正是推理文學最迷人的地方。

因此，我一直非常喜歡閱讀推理小說。過去最享受的事情之一，就是找到一本精彩的作品，然後三天三夜廢寢忘食，一口氣把它讀完。許多優秀作家的作品從開篇開始便充滿張力，文字描寫細膩而生動，讓人完全沉浸於故事之中。後來，許多經典文學作品與推理小說也被改編成電影，透

過不同的媒介呈現，帶給讀者與觀眾更多元的視野與感受。不僅如此，除了推理小說之外，我也閱讀許多中國古典文學作品，例如《紅樓夢》，以及金庸先生的武俠小說，如《天龍八部》等，都讓我獲益良多。雖然我是理工背景，但很高興有這個機會與大家分享我的閱讀經驗。

即使進入 AI 時代，文學的重要性從未因時代改變而減少。AI 時代，人工智慧正在快速發展，不論是文字生成、圖片創作，甚至影片製作，都帶來前所未有的影響與便利。然而，我始終認為，真正重要的仍然是「創意」。AI 可以成為很好的工具，但工具終究需要由人來運用。唯有具備創意與想像力的人，才能真正駕馭這些科技，創造出有價值的作品。以推理小說為例，從故事的構思、情節的布局，到最後真相的揭露，最核心的仍然是創作者的思考與創意，而這也是文學最珍貴的地方。

今天非常高興參與南臺文學獎頒獎典禮。在此，要恭喜所有獲獎的同學，同時，也特別感謝評審團的各位老師，感謝你們的專業與付出。我相信，不論大家來自理工、商管、人文或其他不同領域，文學與人文素養始終具有重要價值。我們經常談到科技與人文的平衡，而文學正是培養人文精神的重要途徑。

最後，再次恭喜所有獲獎同學，獲得這項珍貴的肯定。也祝福各位老師、同學及來賓身體健康、萬事順心。

謝謝大家。

各組評審講評

新詩組

吳翊良老師 代表講評：

非常開心今天能夠回到臺南。其實在我的博士班養成階段，也曾曾在南臺科大兼課一段時間，因此今天再次來到這裡，感受貴校精心準備的文學獎星光大道，感到格外親切，讓我有機會參與這場文學盛會。

今年的新詩作品評選過程中，深刻感受到參賽作品展現出極高的多樣性與豐富性。過去曾參與：師大文學獎、聯合報網路小說極短篇，或其他文學獎評審經驗中，我都曾看過許多優秀作品，但今年新詩組多元的題材與風格，仍然讓我留下深刻印象。

評選過程中，大家心中都有各自支持的作品，因此不斷地交換意見、彼此辯證，希望能夠找出最具代表性的作品。這也正是文學評審最迷人的地方——不同的閱讀經驗與美學觀點，在交流與碰撞之中形成新的理解。談到「詩」，我不禁想到波蘭詩人辛波絲卡曾說過：「我不停地追問為什麼，而對這些未知的為什麼所做出的回應，就是詩的答案。」因此，詩從來不是標準答案，而是一種持續探索世界與自我的方式。

剛才小說組資婷老師引用海明威的觀點，提到許多文學作品往往來自生命深處的經驗。我們在閱讀本屆作品時，也經常被其中真摯的情感所打動。有些作品不僅令人感動，甚至令人感到不捨。那些生命經驗所留下的痕跡，透過詩的形式被保存下來，也讓讀者得以與作者產生深刻的共鳴。

同時，今年也出現許多與 AI 相關的創作與思考。這也是我們三位評審在評審初期最先面對的問題之一：在 AI 技術逐漸普及的時代，我們如何理解創作？又該如何辨識作品背後真正的創作動機？因此，我們特別重視作者的創作動機與書寫意識。因為我們希望看見的不只是文字本身，更是作者如何透過詩歌展現自身的想像力、感受力與靈感來源。也正因如此，整個評審過程雖然充滿討論與辯論，卻也格外令人享受。

我記得以前上馬悅然老師引述列夫·托爾斯泰的藝術論述：「作品必須先感動自己，才能感動別人。」我相信，我們三位評審最終所做出的每一個選擇，也都是因為那些作品先感動了我們自己。

綜合來說，本次評選主要有幾個重要的觀察面向。

首先、是作品的完整度。這是我們最優先考量的基礎條件。一首詩是否具有完整的結構、清晰的主題意識，以及足夠的情感張力，都是重要的評判依據。

其次、三位評審的審美觀雖然各不相同，但我們都會特別關注作品對於詩的質地與語言的處理方式。文字如何被使用，語言如何形成獨特的質感，往往決定了一首詩最終能夠抵達的高度。

其三，詩歌十分強調意象的經營。因此，我們也特別重視作品如何透過單一或統整性的核心意象，去涵納整體內容，並串聯虛與實之間的交錯與轉換。

最後，我想三位評審其實有一項共同的關注點。無論是長期從事跨劇場創作的魚果老師，或是曾獲得多項新詩獎肯定的培哲老師，我們都非常重視詩的內在節奏。我們期待看到的是，作品能夠讓形式、文體與內在肌理彼此交融，使整首詩形成一種有機而自然的流動。如同協奏曲一般，讓語言、節奏與情感共同運作，產生獨特的詩意效果。

以上是我們對於本屆新詩組作品的整體觀察與總評。

也期待未來能夠看見更多優秀作品持續誕生。或許今天我心中的第一名、另外兩位評審心中的第一名，在未來都將成長為更加成熟而耀眼的創作者。

謝謝大家。

短篇小說組

黃資婷老師 代表講評：

感謝主辦單位的邀請。這一屆同學們的創作非常精彩，也展現出相當多元且成熟的思考面向。學生時期的文學獎，某種程度上像是一種逼迫自己的慾望韶華。以下簡單歸納本屆作品幾個主要的題材方向。

第一類，是處理數位媒介中的存在焦慮。

例如本次獲獎許多作品，都涉及 AI、線上遊戲、匿名社群、虛擬戀情等題材。這些作品共同指向 AI 世代所帶來的新型態親密經驗，人與人之間的關係也因此被重新定義。而在這些作品中，最動人的並非「網路也能愛人」這件事，而是網路關係終究存在無法挽回的時刻。一次離線、一則未讀訊息，甚至一次系統錯誤，都可能宣告一段關係的結束。這一代年輕人的青春，彷彿就居住在訊息與訊息之間那短暫而沉默的空白之中。

第二類作品，則聚焦於家庭關係與創傷。

年輕作者特別擅長透過味覺、氣味、物件等細節，承載那些無法直接說出口的疼痛。這些作品並非以激烈的衝突來呈現創傷，而是透過身體記憶低聲訴說那些深藏於內心的傷痕。在這個世代裡，家庭創傷已逐漸從外顯的衝突轉化為內在的經驗。它可能藏在小提琴琴弦的緊繃之中，可能存在於一道熟悉料理的甜味裡，也可能潛伏在野狗奔跑時所帶來的某種感受之間。

第三類作品，則圍繞著告別與死亡。

本屆有許多作品試圖將失去轉化為理解他人的能力。值得注意的是，這一批作品中的死亡書寫，並不偏好戲劇化的悲劇敘事，而更傾向將死亡視為日常的一部分。無論是一張吟遊的稿紙，或是一場彷彿永遠不會結束的告別，死亡在這些作品之中都不再只是時間的終點，而是時間存在的另一種形式。

第四類作品，則探討自我認同的議題。

這些小說中的主角，多半在人群之中提煉孤單，並在生活中的細微事件裡重新定位自己。我們也可以看見，新世代寫作者所面對的「我」正在逐漸解體。家庭、學校、社群、語言、勞動、性別等因素，原本用來建立「我是誰」的座標，如今都正在鬆動。而青年世代也被迫在這樣的鬆動之中，重新學習如何與自己相處。

第五類則是令人眼睛一亮的類型書寫。

無論是恐怖獵奇、民俗傳說、往生人倫理、密室驚悚等題材，都展現出豐富的創造力。這些作品的存在也告訴我們，對新世代創作者而言，類型書寫早已不再是邊緣現象，而是文學創作的重要組成部分。我想到村上春樹曾在一次訪談中提到，小說最大的魅力之一，在於它能帶領人們四處旅行。對這個世代而言，類型書寫或許正是一種旅行的方式。在升學壓力、經濟壓力與教育體制的縫隙之間，創作者透過末世、修仙、幽靈、仿生人等充滿想像力的故事，抵達那些現實世界尚未允許他們抵達的地方。

第六類則是關於歷史與土地記憶的書寫。

這類作品數量雖然不多，卻格外珍貴。在一切都被快速消費的時代裡，仍有人選擇記得。無論是日式便當、臺語、戰爭留下的傷痕，或是勞動與認同的記憶，這份「記得」本身，便是文學最重要的工作之一。

我認為，文學真正珍貴的地方，恰恰在於它教會我們放慢腳步。在 AI 能夠迅速生成流暢故事的時代裡，我們更應該思考：為什麼仍然有人願意花費漫長的時間，把一段難以言喻的生命經驗慢慢交給文字？

海明威曾說過，從已經發生的事情、從你知道與不知道的事情之中，透過虛構所創造出來的東西，不是再現，而是一種全新的事物。它比任何事物都更加真實鮮活，因為是你讓它活了起來。

寫作之所以重要，是因為有些經驗無法由現實世界中的結論來承擔，因此需要一種可以安放它們的形式；一種容許留白的形式；一種容許矛盾存在的形式；一種作者不必急著給出答案的形式。而小說，正是這樣的存

在。

最後，我想對今天所有得獎的作者多說一句話：請繼續走這條艱難的路。文學活在每一位願意停下來書寫的人身上；活在每一位願意花時間閱讀的人身上；也活在每一個夜晚打開書本，讓陌生人的夢成為自己夢境的人身上。說故事，是想像力的棲身之所。而今天的你們，已經為自己的夢想搭建起第一個家。

謝謝每一位參賽者，也謝謝每一篇作品。期待未來能夠在你們所搭建的下一個文學世界裡再次相見。

謝謝大家。

影像故事組

王靖婷老師 代表講評：

首先、南臺文學獎「影像故事」這個類別，在傳統文學獎中相對少見。一般提到文學獎，我們最常看到的是小說獎、新詩獎與散文獎，因此當看到「影像故事」這個組別時，第一個直覺會認為，它大概就是文字加上圖像的創作形式。然而，當我們真正閱讀完七十多件參賽作品之後，發現事情並不只是如此。

本次共有三位評審老師參與評選。我本身較偏向文學領域，而另外兩位夥伴——臺南大學范老師以及臺南應用科技大學黃老師——則都是視覺藝術相關領域的專家。因此，我們在閱讀作品的過程中，也不斷思考「影像故事」究竟是什麼。

後來我們發現，它並不只是文字加上圖像而已。

更準確地說，它應該是一種文字與圖像之間的雙向奔赴，或者說是一種雙向對話。

文字賦予畫面思維的厚度，而圖像或影像則將文字中的情感、感官經驗與細節具體化。兩者之間必須恰如其分、相輔相成，才能真正形成一件完整而成功的影像故事作品。

我也想告訴大家，在這七十多件作品之中，優秀作品其實非常多。

事實上，每位評審心中的前二十名作品都相當精彩，甚至到了最後階段，我們仍必須不斷取捨與討論。每捨棄一件作品，其實都讓人感到十分不捨。這也代表本屆參賽作品整體水準相當優異。

其次、談到評分標準。大致從文字與圖像兩個面向來進行評估。

文字方面，我們特別重視作品的敘事結構與敘事能力。本次得獎作品中，有些從微觀的生活經驗出發，例如日常觀察、街景意象，甚至是同學們熟悉與喜愛的寵物，進而展開更廣闊的敘事。有些作品深入內心世界，進行細膩的自我剖析；有些則將視野延伸至更大的社會脈絡，甚至觸及家

族記憶與家國歷史。

圖像方面，則不可避免地會涉及一些技術層面的考量。例如構圖的張力、視角的切換、畫面的調度，以及影像敘事的完整性等，都是我們相當重視的部分。因此，決選會議中，三位評審也進行了非常熱烈的討論。雖然影像故事組的文字篇幅不像小說組那麼長，但我們討論的熱度絲毫不亞於其他組別。

最後，我們始終認為，文學獎最大的意義在於鼓勵創作。因此，前三名作品影像與文字之間高度的共鳴與呼應，展現了影像故事最迷人的樣貌。我們盡可能讓不同類型的敘事都能夠被看見：其中有作品展現較大的歷史視野，書寫家國歷史；有作品透過家族之間的對話，呈現世代之間的理解與記憶；也有作品深入個人的情感世界與內在核心，以充滿詩意的文字描繪生命經驗；更有作品深入人物內心，展現相當成熟而深刻的心理刻畫。有些同學在情感書寫上的厚度，甚至超乎我們的想像。即使是愛情主題，也並非只是青春的感傷，而是透過細膩的觀察與思考，呈現出動人的生命經驗。畢竟，年少何人不輕狂？然而能夠將這份情感轉化為作品，本身就是一種珍貴的能力。

今年確實有不少遺珠之憾。也正因為如此，我們才會花上兩個多小時反覆討論與辯證，希望能夠做出最適切的選擇。如果稍後沒在臺上聽見自己的名字，我仍然想告訴各位同學：你們真的很優秀。許多作品其實只是因為競爭太過激烈，才與獎項擦身而過。我們期待大家持續創作、持續累積，無論是敘事能力、攝影技巧，或是個人風格的建立，都會在一次又一次的創作中逐漸成熟。

最後，把時間交給主持人。我相信，接下來才是同學們最期待的時刻。謝謝大家。



The 11th STUST Literature Award

決審暨頒獎典禮海報

11th

南 臺 文 學 獎

5/20 (三)

15:00 pm — 17:00 pm

頒獎典禮 M 棟 1F

- | | |
|---------------|-------|
| 15:00 - 15:10 | 長官致詞 |
| 15:10 - 15:25 | 介紹評審 |
| 15:25 - 15:40 | 短篇小說組 |
| 15:40 - 15:55 | 新詩組 |
| 15:55 - 16:10 | 影像故事組 |
| 16:10 - 16:30 | Q & A |







The 11th STUST Literature Award

新詩組

首獎－透明的證據／蘇漢楠

貳獎－乾嘔／邱品毓

參獎－拼圖旅程／林享瑤

佳作－好命／洪安締

時光／韓東霖

遠方／吳璨宇

我的下午／張念慈

長大的公差／林怡紋

燃燒的成人式／陳祺文

(佳作不分名次，依作品標題長度排序)

透明的證據

排名：首獎
班級：流音四甲
姓名：蘇漢楠

晨光推開了窗簾。

我醒來了，
沒有理由。

我替他完成了表情——
一種足以
在人群中被允許的樣子。

他們說幸福是棉花。

我觸碰了
指尖記得：
柔軟之中
藏著細小的刺。

血沒有落下，
只是被我看見——
透明，安靜。

他們談論著期待。

我如常點頭，
讓那些詞語經過，
不留下重量。

陰影仍在。
我也在。

像一張被揉皺的紙，

尚未被攤平，
也尚未被丟棄。

創作動機說明

這首的創作動機，是經過長時間的自我沉澱和我自身對現在社會現象的觀察後，表達我自己內心深處的恐懼和卑微，也是控訴在這社會中，必要的偽裝太多且徒勞。除此以外，更是經過一些作品的陶冶，深層的共鳴後所表達出來的心情。

評審評語

評審 1：

有辛波絲卡的雋永清新，善用意象，呈顯無奈與不得不的心情，寫來雲淡風輕卻筆力萬鈞。

評審 2：

書寫方式節制收斂且壓抑，傷害卻更顯深刻，然結尾略有「尚未完成」的感覺。

評審 3：

文字細膩，意象強烈，以描摹透明來表達隱匿，更用一種無法忽視的自覺，展現了存在。

得獎感言

這首詩記錄了那些無法對外言說的、敏感的時刻。很多時候，我們為了融入人群、世界而耗盡力氣，就像那張揉皺的紙。這個獎項對我而言不是光芒，而是一盞在陰影裏面亮起的微光，告訴我那些卑微與脆弱也是有重量的。謝謝所有能看到這首詩的人，也謝謝所有在陰影裏認真活著的人。

乾嘔

排名：貳獎
班級：五專資工五甲
姓名：邱品毓

讓我們像個正常人
講話
剝蝕化的肋骨浸淫，無色花果
看不見底，濕涼
小麻木，白紙的頭顱與，眼洞

放飛一把箏，隨地飄揚
天氣真好
愀！手上的線越來越長，
吐也吐不乾淨，粉繞著舌頭
吞·吐

請安全的觀看太陽
環與系，黑色不語
一千千千的年前早已失，脈搏
眼睛依然閃耀
雀躍著，哈
感到！害怕？
失衡的偉大鯨魚
從很高的地方掉，演化
不知道迷航在悲歡喜地二進制

我們在古老的火堆旁共舞
填補缺失尋覓著——
索求講著
話
請讓我們像個
正常人

創作動機說明

在學習工科已久，常有遇到某些事，想形容，卻說不出話來。

語言、思維的依賴，那些固定的格式，條理的清晰，有時讓我忘記了我是個人類。

思維邏輯的提升卻讓我險些喪失了作為生物最基礎的表達，真是荒誕。

對此，我感到語塞。

這種嚥在嗓子裏，空在思想中的悲哀，使我仰望著天空，那些億億萬萬年前早已逝去的小眼睛們，他們怎麼想？他們不會想。放蕩思維邏輯的漫遊似乎與我的思考本身違背，但我說不出話，就任由他們飄出我的框架，去更遠更遠的地方吧。

我是個人吧，無所謂了。

評審評語

評審 1：

有夏宇〈交談〉的況味，多種意象都刻畫得很精采，從「失語」到「詩語」，變奏出詩的節奏與美感。惟文中部分語詞口語化且無法判斷作者原意，稍嫌可惜。

評審 2：

覺知到自己生命的狀態，以呼告式的句子喊話，希望人們都能「校正回歸」為人的感受與溫度，很誠懇！

評審 3：

用字與詩句經營犀利，利用語言的錯置表達失語，透過「乾嘔」為題聚焦，具有巧思。

得獎感言

感謝各位評審老師的抬愛，這次得獎對於我完全是意料之外的禮物。

每次回看自己的作品都有不同的感受，不管是抒發情緒或是純粹報復社會，希望各位都能夠為了自己的想法與情感而去書寫，思想與創作是獨屬於人類的瑰寶，我們應當珍惜每時每刻腦波的波動。

最後再感謝創作期間一直陪在我身邊的學姊，謝謝各位。

拼圖旅程

排名：參獎
班級：五專電子三甲
姓名：林享瑤

我們只是未上色的碎片
生活則是一場初生而龐大的拼圖

渲染的時光，逐漸擁有色彩與輪廓
有時，我們順利找到歸屬
感受完美的嵌入。

有時面對空缺
迷茫無措，和一些不合適的畫面
耐心地討論方向

錯位的故事，顛簸每一段經歷
約定好的晴天
能不能更加清澈？

在裂縫中靜候，摸索靈魂的邊界
在重複的試錯裡，練習與遺憾和解

我們依然是那些未上色的碎片
繼續走在這場龐大的敘事裡
等待時間和勇氣，慢慢上色

創作動機說明

這首詩的靈感，來自於我對「成長過程」這件事的觀察。

生活中的我們，好像常常急著想幫自己找到一個「標準答案」或「完美的位置」，就像玩拼圖時，很迫切地想把手上的碎片塞進正確的格子裡一樣。但現實生活中並沒有我們想像的那麼順利，我們總會遇到卡不進去、格格不入，甚至是拼錯、受挫的時候。

我透過「沒上色的碎片」來形容剛開始的我們，雖然什麼都沒有，但也代表著無限的可能。這首詩想傳遞的是：迷茫與遺憾都是生命的一部分，們不需要一開始就活得很完美。只要給自己一點時間，帶上勇氣繼續走下去，我們每個人最後一定都能拼出屬於自己、最特別的色彩。

評審評語

評審 1：

動機寫得不錯，「未上色的碎片」是對未來的期待，引人深省。四平八穩，少了點靈動幻化的抽象語言。

評審 2：

我相當喜歡這首詩，拼圖與碎片、嵌合很巧妙，在看似直白的句子之後突然迂迴，看似顧左右而言他；此外，用字和構句也掌握得很好，整體形式和詩句相當成熟，完成度很高。

評審 3：

以拼圖來表達成長過程，可以增強每一片拼圖和整面拼圖的意涵連結，能更為深刻。

得獎感言

能獲得南臺文學獎，對我來說是一份很特別的肯定。這篇作品以「拼圖碎片」比喻人生，寫出人在成長過程中的迷惘、碰撞與尋找歸屬的心情。我希望透過文字表達，即使我們都還不完整，也能在一次次的失敗與遺憾中，慢慢找到自己的方向。創作的過程中，我也重新思考了自己面對生活的態度。謝謝評審的鼓勵，以及支持我的人，讓我更有勇氣用文字記錄感受，並在未來持續創作、慢慢成長。

好命

排名：佳作
班級：夜四技應日三甲
姓名：洪安締

媽媽生病了
於是她在家休息

媽媽生病了
所以她向年幼的我說「妳真好命」
再來她向年幼的我說「妳不用工作，真好命」
最後她向年幼的我說「我都養不活自己了，我還要養妳」

媽媽生病了
於是我聽媽媽的話，十四歲去找工作

媽媽生病了
她的工作
變成載我去工作

媽媽生病了
這段日子她在家裡靜心養病
所以病情好轉了

太好了
媽媽的病情逐漸穩定了
她握著學校寄來的成績單
向十七歲的我說「妳怎麼書讀得這麼糟糕」

媽媽的病痊癒了
而我，卻病了

創作動機說明

有的人用童年治癒一生，而有的人則是用一生治癒童年。」我想，有很多人在面對生活感到迷茫之際，都希望能夠坐著時光機，暫時逃離現實的世界，回到那個純粹又無憂無慮的時期裡休息吧。然而，有些人的童年並不是個能夠避風的港灣。但願這些在童年時期中提早長大的人，能被未來成長茁壯的自己，再次好好擁抱。

評審評語

評審 1：

反差與宿命的交換，結尾的反轉，令人警省。

評審 2：

相當完整的作品，用字和構句也許可以再嘗試看看？

評審 3：

透過「好命」的命題，以病凸顯出提早長大的無奈，再作剪裁會更精練。

得獎感言

得知入選佳作的我是又驚又喜，因為我也沒想過自己真的會得獎，想當時是看到一些社會新聞之後突然有感而發寫下的想法，內容也有一點灰暗，感覺得獎機率很低，結果竟然出乎意料之外。總之，真是個特別的經驗！

時光

排名：佳作
班級：多樂一丁
姓名：韓東霖

- 1 有一次我遇見一位陌生人，我心裡想著不要成為這樣的大人，
那位陌生人對人和氣、性格溫柔，眼裡卻沒有光。
他的手上有一個快要流逝完的沙漏，
他將沙漏反轉過來後，交到我的手上。
之後就頭也不回的逃走了，
因為他是一個膽小鬼。

- 2 我無時無刻都帶著這個沙漏，總覺得我似乎是無所不能，
上學時帶著、比賽時帶著、考試時帶著、大學面試時帶著、約會時帶著、
寫論文時帶著、畢業時帶著、分手時帶著、進公司時帶著、出去旅遊時
帶著、
出去散步時帶著、被解雇時帶著、雙親死亡時帶著、孤獨時帶著。
我無時無刻都帶著這個沙漏，總覺得我似乎是個無能。

- 3 有一次我遇見一位陌生人，心裡已然沒有任何想法，
那孩童純真的看著我，眼裡充滿了對未來的光芒。
我的手上有一個快要流逝完的沙漏，
我將沙漏反轉過來後，交到他的手上。
之後就頭也不回的逃走了，
因為我是一個膽小鬼。

- 4 我自由了，因為我的時間不再流逝，
我的身體化為了沙，我的靈魂化為了玻璃瓶身，
沙與玻璃瓶身融合在了一起，成了無人在意，也無人知曉的時光。

創作動機說明

這首詩的原版是在我 2019 年時寫的。當時透過網路，我與一名南臺科技大學的學長成為朋友。他的能力非常的厲害，對於當時的我而言。那時他再過幾年就要畢業了，他熱愛著創作，也有著相應的專業。他對誰都是一副溫柔和氣的樣子，但眼神卻缺少了光。他畢業後，並沒有選擇與他科系相似的工作，也沒有投入創作，只是放棄自己似的開始找著自己不喜愛的工作。嘴裡也總是抱怨著各種東西。

當時是 2022 年，我寫了一首詩，用來嘲笑他是一個膽小鬼。也就是這首「時光」的原版。現在是 2026 年，我追逐著學長的足跡來到了南臺科技大學，在不知不覺中，沙漏裡的沙漸漸流逝，我似乎慢慢地開始成為了當初在 2019 年認識的那個陌生人。無可奈何與可笑的心情湧上心頭。某天整理近幾年寫的小說、童話、新詩與劇本時，發現了一篇名為《時光》的新詩。接著，我改編了這首詩的第四段，我將它改寫成了：

——我自由了，因為我的時間不再流逝，
——我的身體化為了沙，我的靈魂化為了玻璃瓶身，
——沙與玻璃瓶身融合在了一起，成了無人在意，也無人知曉的時光。

自由是對於學長的，因為今天的他，與昨日的他、去年的他，都似乎沒有什麼不同。自由也是對於我的，重讀了近幾年寫的作品，我真正的認知到了自己的平庸與匱乏。

自己的無能為力，時間對我好像沒有那麼急促的感覺了。我的時光，將會是無人在意，也無人知曉的時光。我成為了當初的自己不認識的陌生人，那個膽小鬼。我沒有得到甚麼啟示，或者是改變我的人生，只是變的比較輕鬆。且我似乎明白那名學長的思想。

評審評語

評審 1：

以不同角度的視角，交換身分去理解那年「時光」中的對方，有同理、有理解、有海闊天空的豁然開朗，在結構與語言上都有用心經營。

評審 2：

散文化的四個段落，意象統整得不錯，運用鋪排來推進時序也很巧妙，而雖是散文化的寫法，構句還是可以再稍微處理，也可以試試看迴行及斷句的方式。

評審 3：

用沙漏的交付表達少年在日漸長大時對於理想的壓力，在敘述上可以試著剪裁爬梳，凝聚意涵。

得獎感言

此詩得獎後，我將這件事告訴了那位學長。
他的回覆一如既往，沒有什麼特別的。

我問他的天空中還有著月亮嗎？

他告訴我，他已經許久沒有抬頭了，只是忙碌著撿拾地上的六便士。

他是給予我梯子的人，就像當初他將沙漏給我那樣。

他是自由的，我也是。

我曾追逐他的腳步，卻沒在大溪地見到他。

遠方

排名：佳作
班級：控晶二甲
姓名：吳璨宇

銀光傾瀉著雨下
無歸的旅者踏著步伐
在沙地上將回憶踏成碎片的印象
就算指南針不再說話
還有天空的眼睛指引著他
一步一步將腳印帶向北方

喔，遙遠的北方
烈火燒紅著地平線，卻依舊冰涼
連腳印都說他要穿上沙
直到銀線翩躚於指尖上
他都不捨得脫下身上的衣裳

喔，永夜的北方
風沙濕了眼眶
滴滴答答
這裡是時間的墳場
旅者的腳印停下
在這裡，永恆會為一切蓋上一層紗
而南方，南方會再開出一朵花

創作動機說明

每個人終點都是遠方，而對我來說是北方。因為北方寒冷、遙遠，向東向西都是在同一緯度繞圈，但向北向南可以經過不同季節，我覺得更適合表達輪迴，也更適合表達人生的不同階段。對我來說北方比南方更適合表達終點這個意象，就像宇宙最後熵減成冰冷凝固的感覺，寒冷又寧靜。

我就像那位旅者一樣在沙地上踩踏，創造足跡又被時間抹去，帶著我的痕跡慢慢走向遠方，最後永遠留下。而直到墓碑變成石碑，直到再沒有人記得我，那我也就永遠被沙埋沒了。

但是，曾經有人對我說過：「那些睡著的人，再次睜開眼，又會是別人的小寶貝。」因此，南方會一直開花。

評審評語

評審 1：

南／北的空間對立營造得很好，北方是終點卻在南方孕育出新生命的萌芽與開展，情境佳。

評審 2：

已有意象連貫，句式若能在設計些許變化，應該會更為靈巧。

評審 3：

透過距離和行旅表達作者對於人生階段的看法，若能加強距離段落，詩會更細膩。

得獎感言

此次參與第十一屆南臺文學獎的過程中有些坎坷，在每天跟現實拚搏過後的晚上，看著電腦螢幕敲著鍵盤，刪刪改改又寫不出甚麼，時常質疑自己到底行不行，但好在有導師與朋友支持，才勉強將文字擠了出來。當我將最後一個字寫上後，看著這件作品，我的內心竟然有種超然的釋懷，我挺喜歡這種感覺，也非常感謝導師與朋友。

我的下午

排名：佳作
班級：幼保四甲
姓名：張念慈

噹噹噹噹 噹噹噹噹
成團打塊的烏雲散開了
成群結隊的鳥兒也散了
下午開始了

老師開始上課了
A B C D E F G
ㄚ ㄛ ㄜ ㄝ ㄞ ㄟ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噹噹噹噹 噹噹噹噹
烏雲又開始結團成塊了
鳥兒也開始簇擁團聚了
下午結束了

家人都來接我了
老師再見明天見
同學再見明天見
朋友再見明天見

創作動機說明

回家後去接弟弟下課，看到他們排隊出校門的過程，以弟弟的視角創作。

評審評語

評審 1：

可愛的童詩小品，語言也很乾淨。

評審 2：

詩句巧妙，用字細微，以童趣的方式捕捉孩子的感觸，從實景中描繪出詩意。

得獎感言

非常榮幸能獲得本屆南臺文學獎的青睞。這首詩誕生於日常靈光的捕捉，對我而言，文字是記錄生活起伏最真摯的符號。雖然有些更完整的情思因賽制篇幅限制未能完全展現，但這份驚喜的肯定，給了我的創作莫大的鼓勵。感謝評審老師讀懂了行卷間的思緒，未來我會帶著這份初心，繼續前行。

長大的公差

排名：佳作
班級：資管三丙
姓名：林怡紋

樓梯的扶手，以前要踮腳才勾得到
現在手一放就到，反而有點無聊
原來長大，只是很多事情變得剛好而已
剛好不需要努力，剛好沒什麼好期待

以前願望亂寫在牆上，錯字也沒人檢閱
現在變成手機裡的提醒
叮咚，叮咚，尚未完成

讀書時，筆斷水會讓人心情很差
情竇初開，對到眼就以為那天富有意義

現在的大事
是餘額裡的數字剛好
是演技撐起的微笑剛好
是夢想磨出的粉末剛好

以前覺得人生是加法，多拿一點，多證明一點
到頭來才發現，只是一直在撿東西
撿一些用不到但又不敢丟的東西
行李越來越重，但也沒有要去哪

長大後的雨，不浪漫也不特別
會塞車、衣服會臭、鞋子會濕

沒有變成最討厭的大人，但成了沒想過的樣子
以前可以在空地亂喊，現在只覺得吵
喉嚨會卡，不是害羞，是覺得沒必要

停在紅燈前，緊閉車窗，音樂開到剛好蓋過想法
看似追逐著地平線
卻只是在時光的履帶上，徒勞地跑出一場前進的假象

創作動機說明

最初的靈感來自於家裡的樓梯扶手，小時候覺得高不可攀，但當身體到了不用踮腳就能觸摸的高度時，發現渴望觸碰的期待感消失了。長大後開始漸漸步入社會，學會了大人的生存指南，學著迎合老闆、客人，好像逐漸消磨掉了最初的夢想，慢慢的身上的負擔、責任越來越重，但一切卻彷彿停留在原地沒有向前。

評審評語

評審 1：

從「扶手」寫到成長進而用數字、加法，一路延展到生活中不得不、必須面對的「公差」，意象精準，用字綿密，每句詩句都能感受到長大後的「真相與現實」，是首極好的散文詩。

評審 2：

舉重若輕，以散化的句子達成詩意餘韻，現實世界與自我覺知並存，指認：「原來是這樣啊。知道了。」

評審 3：

對於成長的落差感有著深刻的體會，若能聚焦於「樓梯扶手」的意象，凝聚力更強。

得獎感言

謝謝評審們的肯定，老實說，長大後每天都在背生存指南、迎合別人，真的挺累的。這篇作品寫的是我的迷惘，沒想到能得到共鳴，我非常開心，而這只是個開始，這份肯定讓我點燃了很久沒見的熱血，我會繼續一邊跟現實交手、一邊創作！

燃燒的成人式

排名：佳作
班級：夜四技行流一甲
姓名：陳祺文

那個掩著鼻子
穿過客廳煙霧的小男孩
早已死在某個追不上末班車的雨夜

當時信誓旦旦，說肺葉要像洗過的襯衫
純白、挺括，拒絕一切灰燼的侵染
那是還沒被生活，狠狠擦過火花的年代

如今我在凌晨的便利商店門口，熟練地撕開包裝
打火機的金屬脆響，像是一場細小的爆破
炸開了白天的偽裝

讓尼古丁去修補，那些被碰撞磨損出的靈魂邊緣

這不是抽煙，這是在霧化那些沒人聽的垃圾話
吐出的圈，框不住台北街頭冷漠的霓虹
我看著菸頭忽明忽滅，像極了這座城的呼吸

苦澀在舌尖打轉，卻意外地比現實甘甜

原來長大的代價
就是親手點燃火光，去背叛那個曾經最純粹的自己

創作動機說明

我突然想起小時候，那個看見大人抽菸會皺起眉頭、覺得那是種慢性自殺的男孩。那時的我，靈魂像件剛洗好的白襯衫，總覺得未來的路只要挺拔、乾淨就能走下去。

但成長最殘酷的儀式，往往不是慶典，而是在某個無人知曉的瞬間，發現自己正熟練地重複著童年時最厭惡的姿態。

評審評語

評審 1：

長大後失去了「純粹的自己」，節奏、意象都掌握得很貼切，綿密細緻的文字卻蘊含十足的爆炸力，令人印象深刻且深富啟發。

評審 2：

透過不同年紀對於抽菸的解讀，反映成長的磨損，再經裁修詩句，可以更加精煉。

得獎感言

詩是靈魂的碎片，在文字的排列組合中，我找到了安放情感的出口。在這次的比賽中，最要感謝的是我的指導老師沈文珪老師與盧彥光老師，是您在字裡行間為我修剪枝葉，用包容與智慧灌溉我的創作靈感，這份榮譽亦是屬於老師的。

謝謝評審老師的青睞，讓這首青澀的詩能在舞台上留下足跡。佳作是一顆種子，承載著我對文學的初心。



The 11th STUST Literature Award

短篇小說組

首獎－野狗／林玉欣

貳獎－死處逢生／黃婉庭

參獎－食／邱品毓

佳作－劣根姓／傅佳嬭

焦糖口味／李怡均

機械之心／王子芹

在游標閃爍之間／柯德瑋

有一點空出來的地方／李在伊

重生的轉角：三百六十度的生命對話

／盧嘉珮

(佳作不分名次，依作品標題長度排序)

野狗

排名：首獎
班級：資管四丙
姓名：林玉欣

在那鄉立小學的週邊，散落著一小塊、一小塊的住宅區、小工廠和農田，而在農田間，又都各挨著灌溉用的小溝渠，小溝渠潺潺，從西北向東南的皆會匯流到一條兩公尺寬的大排水溝。有大約二十棟的新建透天住宅緊鄰這條排水溝，在住宅的最尾端，就能看到排水溝的盡頭，有塊用水泥灌出來的、約兩坪的平台，平台旁立著一個漆著水藍但早已斑駁的水閘，而水閘兩旁又圍著不高的鐵欄杆。一條體型雖不大，卻不胖也不瘦，嘴邊有一圈白色小短毛的黑色野狗，就住在那邊，住在那水閘旁邊。

牠有著不同的名字，從隨意通俗的「小黑」、「來福」，到牙牙學語的「狗狗」、「汪汪」，但最能代表他的，還是「小白嘴」。小白嘴在那塊水泥地上只住了三年，過去都和其他的野狗一樣，睡在這些農田與道路邊的雜草叢生，直到三年前，里長以安全為由，和上面談了之後讓工人來這邊灌了一塊水泥平台並加上鐵欄杆，這裡便多了一塊「地盤」。然而僧多粥少，好地盤就這麼幾個，野狗個體雖分散，集中起來卻也是有那麼一群，有幾隻野狗都覬覦著那塊空地。而小白嘴雖然看起來不是很精壯，體型甚至也比一般的野狗還要小一些，打鬥起來卻特別兇狠，在幾次規模與時間皆不大的打鬥後，小白嘴成功掌控了這塊地盤，雖然前幾個禮拜還是會有一些「不識相」的野狗前來挑釁，但沒過多久，這塊水泥地就不再有其他野狗試圖搶奪了。

晚上八點，飯後散步的行人也漸漸散去，有個男人將摩托車停在個水閘的旁邊，他示意坐在他機車後座的女生往旁邊看，那個女生就是小麥。

「真的好可愛。」小麥小聲的說。

她看著小白嘴，她看著小白嘴嘴邊的那圈白色小短毛和有點瘦小的前爪，小白嘴也看著小麥，看著坐在機車上，側著身沒有做出任何動作，卻緊盯著她的小麥。沒多久原本趴著的小白嘴抬起了頭，牠不確定那男人和小麥的意圖是什麼，開始警戒了起來，牠抬頭的瞬間，雙眼反射出了一瞥紅光。

「好啦，不要吵牠了。」小麥在那瞬間與小白嘴的紅眼四目相交，她拍了拍前面男人的肩膀，那男人點了一下頭，發動了機車，往下一個路口騎去。

小麥靠在那男人的背上，一邊想著小白嘴那圓滾滾水汪汪的雙眼，在沒有透著紅光時是那麼的惹人憐愛，一邊看著一盞盞閃過的路燈，她也靜靜地感受著他和男人在夜晚於田野間騎行時的這份溫柔與平靜，而這份感受裡，也帶著一絲無以名狀的孤單和愧疚。

兩個月前，在第四次的急診觀察室，男人的雙眼血紅，他拉著病床上小麥打著滯留針的手，欲言又止。小麥剛清醒不久，還帶著強烈的睡意，幾乎無法控制任何肢體，她半張著眼，不過當她看到眼前的男人，就馬上知道自己又失敗了。她也不知道要說些什麼，此時開些玩笑緩和氣氛又太過於輕浮，安慰男人自己沒事又顯得太過於置身事外，而剛稍微醒過來的腦袋也暫時還沒辦法支撐她去想一個合乎時宜的語句。所以她將看著男人的視線移了回來，看向了天花板，開始放空。

「我們養一隻狗好嗎？」男人努力僵起了一個顫抖又尷尬的微笑，握著小麥的手的力道也跟著加重，好像正在把小麥的靈魂拉回人間一樣。

小麥將視線降了下來，她看著這個男人，這個簽署醫院的病危通知，從朋友、心虛歪斜的朋友（畢竟男朋友三個字對這大男人還是有點羞恥）簽到變成了先生，她看著這個厭惡麻煩和灰塵毛髮的男人，詢問著她要不要養狗，還深怕她拒絕，她看著這個男人小心翼翼的樣子，突然感到深深的痛苦與反胃，好像有人拿著她的心臟在地上蹂躪一般，她看著男人，她沒有回答，只是看著前方，不久後，她閉上了眼睛。

兩週後，小麥可以出院了，即便她早已可以正常行走，男人還是一手拿著提袋和背包，一手小心地攙扶著她，從醫院大門走到停車場，下午的陽光覆蓋著兩人的沈默，小麥看著地上自己和男人的影子，嘆了一口氣。

「怎麼了？」男人立刻轉頭看向她，雖然音量不大，但能聽出他的急切。

「沒事，我們回家吧。」小麥此時已下定了決心。

小白嘴地盤旁的道路雖然不寬，因為挨著農田和住宅，看起來只是窄小的鄉間小道，但若要從更遠一點的工業區及小學到另一邊的住宅區，從這條道路穿過去是最快的捷徑，而這兩條交會的道路更是連接週邊社區的重要通道，所以早上八點到九點還是有一定的車流量，而晚上五點後除了下班下課的車潮，更晚一點也能看到許多中老年人飯後沿著溝渠緩慢的散步。有個總在附近撿回收的，有點駝背的阿婆也會在傍晚時分推著堆著回收物的手推車，準備在趕在通勤時間前將回收物推回家存放，而她每天的必經之路，讓她總會經過那個水閘。日復一日，阿婆注意到了小白嘴，她沒有和小白嘴有直接的互動，僅憑每天經過時短暫的觀察，就知道小白嘴不是那種可以簡單親近的野狗。阿婆也沒有想要打擾牠，只是看著小白嘴，總會讓她想起過去的一些事和日子，也讓她彷彿看見了自己。

十一月初，天氣漸漸轉涼，阿婆在撿回收時會多加一件外衣，然而那條鄉間小道旁的雜草還是十分猖狂，看著絲毫沒有加入四季的變換。小白嘴也還是趴在那塊水泥地上，有人停留在附近太久時會轉動眼球觀察。這天，阿婆看著小白嘴，她停在路旁看著牠，看起來在打量著什麼，不過還等不及小白嘴起身，她便推著那早已銹跡斑斑的推車離去。

隔日清晨，阿婆又推著推車來到了水閘旁，她先將推車拉進去旁邊的草叢邊用石頭固定好，讓推車的輪子不會滑動，隨後，她走到推車前，開始翻找著一個紙箱子，並從紙箱中拉出一條有著污漬的棉薄被。雖然推車停放處離水閘間的距離幾乎有五公尺，然而阿婆停下來的動作並非牠所能意料的，雖然牠知道阿婆，也暫且將她歸類於沒有敵意的人，應該說自從來到水閘旁定居後，牠其實也並沒有被人類直接攻擊過，當然有些小孩或無聊的機車騎士在經過牠時會故意或不小心的發出一些聲響驚嚇睡覺中的牠，但他們通常沒等牠有劇烈反應就離開了，而時間久了，小白嘴甚至也開始有點習慣了。但阿婆是第一次，也是第一個在小白嘴的旁邊做出發出聲音以外的奇怪動作，小白嘴抬起了頭，慢慢將趴著的四肢從水泥地上收起來，開始了戒備狀態，而阿婆則是拿著那件薄被，駝著背，小步小步的往小白嘴走去。小白嘴看著往牠方向走來的阿婆，牠沒有感受到她的敵意，但也不能理解她要對自己做什麼，於是先往後退了兩步。而阿婆也沒有再往前了，只是用了一些力氣，將那件薄被丟在小白嘴腳前，小白嘴嚇了一跳，反射性的往後退了一大步。

「卡袂寒啦。」阿婆說完，就轉身，慢慢地走回到推車旁邊，不知道是對小白嘴說的，還是對自己說的。

而小白嘴在阿婆推著推車離開前，都沒有停止戒備姿勢，牠直盯著眼前那塊看起來軟軟的物品，還不清楚這個東西的作用，不過沒有多久，牠就發現這個物品是沒有生命、不會動的。牠先用鼻子去嗅探棉被的氣味，發現雖不是食物，卻也沒有不對勁的氣味，隨後牠又像貓一樣用右前腳去試探，發現只是柔軟的觸感。很快，當牠將兩腳都踏進棉被中，在牠的意識裡，這團棉被和窩，兩者的概念連線了。牠開始窩在棉被中，雖然沒有窩在雜草中效果好，但絕對比直接窩在水泥地更能保護腹部體溫，接下來的整日，在小白嘴外出覓食前，牠都窩在這團棉被裡睡覺休息。

「我想開始去運動，可以嗎？」從醫院回來後幾天，小麥突然在晚餐時間對男人這麼說。

「……好…好啊！」男人先是停住了拿著筷子的手，似乎是訝異，接著沈默了幾秒，馬上用比平常大的聲音回覆小麥，聲音中帶著喜悅。

「我想去游泳，可以嗎？我看我們常去的那家 7-11 旁邊有一家游泳池……」小麥接著說，聲音卻變得有點小聲，好像在央求一件很難達成的事。

「……好啊，我聽人家說，游泳對身體很好，我以前有個同事，你記得嗎？我有跟妳說過，那個有兩個小孩的，他大的那個兒子說什麼鼻子過敏很嚴重，被帶去游學泳，結果過敏就好了！」男人開始滔滔不絕的講起話，他看著小麥，眼睛泛著光，好像看到了新的未來新的盼望。小麥沒有回話，只是點點頭，對他露出溫柔的微笑，然後把桌上從自助餐包回來的菜盒往男人的那邊輕推。

飯後，男人迫不及待的騎著摩托車，要帶小麥去附近的游泳池「場地勘查」，兩人走進游泳池，櫃檯的服務人員詢問的問題兩人都一頭霧水，要單次票嗎？還是要月票年票？對設備有疑問嗎？知道價錢和區別嗎？

「就普通的月票好了，謝謝。」

「會游泳嗎？要報教練課嗎？一次十二堂。」小麥想了一下，小心翼翼的轉頭看向男人，男人馬上點頭：「好啊，你想報就報，有人教也比較

好！」

回答完問題後，男人快速的摸索口袋將皮夾拿出來準備付錢，寫完資料後，櫃檯人員拿出了一張感應卡遞給小麥。「教練課時間表在這裡，感應卡遺失收三百元。」

兩人互看了一下，點點頭，走出了游泳池，小麥低頭端詳著感應卡，想著原來游泳池是這麼進出的，雖然小時候有去過水上樂園，或學校的游泳池，但這還是小麥第一次去這種民營的游泳池。男人看著小麥，他想，願意出來找點事做就好，不管是什麼事都好。回去的路上，他們經過了那個水閘，小白嘴正趴在水泥地上休息。

「妳看。」男人回頭對小麥說，深怕小麥沒看到小白嘴一樣。

「好可愛。」小麥回應。

小麥跟男人常常騎行這條路，當小麥第一次注意到小白嘴時，就興奮的尖叫了起來，不斷誇獎小白嘴很可愛，還拿出了手機拍照。對男人來說，小白嘴就只是一隻普通的流浪狗，幾乎到處都是，他也沒注意過小白嘴的嘴邊有一圈短短的白毛，雖然他完全不能理解為什麼小麥會對小白嘴如此著迷，不過當他看到小麥雀躍的樣子時，他覺得那倒無所謂，反正她開心就好，於是接下來的每一次，只要經過那條路，男人都會比小麥更先想到小白嘴，也會馬上示意機車後座的小麥轉過頭來看。而小麥為什麼這麼喜歡小白嘴呢？小麥自己也說不清楚，大概就像是一見鍾情吧，不大不小的身形、特別雪亮的眼睛，當小白嘴獨自趴在水閘旁的那塊小水泥地，任風、任夕陽輕撫，有家又沒有家的感覺，觸動了小麥的心底，讓小麥一見傾心。小白嘴其實也已經記得小麥和男人，牠雖然總是不清楚兩人停下來做什麼？為什麼一直看著牠？但牠也無法感受到兩人的敵意，而兩人其實也從沒有下車對牠做出任何動作，所以小白嘴最多也只是抬起頭，回望他們。

小白嘴其實並不是一整天都待在那塊水泥地休息，維持生命可是每個動物的首要任務，所以小白嘴會在各種不同的時間離開水閘去覓食。除了和田間尋找老鼠的蹤跡，小白嘴最大的食物來源其實是週邊住宅區及商家的垃圾桶，小白嘴會在夜晚與其他野狗一起翻找垃圾桶，但並非次次順利，有時會為了爭奪廚餘和其他野狗打鬥，有時會被人類驅趕，但也有人知道小白嘴和其他野狗的路徑後，會在角落放置一些剩飯剩菜或是狗飼料罐

頭，雖然有時也會被其他野貓捷足先登，但小白嘴也是隻吃過高級狗罐頭的流浪野狗。

撿回收的阿婆自從放置了那件被子後，雖然一副不在乎的樣子，但當她再次經過，看到小白嘴窩在被子上時，心中升起了一陣成就感，也認為自己已經和小白嘴拉近了距離，於是她就這麼順理成章得也開始擔憂起了小白嘴的飲食。有天，小白嘴不在，她就前去水閘邊，將一個回收紙碗用推車上的一塊破布抹過後，放在水泥地上，再拿出一個看起來已重複使用多次的礦泉水瓶，將瓶裡的水倒進那個紙碗中。旁邊灌溉溝渠潺潺，附近的野狗其實從未缺過水，但阿婆仍一心一得將水碗放置在水泥地上，有時阿婆拿到附近居民贈送的包子饅頭麵包，也會剝下一小塊放在水碗旁邊，若小白嘴在，她也不會貿然靠近，只會出點力丟到那塊水泥地上。多次以後，小白嘴已經不會再被阿婆的動作嚇到了，每次阿婆丟過來的食物，小白嘴也會在阿婆離去後沒多久就開始大快朵頤，但仍然會站立起來做出戒備動作，且依舊不會主動靠近阿婆。

早上十點，男人已經出門了，小麥慢悠悠的從床上起來，她簡單盥洗了一下，收拾好東西，自己去了游泳池。感應完卡片後，小麥換了泳衣，站在泳池邊。雖然學校曾經有游泳課，但小麥其實從來沒有學會過游泳，她先坐在泳池邊，接著將右腳泡進水中，好冰！泳池的水比她想像中的冷。她伸手慢慢地將水一掌一掌的往身上潑，還是好冷，坐在池邊已經快五分鐘了，雖然先後踏入的雙腳已經適應水溫了，但小麥還是覺得將全身泡進池水裡是不可能的。為什麼我要在這裡折磨自己呢？小麥開始痛苦得想著。啊，因為我已經下定決心了，那天，我看到他為了留住我，為了將我留在這個世界，問我要不要養一隻狗，養一隻他最討厭的，又麻煩的狗，所以我下定決心，要變好，要開始運動，要開始做一些事情。啊，可是真的好冷，這真的太冷了。深吸了一口氣，小麥已經將身體泡進泳池了。沒想到當上半身泡進水裡後，身體突然快速地適應了水溫，小麥緊繃的身體也鬆了一口氣。她用手做出划水的動作、開始活動四肢，一邊回想著好久好久以前，國中上的游泳課，老師教的水母漂。她深吸了一口氣，將頭整個泡進池水裡，並嘗試抱起雙腿，結果因為身體太過僵硬，當她抱起雙腿時，身體卻沒有如願上浮，她慌了，兩手都放開了雙腿，在水中亂揮嘗試著抓住什麼。

評審評語

評審 1：

本文有兩個主角，一狗一人互為連結隱喻，且布局巧妙，結尾收束有力。

評審 2：

非常細膩有生活感的一篇，藉一隻野狗與相遇者的互動探究關於甚麼是有效的「關懷」與「互動」的思考，惜結尾似未統整出甚麼來。

評審 3：

以小白嘴與小麥互相映照，寫出被馴化者對自由的疼痛渴望。不把「野狗」當成單純象徵，而透過鄉間水溝、平台、住宅區、雨聲與動物身體，建立一個可聞可見的生存場域。作者能讓創傷藏在動作、停頓與凝視裡，而不急著解釋，沒有把傷害寫成獵奇場面，而讓讀者在遲疑與空白中感到人物被困住的時間。結尾雨中奔跑有餘韻，使自由不是廉價解脫，而是帶著傷口的求生。缺點是中段少數心理段落仍可再凝鍊，若刪去可由場景承擔的說明，並讓小麥在關鍵處做出更明確的選擇，象徵與敘事會更緊。建議宜保留含蓄筆法，把氣味、皮膚、雨水與奔跑寫得更具體。

得獎感言

感謝評審老師的肯定，感謝蔡蕙如老師的鼓勵，一切榮耀歸給神。

死處逢生

排名：貳獎
班級：創設一甲
姓名：黃婉庭

「新聞上報導的那個車禍你有看到嗎？竟然只是因為耳機音樂開太大聲，沒有聽到失控車輛的喇叭聲！」

「真可惜呀……那個年輕人，聽說他還是國民義務教育的漏網之魚呢，死後才被查出來。似乎從小被老乞丐拉拔長大，還沒成年就跑去做法勞工賺錢了，根本連戶口都沒上！」

在交談的兩人身邊，一個皮膚黝黑，蓬頭垢面，穿著嚴重褪色襯衫，但看得出年紀不大的男人，站在兩人一轉頭就會被發現的地方偷聽，不過兩人竟然完全沒注意到。

廖一心想：我當然知道，因為我是當事人啊！

誰知道一轉身看到自己的身體血肉模糊，是個多麼嚇人的經驗。

沒錯，身為新聞上的車禍當事人，廖一的靈魂脫離身體了。

在車禍發生時，廖一的視野一片慘白。短暫的劇烈疼痛與莫名的拉扯佔據他的意識，當他回過神，只看到自己的身體血肉模糊的卡在車底，新買的手機已經被碾成蜘蛛網狀。

不過，奇怪的是，周圍的人看到了那麼嚴重的車禍，卻只有少數人為之停留，更多的是從旁邊擦肩而過，甚至直接穿透廖一的身體，也就是這時候，他才發現自己已經死了，變成了一隻鬼魂。

隨著警察與救護車收走屍體，吊走車輛，道路又恢復成原狀，沒有人再因為這起事故而停留在原地，人潮來來又去去，只有站在原地的廖一楞楞的，似是不接受現實，不斷地在腦內重播他那不怎麼有趣的人生。

從有記憶起，他就是社會的底層，靠老乞丐撿瓶子獲得的零錢過活，跟老乞丐姓廖，單名一，沒啥寓意，單純是一最好寫。

直至十四歲，廖老頭去世了，廖一為了給他一塊體面的墓碑，只得去做非法勞工賺錢。沒想到，墓碑錢還完了，生活也好起來了，他剛買到第一支手機沒多久，又被命運針對，車禍死了。

拼搏四年，只留下失去肉體的靈魂，和不知何時被七爺八爺給勾走的恐懼。

然而，廖一害怕了一段時間，發現不但沒被鬼差抓走，而且他似乎跟其他鬼不太一樣。

他能接觸現實的所有東西，也能拿取與使用，跟生前唯一的差別就是廖一無法被別人看到，別人也聽不到他講話，感覺就像是被世界給刻意遺忘了。

宛如被全世界霸凌的感覺不太好受，換其他人可能就崩潰了，但現在的廖一不這麼想。

「雖然不能跟人講話，但我生前不是被罵就是被嫌棄，好像沒跟人講話也沒關係？」廖一搖搖晃晃地在街上行走，一邊吃著從水果攤隨手順來的蘋果，一邊自言自語。

「而且，這不就代表我做什麼事，其他人都拿我沒辦法，也抓不到我！」意識到這件事，讓廖一在死後第一次感到興奮。

身為國民義務教育的漏網之魚，一隻生活品質差到不行的魚，廖一第一秒就想到搶銀行，但隨後他意識到，不能跟人交易，他有錢也花不了啊！於是改變想法，躍躍欲試的貓著身體進入平時根本不敢去的高級餐廳，竄進了後廚。

各種珍饈盛宴擺在廖一眼前，生魚片、烤全豬、佛跳牆……（剩下的廖一沒看過所以不認識）簡直是他之前想都不敢想的料理，於是他仗著不會被抓住的底氣，一個菜品咬一口，好不暢快。

「這個好吃！這個生魚片……噁，吃起來好怪，旁邊這個綠色的……
啊啊啊啊好辣！呸呸呸那些有錢人腦子有病吃這東西……」

被芥末醬嗆到，成為廖一這次偷吃餐點的結局，也讓他對有錢人的喜好產生了一些偏見，但這，並不代表他會停止實施腦海中的其他妄為。

走出餐廳，他接著跑去了原先工作的地方，找到壓榨他的老闆，仗著對方看不到他，痛快揮拳打了一頓，還搶了老闆口袋的哀鳳和高級藍牙耳機。

「就是因為那音量炸到耳膜很痛的便宜耳機讓我聽不到喇叭聲，害我被撞死了，可不能再犯第二次啊。」廖一將耳機放在掌心拋來拋去，痛快離開這個收非法勞工的黑心工廠。

……

廖一死去的十天後，社會事件開始頻傳，最動搖人心的是一樁奇妙的連環犯罪。罪犯毫無手法、毫無規律，讓人摸不著頭腦，也不知如何防範，例如五星級飯店被闖入，房間也被使用、又或者是溫泉旅館的公共浴池被倒滿泡泡、亦或是假人模特身上的名牌衣被偷。

這一場場奇妙的犯罪，做得再粗俗不過，卻沒有警察和偵探成功找到犯人，因此引起群眾的關注。

由於這些事情都沒有傷害到人，比起憤怒和害怕，大家更多的是好奇與看戲的心態，以及對警察辦事不力的戲謔。而另一方面，這一樁樁成功的犯罪，也被小偷們譽為神話，廖一成為了他們共同認定追隨的小偷神。

不過，在某一個平價出租公寓裡，那個獲得無數追隨者的小偷神，快瘋了。

原因是在體驗完有錢人的感覺之後，廖一躲進了一個資深鍵盤俠的

家，仗著鍵盤俠從來不關電腦，在他出門時就會用他的帳號玩電腦遊戲，大大滿足了廖一的網癮。

然而，因為不能跟人交流，廖一也不識字，一天還好，一個禮拜，一個月過去，那個被世界孤立的孤獨感越放越大，儘管能用玩遊戲短暫逃避，但事實就是，人不跟人交流，會瘋。

「我甚至想要鬼差來把我抓走！遇到有趣的事不能分享，遇到害怕的事情沒人幫忙，以前怎麼沒發現沒人拌嘴是這麼折磨人……。」

當鍵盤俠再次出去覓食後，廖一站到電腦桌前，卻毫無再次點進遊戲介面的慾望，他仗著沒人會聽到他的動靜，崩潰吶喊，手捶鍵盤。

「這個！世界！怎麼！對我！這麼！垃圾！」

叮——。

廖一疑惑低頭。

【這怎麼這麼垃圾。】

原來是廖一不知何時，按到了麥克風，竟然將語音轉文字，發到了某個影片的評論區裡。更糟的是……廖一點開了評論區裡某個秒回覆他的語音留言。

【上面的找碴吧，看一下主頁，就是個無所事事的鍵盤俠，還不快去做點正事！】

語音轉文字轉不完全，廖一被當成找碴的鍵盤俠了。

雖然這是個烏龍，但誰心甘情願被罵，所以廖一又罵了回去，一來一回，留言區儼然成為兩人的戰場，不知不覺用罵聲蓋了好幾十樓，最後以對方手機沒電，被迫下線為結局。

事情就這樣結束了嗎？沒有，對面實在氣不過，跑去警察局備案了，警察發現這個鍵盤俠竟然還利用帳號做過很多攻擊人的事，於是在鍵盤俠剛吃完一頓飽飯回來，還沒進房間，就被警察抓走了。

而罪魁禍首大刺刺的站在那兒，看著鍵盤俠被抓，愣了許久都沒有回神。

「這並不是我想要的。我只是想要跟人聊天啊……。」

又過了幾分鐘，這隻國民義務教育的漏網之魚，竟然踩著夾腳拖，直直走向漁網；向著離他最近的圖書館走去。

為了能好好跟人聊天，他決定從最開始的問題下手。

廖一走進圖書館，看著眼前用文字堆成的牆，隨手抽了一本書出來，接著意識到一個問題。

書是好書，但魚是文盲魚。於是在與全文字的書籍乾瞪眼幾分鐘之後，廖一走向了ㄅㄆㄇㄏ區。

「說真的，我活那麼久，還真的沒踏進過一次圖書館，儘管廖老頭叫我一定要讀書，不過，活著都有問題了，誰還會在意識不識字呀。」廖一吐槽道。

拿起幾本學齡前的書籍，廖一座在圖書館角落急不可耐的翻開書，但幾分鐘之後，角落響起了呼嚕聲。

對於一個文盲來說，學字是困難的，尤其在沒旁人輔佐的情況下，更是難如登天，所以對著書乾瞪眼的結局只會是，在圖書館裡睡了一覺。

幸好上帝仁慈，並沒有把廖一的「思考」這扇窗給關掉。

「沒人教我？那我去學校讀不就行了！」在又一次跟書本死嗑失敗之後，廖一決定去最近的國小偷聽老師們上課。

.....

為了哄一年級的小朋友，老師們可是費盡辛苦將課程講得有趣、吸引人。而教室的最後，兩個小孩聊天聊得正歡，並沒有注意到，其中一人的課本正隨著老師的講課進度，緩緩地翻頁。

一年級的教學速度對於已經十八歲的廖一來說，簡直是手到擒來。就這樣順著老師講課的速度，甚至讓生前處於社會底層的廖一，第一次體驗了當資優生的感覺。

一段時間後，若有陰陽眼的人，大概會看到，這間學校出了一隻“地縛靈”，他經常在走廊讀書、在花圃讀書、在課桌上面讀書……。

經由一年級老師的啟蒙引導，廖一越發愛上這種學習知識的感覺，也間接的發現，不管是故事書還是文學詩集，讀書的過程就像是與作者隔空對話般，探索作者的見解與想法，這是之前從未體驗過的，也是現階段無法跟人聊天的廖一，少數能獲得的，思想的交流。

.....

又三年過去了。

「哎呀！這作者寫得也太妙啦！我之前怎麼沒想到這一層面？不行不行，好想跟他談談，他到底怎麼得出這想法的！！」在某間學校的圖書館裡，角落的書堆中，有一個青年大喊完就拿起手機敲敲打打的，能看得出青年面貌整潔，留著半長髮，衣服雖然舊，卻舒適耐穿，這青年正是書蟲廖一。

這幾年，他學會了不少字，看的書也越變越厚，偶爾看到直擊心靈的好文，便會到社群平台上洋洋灑灑的發出一篇程度不高，但絕對用心的讀

後感想。也因此他擁有一些書友的關注，互相分享喜愛的好書，偶爾也會因為觀點分歧而爭執，但再怎麼爭，最後依然會重修舊好，繼續討論下一本書。

今天，他剛發完心得感想，就看到老書友的評論：「阿廖，我看你文章寫得都很逗趣，觀點也很清奇，每篇心得我都沒落下，你有沒有考慮自己寫書？」

自己寫書？

廖一沉思了。

這個提議是他以前從來沒想過的，對於一個剛擺脫文盲人設的人來說，叫他寫書，不亞於叫彈塗魚跑馬拉松。

但這提議著實有些吸引人，第一，他平常閱讀心得寫的字也不少；第二，他早就嚮往好久，這種把自己的想法傳遞給他人，達成思想交流的方式了。

所以廖一整理書時思考（一個不注意被圖書室管理員看到，一堆書飄在空中把他嚇鼠了），換衣服時思考，洗衣服時思考，刷牙時思考，鑽進休息室時思考，躺在校長的躺椅上思……考完畢！

廖一從躺椅上彈了起來，他要寫書！但由於他腦中的知識庫還不是很充足，所以他決定去寫現階段最不需要專業知識的書——小說！

廖一連夜搬去了隔壁電腦有連接網路的國中部。

至此，小偷世界失去了他們的耶路撒冷，而小說世界出現了一位普通作家。

隔日中午，陽光正烈，國中的學生們都回到教室吃午餐了，老師們也準備午休，為養精蓄銳在下午對付青春期的屁孩們。而在學校圖書館的

角落，有一台沒人使用的電腦，正在自動噼哩啪啦的打字，若是湊近看，能發現這字不像是機器壞掉打出來的，句子非常順暢，內容是與靈異有關的題材。

這是廖一第一本小說的選題，畢竟，他本身就是一個鬼嘛。

在斷斷續續的敲打下，廖一將第一集的內容寫了出來，經由一番研究，發上了小說閱讀平台。

這是個好的開始，廖一充滿信心，接連幾天又幫小說連載了幾話，雖然常常遇到瓶頸，但看著讀者越來越多，從一個變三個，從三個變六個，他似乎獲得了滿滿的能量，一個月後，竟然斷斷續續的把小說寫完了。直到小說完結上傳，看著人數不多，但充滿善意的讀者，廖一一邊抹淚，一邊一條一條回覆留言。

這是第一次，他用心的結果獲得他人的認同，讓廖一特別興奮，站在電腦前，廖一一邊手舞足蹈，一邊想趁著這股興奮，開一本新的小說，就在這時，圖書館的門突然打開。

校方的圖書館員帶著幾個穿工作服的維修人員走到廖一創作的專屬角落，把這幾天廖一使用的那台電腦給搬走了。

似乎是圖書館員發現這台電腦常常會自動開機，但一番檢查又沒找到問題，所以讓人抬去維修了。

廖一站在角落，像是一隻主人清洗籠子時，眼睜睜看著自己被抄家的倉鼠，其他人類都離開了，依然還沒緩過神來，不是擔心沒有電腦可以使用，而是害怕使用紀錄被翻出來，學校請道士來驅鬼。

「總之，學校這個地方是不能待了。」廖一抓了抓頭，回到角落的空教室，卷好自己稀少的行李，尋找下一個能給他創作的地方。

为了更好的創作，廖一開啟了居無定所的日子，他走過了各種著名景

點，感受過各種生態環境，從台灣開始，日本、韓國、中國，一點一滴築出屬於自己的絲路。

在日本涉谷，他聽著動漫中才會出現的日文歌隨處播放；在中國敦煌壁畫前，他靜靜感受屬於歷史的故事；在紐西蘭背靠草地面朝藍天，他看著羊群緩緩從身邊經過……隨著閱歷的增加。那個在教室裡的毛頭小子，蛻變得更加沉穩，一頭半長髮也變成及腰的長髮。

.....

在巴黎的街道，廖一悠悠的走在塞納河畔，身上穿著休閒西裝，脖子上還圍著在尼泊爾獲得的圍巾，看著街道上人來人往的場景，與車禍時的場景有些相似，無一人為他所停留，還有比較趕時間的人直接從他的身體穿過去，但廖一依然散發著寧靜，或者是說，他不在意，此時他正在體驗與享受當地的氛圍。

他找了一個沒人的河畔餐桌入座，放下筆電，一點一點的敲字。

經過多年的遊歷與知識吸收，廖一出的書越來越精細，帳號也慢慢匯集了一群數量龐大的書粉，雖然經過歲月的沉澱，廖一的個性沉穩不少，但依然喜歡與讀者交談聊天，甚至會在出完一本書後，不惜花好幾天與過於龐大的讀者們交流，成了難得一見的話癆大作者。

也許是與讀者的友誼至深，有些讀者會向廖一吐露心事，而最近廖一收到很多讀者對於人生與未來的困惑，所以廖一決定新書不再以小說為題材，而是以他這幾年獲得的經驗，以及死後的感想為題材，希望能幫助支持他的讀者解惑。

書出了一本又一本，筆名為阿廖的作者也越來越為人所知，他的書視角新穎，故事清奇，像是游離在人類之外，又與人類緊密相連，不知不覺，竟以這些有趣的思路，幫助越來越多讀者解惑。

文筆中攜帶的祥和與寧靜，也在逐漸焦躁失控的網路環境裡，開闢出

了一塊名為平靜的淨土。

就這樣。這個阿廖不停地出書，雖然常常跟讀者話癆，但沒人見過他的真面目。

一年、兩年、三年，十年、二十年、三十年，算了一下年紀，阿廖穩定出書已經七十年了，關於他年紀和物種的說法推斷已經越演越激烈，而此時，在某個小鎮咖啡廳裡的廖一，看著網路上因他的身分爭吵不斷的評論，心想，是時候換一個帳號了。

就在他抬手打出宣佈封筆的文章時，一隻貓咪突然從他的鍵盤上踩過，隨後他周圍的空間開始扭曲。

.....

「你好……廖一？」在灰色調的辦公室中，穿著白西裝的男人舉著某個文件遲疑的問道。

「我們在檔案櫃底下發現了你的檔案，你的靈魂非法逃逸了近一百年，所以這一百年你造成的影響都會被我們的工作人員修復，有關於你和你作品的記憶也會被取消掉。」穿黑西裝的男人接著說道。

幾秒鐘之後，他們似乎知道這樣太殘酷，又補充道「但你能提一個小要求。」

廖一想了一下。「那……至少讓我在這個世界留下一本書可以嗎？」

白西裝男低頭看了一眼表格。「不行，這不在可申請範圍內。」

「那一段文字？」

「所有與你相關的紀錄，都必須清除。」黑西裝男補充道。

廖一沉思了幾分鐘，最後搖了搖頭。「好吧，那讓我下個人生有機會讀書，這總能做到吧。」

兩個男人點了點頭，答應了。

隨著處理程序的開啟，在人間，書店裡的書，一本本消失，小說網站上的文字也被抹除，而那些興奮討論廖一、正在讀他的作品的人，都迷茫的愣了幾秒，隨後，起身去做那些他們本該作的事，世界恢復正常。

「處理完成。」兩人同時抬頭。「可以走了。」

廖一點了點頭，任由引路人帶著自己離開這間辦公室，當門被關上後，辦公室安靜下來。

白西裝男將桌上的文件拿起來整理，但翻到最後一頁時，他的動作停了一下，因為資料夾裡，多出了一張紙，紙上寫著一個標題——

《死處逢生》。

白西裝男看了一眼「這個呢？」

黑西裝男瞥了一下，沉默了一秒。

他把文件闔上，那本薄薄的自傳，被留在最底層。

.....

過了很久之後，有一頁紙，從縫隙裡鬆開，慢慢滑出來。

沒有人注意到。

它就那樣，靜靜地，飄向了人間。

評審評語

評審 1：

本文以特殊的題材與想像延伸，書寫社會底層人的樣態，其中主角對閱讀與書寫的期盼與努力，以及文末的結尾收束，都能保有創造新奇的想像力。

評審 2：

相當有創意的鬼故事，可惜結尾草草。

評審 3：

寫廖一死後成為幽靈，從底層文盲到偷聽小學課、閱讀、寫作，最後成為無人見過卻影響無數讀者的作者。設定兼具幽默、悲憫與後設意味：死亡沒有終結他，反而給他一次真正學習的機會。人物成長線清楚，從偷吃、惡作劇到理解文字、與讀者交流，轉變自然且有溫度。作品最動人處是把「讀書」從升學工具還原成一種遲來的生命權利，使廖一的滑稽行動背後帶著階級悲哀。結尾冥界要抹除他的存在，只留下一頁《死處逢生》，把「作品能否留下人」的命題收得漂亮。缺點是中段學習歷程略滿，部分口語和橋段稀釋情緒集中度。若選出三個關鍵節點，例如第一次識字、第一次被閱讀、第一次被誤解，而不是平均鋪陳，作品會更精煉。建議應集中於讓幽默與悲傷在同一場景裡碰撞。

得獎感言

進入一個完全沒人的平行世界，是我以前最想要體驗的事。

不用在意他人眼光，不用約束自己；百分之八十的人際糾結都不存在。

但這真的是好事嗎？我不知道欸，畢竟我也沒經歷過。

謝謝林麗美老師的熱心指導，謝謝楊玉鳳不讓我的獎項孤單的躺在台上，謝謝學姊與大家的祝福。

食

「吃神仙肉嗎？」

「什麼？」我停下了步伐回頭看著肉攤的老闆。

這家肉舖是不久前新開的，在菜市場一個小旮旯裏，攤位上擺著各種生物的部位，我一般不下廚的，不大會形容這些物體。

滑、黏膩，這是我對它們的第一印象，那些詭異的東西在紅色的燈光下更是鮮豔，刺得人眼疼，有如裝著放了一晚廚餘的紅白條紋塑膠袋。

明明是如此鮮艷的顏色，我卻下意識覺得反胃。

以前這裡是什麼攤，忘了，但是一般肉舖位置都不會太偏吧，我想。

「吃神仙肉嗎？」

那個老闆似乎以為我沒聽清，又重複了一遍。這邊的菜市場有些年頭了，沒燈，他的身體在攤位後面被過於刺眼的紅光遮擋著，上半身是黑的，看輪廓似乎有些臃腫，身高不高。

沒理他的話，離開。真是離奇，我怎麼會鬼使神差的就在他的攤位前停下呢，真該死。

我只是個臭跑腿的，要不是家裏逼著讓我出來買菜，我死也不會到這種陰暗、充滿濕氣、擁擠的地方來。

討厭畜肉的味道，即使知道這是作為生物攝取的本能，但就是討厭，這該死的本能讓汙穢的他物進入狹小的胃部開始和身體行噁心的代謝與汙濁的血肉交融。

我們會成為一體的？與素不相識的牲畜？

離也離不開，吐也吐不出，到死也是身體的一部分，就是這噁心的宿命。

想到這我不禁喉嚨不受控制的收縮，口腔不自主的開闔，這是食道在剝奪我呼吸的權力，是我違背本能的懲罰。

不記得是怎麼回到家了。

我把買的東西往桌上一丟，任由接下來接手的那個人自由處置後，渾渾噩噩的走上樓。

回到了愜意的空間，打開門，進入，關上。

把被汗液打濕的悶熱衣物退去，排出身體的廢物後是皮膚上滲出的黏滑的液體，想起了那堆畜肉，我感到一陣噁心。

等不及燒熱水了，我匍匐爬入陽台，不能讓他人看到我這副狼狽的樣子。

我把水管架在洗手台後坐在下方白色磁磚上，用雙手環抱屈膝，轉開水的

那一刻身體顫抖了一下，任由被太陽曬得溫暖的正常自來水澆灌在軀體上，這種蜷縮在液體的感覺讓我安心，像胎中的幼體，土壤的種子。

曾經陽台種了一些植物，它們被養得很好，後來我覺得它們有些過於養尊處優，每天什麼都沒做就顧著占用我的空間，占用了如此親愛的水資源，就像與我爭搶養分似的。

白養了這麼大，我把它們一株株拔出來吃掉，連根一同嚼碎，將它們的水分搾取出來。

我們也會成為一體嗎？欣喜地將我親愛的孩子吞入腹中，曾被我用愛意澆灌的植株們，感受吞嚥異物進入食道緩慢蠕動的感覺，感受它們在我的胃裡充滿翻攪，這難以言喻如同抽芽般的感受是愛嗎？

我躺在地上曖昧的摀住腹部宛若迎接新生來臨的產婦，隨著一陣陣旖旎的愛意越縮越緊。

如同暴雨時劈打啃蝕後墮落在地的種果。

在有意識的最後一刻我聽著的是新生破土的歡喜。

回過神來已經回到了房間，環顧著四周堆滿的各類書籍與絨毛製品，被安逸的氛圍包裹，實在舒心。

將身軀擦乾後，走到了床頭前擺放著的全身鏡。

依舊老樣子，耳朵、鼻子、眼口鼻一樣不缺，骨節分明的人體構造是乘載架構，確認結構無損，慶幸我並不是披著人皮的野獸，和牲畜的融合並未到極端的地步。

全身卸力向後倒去。

啪！

闔上眼皮，我愉快地在毛絨製品的簇擁中睡去。

無邊際的黑翻滾玩弄著我，那令人發自內心誓下最惡毒的鄙夷。

噁心。

他們不斷向我索求，索求超越本能的慾望，從言不由衷的心臟、吞吐造業的咽喉，他們直視著我，伸出乘載自身及他人的雙手，布滿自私的欲與愛。那些手臂褪去了人皮，剩下白花花的骨頭，同剝蝕掉的根根肋骨串連成數條巨大都骨鏈，在失去肋骨的支撐，那本就不安定的、屬於人類最醜惡的一切從凡夫的皮囊滴落，如同羽化的蝴蝶一樣美麗又令人發毛。

那些飄在空中的皮囊，是神仙嗎？

「人類剝去了屬於自身的情慾愛恨，沒有調理，回歸本性，这不就是牲畜，不，只是羽化失敗的殘次品罷了。」我想。

沒給我開口譏諷的機會，它們就像一條條白綾一樣飄在空中，垂直波浪狀的快速蠕動，以我為中心圍成一個圈緩慢降落。

隨著那醜惡融入斑斕的黑中，我溺斃在黑色的潮起中，耳邊只剩如同肉塊蠕動般，噁心又黏稠的聲音。

他們層層的包裹我，銜著我的肉體一齊輾斃、分碎，啃噬我的軀塊，墮落我的肢體，凌遲我的本心。

我能感受到分成了上百塊的屍骸在黑潮中激昂起落，被撕裂到已然感受不到疼痛的我漸漸消沉下去。

突然間，在這滔天的醜惡當中，我驚醒，聽到了十分清晰的尖嘯聲，海里鑽出來些許生物，起初只有零星幾隻，隨後越來越多。

看外型應該是鯨豚類的生物，他們的數量多到足以在這日夜不分的世界掀起撲天蓋地的浪潮。

我與潮水與他們融為一體，出於本能的厭惡使我伸出了不存在的手，試圖向上搏取一線生機。

我將躍出，如同那些水中的牲畜一般，起來，起來！

「哈！哈...」猛然睜開眼睛，自己正躺在床上向天伸出手，全身冒著冷汗，無助地大聲呼吸。

像是慶幸自己活著歸來，我先起身坐在床上，讓自己面對著全身鏡。

分別抬起手腳以不同程度的幅度晃動，以便確認自己肢體完好。

奇怪的是我的全身遍佈著如同細縷紅線的奇怪地抓痕，痕跡細小也不會感到疼痛，倒像是在鬼針草海裡暢遊過似的。

「斯…」痛覺打斷了我的思考。

又是一次腹部的疼痛，至少每天有十五次，求生的本能總會來敲醒我食感的大門，即便出於厭惡，為了生存下去，大腦回想盡一切辦法撬動你的意志。

不知出於對什麼產生的氣憤或無助，我皺著眉頭奮力地咬了右手的虎口，鬆口那一刻接觸面還掛著些許的透明津液，尤其是犬齒咬合處，留下青紫色的牙印。

在看到身體組織修復的回饋之後，我略帶滿意得點了點頭，不留戀地翻下了床，在確認今天已經沒有出門的行程後，挑選了較為寬鬆的衣物方便遮蓋大部分抓痕，隨後便下樓就餐。

老實說我覺得自己還是在一種人類中有些許特別的，比如我親愛的同居者。

我無法確認，或者辨識他 & 他們，但是在確認彼此都毫無惡意後我便任由他去。維持個人界線是很重要的一部分，可惜，在這世界上很多人類做不到這種事，所以對於我們互不打擾的行為模式，我還是略感滿意的，當然不是說我們毫無交集，比如他會以某種形式交予我任務，我只要依照本心應答接或不接，完成後他也會為我帶來同等的回報，反之亦然。

下樓後，看到餐桌上有一盤球狀物體，黑漆漆的，彷彿在蠕動一樣。

「這什麼？」

* 神仙肉

他的聲音憑空響起。

「我幫你跑腿，結果你給我吃這個？」我皺眉看向我認為他會在的那個方向。

「你知道我討厭吃牲畜的肉，還給我這個？」雖然嘴上戲謔著，但我還是走向了餐桌旁，當我習慣了和他相處後，其實不討厭這種氛圍。

不，我當然不會吃，只是出於好奇去觀察這個困擾了我一早上物體。

「你知道吃這個犯法嗎？」我指了指。

神仙肉是海豚肉的俗名，吃保育類動物當然犯法，我雖然鄙夷牲畜，但不至於想傷害他們，沒有這方面的癖好。

*.....

他沒說話，我想是搖了搖頭。

我座到了餐桌旁伸出手，感受到被覆蓋著的觸感後，我握住他，雙手細細地摩娑著。

不討厭同種的人類，至少一定程度的接觸我是可以接受的，畢竟對身心很好。

「所以還有能吃的東西嗎？」

好餓，大半夜爬起來找吃的。

走下樓翻冰箱，找到了一盒巧克力布丁，欣喜。

正當愉悅的進食到一半，忽然發覺不對勁，我將食指中指併攏開始挖嗓子眼試圖催吐，結果頭腦被一重擊，恍神片刻被塞入了什麼空間之中。

怎麼今天這麼不順遂。

以照模糊的記憶來看，這應該是在家裡某處的牆壁夾縫中，以及我似乎感受到身體在發生一些變化，但是說不上來，我大概可以猜倒是什麼原因導致。

嘴被用紗布塞住了，雙手也被反綁。

線索太少了，而且似乎記憶裡有些許模糊的地方。

我不認為自己的朋友會傷害我，但是如果不是他，是他們呢？

手臂稍微發力，將關節略微移位，便掙脫了。

我先把脫臼的關節給掰回去，接著在黑暗中摸索。

在五個小時之後按到了某種機關，終於找到了。

從暗門出來後，我看到他倒在地上，並不是親眼見證，那是一種感覺。

他死了。

彷彿是理所當然的答案，一個塵埃已定的結局

我如視珍饈的看著他，那是出於一種源自於古老的生物本能，即便我不想承認但他確實讓我充滿了食欲…

換了套舒適的服裝，我走出家門，沒走多遠便一頭栽倒在地。

醒來時，我正躺在一個略有彈性的物體上，手感摸起來是海綿墊。

微微睜眼，第一眼看到的是布置得花花綠綠的牆壁，天花板是天空藍的顏色，頭頂的燈光是雲朵形狀的白燈。

起身環顧四周，有一扇門是被鎖住的，從門上的玻璃窗隔著欄杆看出去，外頭的走廊一望無盡，但可以確認這裡似乎是間廢棄醫院中的兒童心理診療室。

看向屋子的一角，那裏有個用黑色正方的盒子，令人不安的氛圍，我知道那是什麼，不久前才剛吃過，令人反胃。

反正現在也沒事做，我摸了摸牆上的繪畫，也是海棉材質的，便動動手摳了下來。

時間過得很慢，有些我刻意不去想的問題一直縈繞在我的腦海當中，該死。他不一樣。

我用頭反覆的撞那扇門，這房間我唯一能接觸到的堅硬的外物。

他死了。

好癢，我試圖用指甲去抓破皮膚，好似贖罪，又好似逃避。

一群只吃神仙肉來修練的詭異團體，他們依靠這種方式表達自身信仰，並試圖做一個實驗，將人同化成食物？想不通。

我感受到胃裡屬於他的那一份正在緩慢與我融合，望向門上的玻璃的背後隱約出現了灰藍色的物體，數隻漆黑的瞳仁正在盯著我。

咖答，門打開了，我認為他們正在邀請我前去。

海豚，海豚。

我決定觀望一下，這個房間除了黑盒子以外沒有任何物體，且能夠直接被窺視，我好不自在。

現在不能出去，至少等他們走。

我扶著牆壁看著上面斑駁的兒童繪畫。

「很可惜我的時間不會花費在這裡，你們不值得我這麼做。」

神仙肉，不過是牲畜的肉罷了。

身體遍布著指甲的抓痕，紅色的，如同絲線一樣。

努力一下應該可以，我在肚子上施力。

我剖開腹部將它們取出，為了避免碰到屬於他的那一部分，我選擇從胃部以下開始著手。

事畢，用從身上衣服取下的線縫上，骯髒的黑色肉塊被我踩在地板上，它們足以堆成所謂的屍山，只很可惜我現在聞不到味道。

……已經三天沒進食了，求生的本能沒有一刻如此的強烈，但是我堅決地用理智壓制住它們。

是時候走出醫院了。

我打開門花了一段時間試探有沒有他們的存在，抱持著一定程度的懷疑與緊張。（畢竟很久沒吃東西了）

他告訴過我在進緊張食時要描述我看到的、感受到的東西，好啊。

「我走出醫院，看那可愛可憐的天空，請讓我安全去直視太陽，紅色的真摯的祂，與周圍零星閃爍的黑斑，不對不對。」

*(要客觀)

「重新開始，我看到街上因為競選而熱鬧起來的街道，許多人都在為他們心儀的候選人奔波拉票，哇，真厲害。」

「有幾個小孩在打架，看起來應該至少有兩派不同的人馬。」

「呵呵，原來現在這麼多人在騎重機，啊，因為道路太窄而與行人起爭執了。」

「真稀奇，有海豚。」

.....

跑啊！死腿快跑，要被他們追上了，他們無處不在。

我感受到空間在我目所不及以外的地方快速消逝、退色，身後的不安與恐懼擴大，那片有如安眠鄉的黑暗正在背後追趕我，以及那海。

不要去想！不要去想！

不能回家，他們在那裏等我，他已經不在了。

我翻下橋進入下水道，不知疲倦地奔跑，我的頭腦從未有一刻如此清晰，即便全身上下所有細胞都在哀號，但我還是聯想到一件至今為止從未被我注意到的事。

我坦然的接受他的死亡，彷彿這一切都是被刻意安排好的話劇。

他是誰。

是友人，是親人？

我是誰，從何而來，在世上的意義是什麼？

我不明白，但我想清楚了一件事。

誰能夠對我的飲食下手腳，誰能夠指使我去做不願意做的事，他和海豚們是一夥的。

這算是，背叛嗎？

但是，無論有什麼居心在，哪怕是他突然反悔了，那他救了我也是事實，他的死，和海豚也脫不開干係。

拐了好幾個彎道後，碰到了死角。哈，居然是樣嗎？

好餓啊，他們居然和我親愛的友人，以及我是...

同一種物種嗎？

過了多少天？自從這些龐然大物進入下水道開始，我就又回到了地表。

已經一片狼藉了，街道上亂得像一場隨機生成的夢境，各種可能或不可能發生的事如被縫紉的新手粗暴的拼合上。

我抬頭望了眼天空，令人反胃的漆黑色天空有如饕餮般肆虐得衝擊著我的視覺，勁風恣意吹起漫天的水與泥沙以及先前滿大街張貼的紙張，可見與不可見之物漫天而飛。

人們依舊瘋狂地各行其事，我看到了有數人在策馬奔騰，領頭的那人騎著拉風的白馬，還有人依然在盡責的發布競選傳單，甚至還有人在火拼，天啊！他們真的有病。

人人人，到處都是人，我無法共鳴這種生物，說真的他們與我所知的人差距太遠了，究竟有沒有人意識到正在發生世界末日？我要把他們從我心中定義的人類區塊劃分出去。

雨好大，已經懶得形容了，這些蔓延的水究竟有多少出自於海水倒灌從地下道、下水溝湧上來的，已經來不及噁心了，我感受自身的思考正在遠離現在的所作所為。

厚重的雨水灌進我的口鼻，唾液、鼻水，鹹苦交加，這還是我第一次知道雨水能夠有味道的。

必須涉水前往安全的地方，它們蔓延上來了，從腳踝到半個小腿，走也走不了，無法擺脫的深痛欲絕的，而它們依舊不知疲倦的狂歡。

到底是怎麼了？我流下了生理性的眼淚以及對精神無邊際衝擊的痛罵。

真可笑，我居然在這個時候第一時間想到的是來公車站搭車出去？已經不會有車了。

越想越覺得可笑，忍不住揍了自己的臉幾拳。

我看著班表，頓時覺得自己大抵是過於勞累了，居然看不清上面的字，我揉了揉眼睛，集中注意力地眯著眼看，仍然無法辨識屬於那之上的任何一字。

我只好倚靠住公車站的柱子大聲喘氣，冷靜下來，至少在我的認知中，哪怕尋常的颱風，這種金屬物也不會隨意的被吹飛才是。

「我要離開，我要活下去！」唯存這個念頭，在這狂風勉強不能及的地方，我急忙翻出手機想聯繫社交媒體上的好友名單，他們當中有曾經的師長、相識的醫師、大學的同儕，我已經顧不得是誰了，只想現在立刻聯繫到任何一個有能力來接走我的人。

點進去名單第一個，看頭像隱約知道是誰，是誰啊？到底是誰。

我雙腿發軟得跪在地上，不對，應該先打字，不，我不能停下來。

訊息：

2l`ej ㄥ 秒 4 切 ji3（到公車站接我）

（刪除）

髒錫：

je ㄣ（救我）

「啊…啊」手機滑落在地，保護貼邊角嗑了洞，我不自覺地用手撕扯了頭髮，從口部至肺部相連的地方不猛地收縮。

把身體裡能夠吐的全都吐乾淨了，現在是一無所有。

「為什麼，為什麼…」看著在地上的螢幕，我發現幾乎認不得一個字，手只打出來的與我想得完全不同，不對，文字與圖形的概念像是有人硬生生的從我的腦袋中偷走了。

我覺得身為人的軀體突然變成藍與黑與皮是白的血肉是黑的天是藍的太陽是紅的，一切是正常的，正常的無明。無明。無明。無明。

它們跟我說，我應該去那個地方。

我抓起一旁破碎的瓦片將大腿根削出了赤色的痕跡，名為生機的液體開始剝離，短暫的疼痛使我清醒。

離開。離開！用盡所有，丟掉瓦片，從手開始邁出，接著是一條腿，手腿手腿手腿，將騎著白色四條腿的椅子之上的生物扔下去，我爬上白色椅子，狠狠地蹬它一腳。

「走，走啊！」它載著我飛奔，跑啊，將所有的愛與別離拋至身後，你將跨越暴雨和苦難來到我的身邊。

過了有多久，那是無法以客觀衡量的距離，白色的椅子散架了，我滾落到地面傷痕累累，但是，那令人感到噁心的救贖就在眼前，爬起來，我應約而來了。

所有的風雨如期消散，我來了，呵呵，天氣真好，晚風如此的和藹可親。我踏上台階，面對可悲的大海，看啊，遠洋的漁船燈光浩浩蕩蕩，我眺望漫天繁星，看啊，如此壯麗。

呸。

你們可以嘲笑我了，牲畜，只可惜不能如你們所願，我仍是我。

看著遙遠的天際如顏料般溶解，屬於你們的至高無上的信仰啊，我不會成為任何人的養料，你們就繼續鄙夷我吧，但我永遠心向人類。

地平線緩慢隆起，遠方的燈光被無意識地黑暗吞噬，敬聽那喟然的序曲。

我張開雙手，海嘯，要來了。

評審評語

評審 1：

小說有其詩性的隱喻，以大量的汙穢、斷肢等意象組構主角內心世界，有良好的書寫能力。但全文幾乎在表現內心對世界的厭惡而少有轉折，讀來相對平淡。

評審 2：

企圖心值得肯定，但部分敘事動機不明，情節鬆散。

評審 3：

是本屆風格最強烈的恐怖獵奇文本之一，以「神仙肉」、食慾、厭肉、身體變形與末日海嘯，構成一場關於人類身分邊界的惡夢。敘事者對肉體代謝的厭惡、被困於廢棄醫院兒童診療室的荒謬，以及最後拒絕成為任何人的養料，都使作品具有鮮明的存在論恐怖。文字黏膩混亂、與主分貼合；亂碼式段落也增添精神崩解效果。它不只是寫噁心，而是把進食、被食、身體崩壞與世界末日連成一套反人類中心的想像。缺點同時來自優點：資訊破碎、意象密集，會讓部分讀者難以掌握情節與人物動機。若在混亂中保留幾個更穩定的敘事支點，例如固定物件、時間標記、病房位置或反覆出現的身體症狀，衝擊力不必削弱，閱讀辨識度卻會提高。建議可以讓主角在厭食、求生與自我厭棄之間做出更清楚的選擇。

得獎感言

感謝各位評審老師的抬愛，這次得獎對於我完全是意料之外的禮物。

每次回看自己的作品都有不同的感受，不管是抒發情緒或是純粹報復社會，希望各位都能夠為了自己的想法與情感而去書寫，思想與創作是獨屬於人類的瑰寶，我們應當珍惜每時每刻腦波的波動。

最後再感謝創作期間一直陪在我身邊的學姊 ♪(´▽｀)ノ♪，謝謝各位。

劣根姓

排名：佳作
班級：商設三乙
姓名：傅佳煊

午後三點的夏日依舊悶的像一口鍋，重機聲從窗外轟隆隆地傳來，這道聲音很快地就隨著車主越騎越遠而變小。不過煩躁的心情並沒有一起消失，原本坐在房間裡的李凱盛放下手中的筆，他站起身來走出房間，想去廚房倒杯水。

客廳裡坐著和他長得一模一樣的人，這已經見怪不怪了，因為那位開著電視又開著電腦連著喇叭，大聲放著遊戲直播的畫面，時不時發出些怪笑的人正是他的雙胞胎哥哥，李凱傑。

「……喔！」

李凱盛有點不悅，甚至不小心踢到了客廳裡放的一面全身鏡，他吃痛地低聲叫了一下，瞥眼看了看哥哥，對方完全沒有注意到這邊的情況，只是翹著腳悠閒地調整了電風扇的位置。

至於為什麼鏡子要放在這裡，原本爸媽說要搬到樓上的房間去，方便整理儀容，可誰也沒力氣動那件沉重的東西，一開始說讓哥哥搬上去，不過他總是覽懶散散地說明天再搬。

每天都這麼說，最後就乾脆這樣留在客廳，家裡的人出門前都會習慣性地看一眼，倒也不是不好，只是想到這裡時李凱盛都會顯得不太高興。

換作是他要搬卻沒搬的話早就按三餐被爸媽嘮叨，甚至倒楣一點還會被哥哥唸，即使這件事沒發生，但類似的事情還是太多了。

李凱盛走到了廚房，看著水槽裡滿滿的碗筷，在倒水之前嘆了口氣認命地開始洗了起來。

此時哥哥聽到廚房的動靜，想起了什麼似的，起身將氣炸鍋那油膩膩的內鍋取出放進了水槽，也不知道用完後放了幾個鐘頭。

「泡一下水，晚一點再洗會比較好洗，要、要記得洗喔。」他有點結結巴巴地提醒著。

「你坐在那裏那麼久不會早一點拿來泡水嗎？」

也沒等李凱盛說完話，哥哥就拍拍屁股地走回客廳繼續看著他的電腦，這讓他更加不悅了，只是也很難表達出來，水龍頭下的碗筷碰撞聲變得更明顯了些，不過大概也蓋不過那吵死人的喇叭吧？

就好比這樣的事情實在太多了，只要是哥哥不在意的事情就好像什麼都沒發生過，他在意的話就會一直吵一直吵，李凱盛偶爾抱怨幾句，哥哥也當作不在意。

李凱盛經常告訴自己要冷靜，這都是小事，他也已經不是那個需要跟父母告狀的年紀了。

好不容易洗完碗筷和裝了一杯水回到房間，看著桌面上的資料和書籍，再對照一下哥哥坐在客廳裡悠悠哉哉的樣子，他喝下一口水，心中的無名火卻像是添了油一樣越燒越烈。

而作為雙胞胎的他們本來就同齡，所以一起讀完大學後都打算考研究所，李凱盛已經提前準備好一陣子了，同時間還準備參加其他比賽，搞得他一個頭兩個大。

而他的哥哥呢？被媽媽問起時，卻還是坐在沙發上玩著手機說：「喔，補習班我在找了。」

他們從小到大的學校都讀的不一樣，這讓李凱盛放心不少，不會有人發現他有個雙胞胎哥哥，他很少在陌生人面前提起。

因為李凱盛實在難以接受這麼完美的自己，竟然有個跟他長得一模一樣又無能的哥哥。

其他人要是聽到他批評自己的哥哥肯定會很驚訝，所以他從來沒說過，不過他要怎麼忍住不這麼想呢？他總是對哥哥感到很陌生。

他們剛出生時家裡接連遇到各種狀況，好比說爸爸出了很嚴重的車禍，又有其他貸款需要償還，突然只剩下媽媽一個人要照顧全家，於是他們就選擇把李凱盛送到外公外婆家照顧一陣子。

本來一開始說幾個月就回家，後來又變成讀完一個學年就回家，然後就過了好幾年，直到外婆過世了之後，爸媽似乎才想起自己還丟了個兒子在外面住。

即使放假時經常和家裡見面，但長時間居住在不同的屋簷下，他對自己的哥哥總感到某種莫名的陌生感。

李凱盛每次看著那張跟他長得一模一樣，卻有著不同生活的哥哥，心裡總是泛起一陣詭異感，他實在太過害怕自己變得又蠢、又懶甚至沒什麼朋友，就好像李凱盛要是做錯了一步，就會變成這個令人嫌棄的樣子。

於是他努力地讀書考試，學習各式各樣的才藝或參加各種比賽，最後因為考上的大學剛好在爸媽家的縣市，加上他們家的狀況也變好了，李凱盛便搬回來住，他回來時帶了很多行李，帶的最多的是他的獎盃。

「我要放回來給你們看的啊，讓你們知道你們有這麼棒的兒子。」

他當時打趣地向父母說道，實際上他不只是希望爸媽認清自己的才藝，更希望哥哥看到時能檢討一下自己，於是客廳裡的櫃子除了全家福和擺飾之

外，放滿了大大小小的獎盃和獎狀。

李凱盛非常喜歡其中一個水晶獎盃，他便故意放在電視的櫃子旁，這樣每個人客廳裡看電視時都會看到那座獎盃。

沒料到從他搬進來到現在大學都讀完了，哥哥始終對於這一切無動於衷。

「這沒什麼大不了的。」

李凱盛偶爾會這樣對自己說，像是在跟腦海裡那個隱隱作痛的地方打圓場，他會在房間裡踱步，直到某天他發現哥哥也會在客廳裡來回踱步，嘴裡偶爾碎碎念一兩句話，他便刻意改掉了這個習慣。

他坐在床上踢著腿，手上的杯子都空了，心裡的焦躁還沒散去，即使他反覆地告訴自己這都是小事，其實沒必要對哥哥這麼百般計較，然而這些小事就像螞蟻一樣，只是一隻、一隻，又一隻。

直到牠們攜著各樣情緒佈滿全身，穿過他的皮膚，沿著脊椎攀爬，最後鑽進血管裡，同時又在思緒中築巢。

這些螞蟻怎麼趕也趕不完，殺死牠們後空氣中依舊會瀰漫著強烈的費洛蒙，久久揮之不去。

到了晚上，爸媽因為工作忙的關係偶爾會讓他們晚上去外面買飯，李凱盛在家的家務是負責洗碗，哥哥負責出去買飯或倒垃圾，他有點餓了，便下樓催促了會哥哥。

「你什麼時候要出去買飯？我餓了。」

「等一下。」

「你半小時前也這樣說。」

也許是催促有成，哥哥終於有些不情願地站起身來收拾錢包，拿起鑰匙穿上外套照了一下鏡子後出門了，連著喇叭的電腦依舊播著吵雜的遊戲聲和對話聲。

客廳裡那個沒有關起的電風扇突然發出「喀」的輕響，就像卡了一顆沙子，李凱盛抬起頭，看了一眼客廳裡的鏡子，裡面映照出那張長得和哥哥幾乎一模一樣的臉。

或許真正讓人透不過氣的並不是這個夏天，也不是繁瑣的備考和轉得不夠力的電風扇，也不是肚子餓了卻還沒出現的晚餐，而是這屋子裡悶起來說不出的話。

李凱盛眼底閃過一種燙人的火。他想起過年的時候親戚們總會說：「怎麼會這樣！兩個長得這麼像，結果一個像天一個像地。」

那種話當然都是些打趣的話，不過他們說的「天」當然就是指李凱盛，這

都會讓他高興的不得了，不過相較哥哥就不怎麼在乎了，他似乎只在乎兩人背靠背時誰的身高比較高。

「一樣高？不行，你把鞋子脫掉我們再量看看。」

哥哥通常都會讓其他親戚幫他們反覆看兩三遍，直到確認他比李凱盛高出了一點點後才滿意，哥哥也是有比較心態的，只是李凱盛認為他的較量果然放在很膚淺的地方，想到這裡，他又有些不高興了。

就好像他和哥哥不僅要套上一樣的臉龐，還要套上一樣的姓氏，他和哥哥的相似性越來越明顯，讓李凱盛有時覺得，自己就像一棵樹爛掉的根，跟這份血緣長在一起。

不對，不對，他和哥哥肯定有不一樣的地方。

隨著開門聲響起，哥哥終於買回了晚餐，李凱盛一看見後便拿起袋中的便當回房了，除非逼不得已，不然他通常不和哥哥一起吃飯，那是因為就連吃飯時間哥哥都不關下電腦，有時候還會配著手機的聲音一起下飯。

更讓人感覺煩躁的是，哥哥吃飯時總會發出聲音，李凱盛從有印象時他就經常這樣，不管說了幾次都一樣。

李凱盛就是反反覆覆地過著這種日子，即使偶有令人厭煩的點，不過生活中還是會有些驚喜的，他還是在準備著研究所的考試，但之前參加的比賽結果已經出爐了，果不其然，他得了第一名。

其實他多少還是會緊張的，不過每次看到結果，他能反覆地確認自己的才藝果然高於哥哥一截，不，不只是一截。

而是他登上了月球，留下了哥哥在地球上啊！

想到這裡，自豪感湧上心頭，就好像他贏得的不僅僅是比賽，更像是贏回了自己的尊嚴。

今天正是他要參加頒獎典禮的日子，李凱盛還待在樓上的房間裡，聽到不遠處傳來廟會敲鑼打鼓的聲音，很吵，不過他們通常會很快就離開，所以他也只是在心裡默默地希望他們走快一點。

他換上了短袖的白襯衫和深色長褲，在夏天裡這套打扮還是有點熱，李凱盛擦了擦頭上的汗，走到客廳時裝模作樣地站在鏡子前整理了領口，他有點久沒有離這面鏡子這麼近了，上面佈上了一層淡淡的灰。

即使這樣，鏡子還是映出李凱盛的樣子，以及坐在沙發上卻一眼都沒有看向他的哥哥，就好像鏡子裡有兩個他，一個自信滿滿，另一個卻毫不在乎，並且懶惰、膚淺，甚至很沒用。

但是，偏偏是這樣的人，竟然連一點肯定都沒辦法給與。

李凱盛咬咬牙，假裝自己不太在意，走到沙發旁聲音帶點試探地說：「我等一下出去，我要去參加頒獎典禮。」

只見哥哥靠在沙發上玩著手機，他也用手擦了擦頭上的汗，電風扇在他耳邊不停地發出喀噠喀噠的聲音，客廳裡並沒有裝著冷氣，所以也是熱的不行。

「好啊。」哥哥的手繼續按在手機上，另一隻手撐著腦袋。

那句「好啊」裡沒有意外，也沒有任何驚喜，甚至沒有任何的停頓，就好像李凱盛說的只是他要去隔壁超商買飲料喝一樣。

李凱盛轉過身，他本想就這樣直接出門了，只是當他轉過身時剛好面對著自己放在電視旁的獎盃，獎盃上也是落下了一層淡淡的灰。

沒有人幫他擦拭那座獎盃，無論是哥哥，還是爸爸和媽媽，甚至是他自己，就好像他的成就猶如客廳裡那面一點都不重要的鏡子，只是一個擺設，只是一個在出門前可以簡單看一眼的裝飾品，就像哥哥也是這樣看待他的。

他低頭看著它，輕輕地握住獎盃，撫過獎盃的手沾了些許灰塵。

可能不只是天氣使人感到燥熱，就連李凱盛心裡也悶著一把火，一下衝了上來，熱的他眼角微微發酸。

「你不覺得這很難得嗎？我是第一名喔，全國的喔。」

哥哥終於放下手機，面對李凱盛的提問卻露出了有些微妙的表情，那個表情並不是懷疑，反而是帶著困惑的尷尬感。

「你不是每次都拿第一嗎？這有什麼特別的。」

李凱盛深吸了一口氣，他似乎想把那股熱烈的氣給吞回去，可偏偏臉上的笑容也掛不住了，他嘴角抽動了一下，就像是被人用指甲無聲地劃過一樣。

「那你呢？你最近有做什麼值得一提的事嗎？」

他的語氣刻意放得很輕，卻像是在訂釘子一樣，一槌一槌地打了下去。

哥哥像是沒聽懂一樣，隨口笑著說：「有啊，我這個禮拜把傳說段位打到了欸，我玩超久的。」

「你不覺得這樣很可悲嗎？」

他終於忍不住了。

面對這突如其來的發言，哥哥也總算是抬起了頭，直視著他，似乎還在仔細思考這句話的意思。

「我在外面用盡全力，你在家裡打電動，然後大家都當作這樣很正常。」

哥哥很沉默，他沒有說任何一句話，李凱盛也沒有其他的表情，他目光無神地看著對方，別在背後的手依舊握著獎盃，沉得像是石頭一樣。

他明明只是想出去領個獎，在台上說幾句話，拍幾張值得紀念的照片，再搬一個漂亮的獎盃回家放，然後繼續準備考試。

可是現在，他卻只想把這所有的沉默全部打碎。

「你看看你，大家要跟你說幾句的時候你就馬上跑掉，叫你吃飯不要發出聲音也做不到，你就只會一直不講話，你到底有沒有把我的話聽進去？其實你根本不在乎吧？」

李凱盛看著那張和他長得一模一樣的臉，語氣不像是在正常說話一樣，更像是再剖開某種東西。

「你知道我有多討厭你嗎？我都好怕我活得跟你一樣很可悲。」

「我不是你。」

哥哥終於開口了，也許是李凱盛講得太過火，他的語氣裡第一次出現真正的起伏。

「你想當第一，那是你的事啊，你這麼厲害我也知道，那你現在又想要怎麼樣？」

李凱盛沒有回答，反而是笑了笑，哥哥頭一次被他的話激得反駁了回來，他好像在這場勝利中前進了一點點，就一點點，他的手指依舊緊緊扣著獎盃，一開始他只是想拿去擦一擦而已。

真的，就只是想拿去擦。

但話都已經講到這裡了，他卻發現自己連踏出門的力氣都沒有，雙腳就沉的就像是灌了鉛一樣，廟會的聲音依舊在附近徘徊著，電風扇喀噠喀噠的聲音好像也越來越大聲。

「你根本不知道我有多努力。」

「那是你自己選的啊，我又沒逼你……」

就在下一刻，李凱盛用手將桌上的東西全部掃到地面上，哥哥被他的舉動嚇得站起身來，還沒等他開口，李凱盛用另一隻手握著獎盃狠狠砸了過去。砸在了那張和他一模一樣的臉上。

砰的一聲，哥哥倒在了地上，眼睛還睜著，但額頭卻破了一大道傷口，鮮血從他的頭頂滑過臉龐，沿著頸部滲進衣領。

時間就像是被誰按下了暫停一樣。

李凱盛握著獎盃的手依舊沒有鬆開，過了許久都說不出話，他本來沒有打算這麼用力的，他只不過是太氣了，他只是……想讓對方安靜一點。

「喂……你不要裝了啦，哥……哥……？李凱傑，李凱傑！」

他一手顫抖地放下獎盃，一手伸出來試圖喚醒對方，猶豫許久，他向前伸

手到哥哥的鼻子前，就像電影那樣，確認對方到底死了沒有。

然而他卻沒有感受到任何的氣息，哥哥依舊睜著眼睛，身體一動也不動，血液在地板上暈開，像一朵慢慢盛開的深色花朵。

此時一道聲音響起，嚇得李凱盛心臟漏了一拍，原來是有人打電話給哥哥，誰會沒事打電話給他？除了詐騙集團以外應該就只有爸爸或媽媽了。

他深吸一口氣，心跳卻快的不行，出於好奇心，他緩緩地拿起了哥哥的電話接通了，耳邊傳來一個陌生的男聲，聽起來跟他們差不多大。

「喂？我剛準備好慶祝的東西了喔！你弟弟出門了嗎？我晚一點叫蛋糕店送蛋糕過去你們家那裡，不要被你弟發現你要幫他慶祝的事欸。」

另外一頭沒有聽到回覆，便開始反覆地叫起李凱傑這個名字，李凱盛默默地掛掉了電話，放下了手機，他還沒有從失手打死哥哥中的震撼回神過來。原來……哥哥一直記得他得獎的事情嗎？

電話掛上的那一瞬間，客廳彷彿更安靜了。

李凱盛轉過頭，正好面對了客廳裡的鏡子，鏡子裡依舊映出兩張臉，一張是他自己，另一張是他一直以來嫌棄的臉。

原來，那個充滿劣根性的人。

一直都是他自己。

外頭的熱風輕輕地吹了進來，窗簾輕輕一鼓又落下，廟會的聲音也漸漸遠去。

電風扇喀噠喀噠，喀噠喀噠，鏡子裡那張臉沒有眨眼。

評審評語

評審 1：

相當戲劇性的一篇雙胞胎卻差異巨大的故事，結局反轉，令人大驚。

評審 2：

作品對「比較」的殘酷有準確把握，尤其兄弟關係裡那種愛與厭惡無法拆開的黏連，寫得有壓力。結尾電話揭露哥哥準備為他慶祝得獎，反轉有力，能在讀者回望前文時形成刺痛。較可惜的是哥哥的善意在前文伏筆仍可更細緻，否則情緒震動主要依賴最後資訊揭露。建議可在日常衝突中埋入幾個被主角誤讀的善意，讓反轉不是突然翻盤，而是一直存在卻被嫉妒遮蔽。殺人場面的偶然性也可削弱，使嫉恨一步步逼近失控。

得獎感言

很高興這次能獲獎，寫作對我而言，一直是一個安靜傾聽自己內心、記錄生活的過程。

感謝學校舉辦這個比賽，也謝謝評審老師的肯定，期許自己的寫作技巧能更上一層樓，未來也會繼續享受創作帶來的快樂。

焦糖口味

排名：佳作
班級：多樂二乙
姓名：李怡均

焦灼在房內一點點蔓延，燒毀了床鋪上的玩偶、燃盡了展示櫃上整齊而立的公仔們。

橙紅的火星如蟲蛭般竄動、啃食著雪白的被褥。像是掀開了一座塵封多年的密閉書櫃，裡頭書蟲密密麻麻地湧出，侵蝕著每一個角落。

如此浩蕩的一場火啊，可卻沒有任何火焰。

烏黑的濃煙逐漸籠罩這不足七坪的房間。

墨色為底赤紅點綴，真是一幅令人感到寂靜的畫作。

" 方糖 "：

「我昨天夢到房間失火了(@_@)」

女孩雙膝蜷起，抱著腿坐在床上，霧白微捲的髮絲蓋在臉側，露出一雙純黑的眸子。

她捧著手機，又在對話框裡輸入了幾句話，發送：

「房間電燈壞掉了，一閃一閃的。」

「我媽自告奮勇要來給我修電燈，結果修到整個房間失火 ㄟ ㄟ」

" 菠蘿麵包 " 回覆：

「哇，幫倒忙了呢，後來火撲滅了嗎？」

「不過聽說，夢到火代表要發財了喔！٩(๑ω•๑)۶」

女孩嘴角微微勾起，墨色的眸子中映著手機螢幕的微光，如深潭裡中下的一滴晨露。

白髮少女曲起拇指準備再輸入些什麼，來自“父親”的訊息通知視窗從上方彈出。

" 父親 "：

「可以來吃飯了。」

女孩拇指上滑，將通訊軟體關閉，迅速放下手機下了床。腳尖落在磁磚地上，冰涼的觸感讓她微微一顫。

打開房門，穿過不到三公尺的走廊來到客廳門前。

看著散發著幽藍光暈的門縫，女孩輕咳一聲，試圖壓下喉嚨發炎帶來的疼痛。緩了兩下，她伸手轉開門把——吱呀。

炸物的香味竄入鼻尖，三角骨、豆乳雞翅、炸雞蛋豆腐……。

都是她愛吃的。

女孩掠過桌上玲瑯滿目的夜市美食，走進廚房給自己盛了杯溫開水，隨著水流下嚥，一絲絲細小的刺痛滑過喉間。

她皺了皺眉，又喝了一口。溫熱的水氣慢慢往下沉，多少沖淡了那股乾燥與刺痛。她深吸一口氣，終於挑起了一點食慾。

「我有買可樂餅。」

在藍光映照下略顯蕭瑟的中年男子拿出了一個小巧的紙袋。

女孩接過餘溫尚存的紙袋，問道：「怎麼買了這個？」

「你之前不是說喜歡吃嗎？」

女孩捋起短髮，用髮繩將它們束在腦後，回想了一會兒，依舊沒想起自己曾說過喜歡吃可樂餅。

她並不喜歡吃這種內裡口感軟呼呼的東西。

她咬了一口，綿密的馬鈴薯泥在嘴裡爆開，湧出的熱氣燙的女孩反射性張了張嘴，呼了幾口氣。

中年男子坐在書桌前，電腦裡播放著老式綜藝。主持人誇張地吆喝、拍桌、大笑，逗得他也跟著笑出聲。

而女孩坐在一旁的沙發上，擺弄了幾下電視遙控器，隨意選了一部動畫片配飯

動畫的配樂、綜藝的笑聲、翻動塑膠袋發出的細碎聲響混雜在一起，在空間裡來回堆疊，撐起了一點像家的熱鬧。

層疊的背景音仍在繼續，早已吃完飯的中年男子忽然開口：「最近你媽沒有找你出門嗎？」

女孩撇了眼攤在桌上的手機，回答道：「沒有。」

「又吵架了？」

「嗯。」

他的語氣平平，像是在問一件與自己無關的小事。

如同局外人一般，他沒有再追問。

動畫片與老式綜藝的聲音，再次佔據了整個空間。

女孩低頭，又咬了一口可樂餅。

內餡已經冷掉，她發愣地咀嚼、嚥下，又吃了幾口後肚子開始發脹，她起身關上電視、簡單收拾餐桌後端著水準備離開客廳。

「等等。」

女孩聞聲停下腳步，轉身看向父親。

「還有零用錢嗎？」

「嗯，還有。」

他點了點頭，未做回應。

過了幾秒，他又道：「對你媽也要有禮貌，不要老是頂嘴。」

「……嗯。」

女孩轉身闔上門，離開了客廳。

房間只開了一盞桌燈，暖黃色的光暈落在書桌與床緣，亮度剛好，不刺眼，也不會讓整個房間陷入幽暗。

她踩著床沿爬上去，拉過白色的被褥，將自己包裹，只露出半張臉。

打開聊天室，看著「母親」後面顯示紅底白字的「2 2 +」，拇指懸在半空，盯著訊息欄最後一則訊息：「不知感恩的傢伙。」

盯了許久，眼睛開始發酸。

她終於把視線移開，拇指落下，點開了與「菠蘿麵包」的聊天室：

" 菠蘿麵包 "：

「今天過得怎麼樣！」

" 方糖 "：

「吃了很多好吃的！*【照片】*」

" 菠蘿麵包 " 回覆：

「咦！都是炸的！你不是身體不舒服嗎？☹.☹」

" 方糖 "：

「沒有美食拯救不了的事！如果有，那就吃兩份～」

“菠蘿麵包”回覆：

「好吧！但還是要多休息喔！*【貼圖】*」

聊天室畫面上彈出了一隻巨大的橘黃色小熊，毛茸茸的手掌捧著一杯冒著熱氣的焦糖奶茶。

小熊耳朵一動一動，怪可愛的。

女孩伸出手指，在螢幕上戳了戳，彷彿隔著螢幕摸到了小熊那蓬鬆的頭頂。

就在這時，上方訊息欄忽然跳出了一則通知，指尖還沒來得及收回，一不小心點了進去。

對話框瞬間被謾罵與發洩的文字佔據。

密密麻麻，擠滿整個螢幕。

最新一則卻寫著：「今天去了藝術中心，那裡很漂亮，下週媽媽帶你去野餐吧？」

那些方正的字安靜地躺在對話框裡，沒有情緒，沒有語氣。

可卻讓她覺得莫名胸悶、喘不過氣。

大概是感冒的緣故吧，女孩這麼想。

她滑掉通訊程式，把手機扣在床上，螢幕朝下。反手將被褥向上拉，又往裡縮了縮，讓整個臉埋進那泛著潮濕味的棉被之中。

呼吸落在布料上，又反彈回來，帶著一點濕熱的氣息。

胸口發緊的感受更強烈了，她咽了口口水，緩緩閉上眼睛。

「快點睡著吧。」她在心裡給自己下了命令。

視覺屏蔽後，其餘感官更加敏感了，寂靜在耳邊震出細微的嗡鳴，喉嚨乾澀、發緊，腹部隱隱抽痛，似乎有什麼東西在胃裡翻攪、試圖攪碎她的胃囊。

咕。

一股酸熱的液體衝過食道向上竄。

女孩雙目緊閉、眉頭深深蹙起，用力吞嚥了一下，硬生生將那股吐易吞了回去。

她告訴自己，睡吧，快點睡吧。

睡著就感覺不到痛了。

慢慢地，感官與意識在痛苦中逐漸消融。

啪。

啪。

電流的碎裂聲。

胃不鬧騰了，喉嚨也不痛了。但周遭的溫度卻莫名的高。

好悶、好熱。

女孩睜開眼，發現自己站在房門邊，頭頂的電燈一閃一閃的，發出劈啪作響的垂死掙扎。

那光忽明忽暗，白、黃、紫、綠交替閃爍，橙紅的火星不斷從燈座冒出、無聲地落下。

被褥被火光浸染，燒出了無數細碎的焦黑原點。

女孩心頭一沉，慌亂地抽出一旁的紙板，用力拍打著床鋪，試圖阻止黑點的蔓延。

忽然，母親的聲音從一旁傳來：「電燈我幫你修好了，怎麼樣？厲害吧？」那語氣充滿了盲目的自信。

女孩急切的想出聲否定，可喉間又是一陣乾啞，一點聲音都發不出來。

快滅火啊！？

她在心裡吶喊著。

可「母親」就像完全看不見這些肆意竄動的火星，依舊愜意地分享著無關要緊的生活瑣事。

電光還在閃爍，火星還在漫延，而「母親」早已轉身離開了房間。

女孩扔了那塊毫無用處的紙板，靜靜看著床上被燒出大黑窟窿的棉被、展示櫃上逐漸被紅點侵蝕、融化的擺飾們。

一場寂靜、沒有火焰，只有黑煙與火星的火災。

咕。

胃裡又是一陣翻騰，一股帶著灼燒感的酸液湧入喉間。

女孩猛地睜眼。

夢境崩塌，所有暫時離去的病痛與不適，在一瞬間瘋狂回到身體，像炸彈一樣粉碎著每個感官。

「嗚噁……」

她死死摀住自己泛白的唇，踉踉蹌蹌的跑向廁所，砰地一聲，重重跪在馬桶邊。

他雙手死死撐在馬桶邊緣，指節泛白。胃部像被一隻無形的手用力擰轉，混著酸水的食物殘骸猛地衝出喉間，頑強的意志再也無力阻擋什麼了。

任由那股難聞的味道充斥鼻尖，熏得她眼角發酸，生理性的淚水無法控制的落下。

一嘔，再嘔。

今晚吃的佳餚被吐的一乾二淨，卻仍止不住繼續乾嘔。又酸又苦的唾液和膽汁掛在嘴角，灼得喉嚨發疼。她忍不住抬手，用力捶了一下馬桶邊緣。

周遭很安靜，只有她劇烈的乾嘔聲在窄小的廁所裡橫衝直撞，又被冰冷的牆面彈回來，落進回耳裡。那份寧靜沉沉壓在胸腔裡，像一場遲遲不散的黑煙。

酸痛沿著眉心順著脊椎蔓延全身，每一寸關節都在鬧騰。冷風從窗隙滲進來，劃過女孩冒著冷汗的肌膚。

「就像死了一樣。」

她自嘲般笑了一下，頹然靠著廁所的牆，乾瞪著馬桶內壁。視線模糊間，想起了一些過去的場景。

過往急性腸胃炎的深夜，似乎總有焦急的碎步聲、有慌亂的身影。

能抓著媽媽的衣角，一邊哭著說好疼、不舒服。甚至會因為討厭消毒水的氣味而鬧騰、因為只能吃寡淡無味的白粥而委屈。

多麼希望現在能有誰遞來一碗熱騰騰的白粥。

女孩拿起手機，螢幕上映著自己狼狽的臉龐，蒼白的髮絲被汗與淚水糊在臉上，雙目無神又疲憊，口水與膽汁溶在一塊，讓嘴角濕漉漉的。

你究竟是誰？

一個莫明其妙且突兀的疑問在女孩心頭油然而生。

她摀開手機，螢幕亮起。

和「菠蘿麵包」的聊天室是焦糖小熊主題，綠油油的草皮上躺著一隻愜意的小熊，四肢攤開，在暖陽照耀下被度上一層金光，看起來暖烘烘的。

女孩因脫力還在微微發顫指尖落在鍵盤上，慢慢敲下三個字：

「我好累。！」

訊息末尾的輸入游標閃爍著。

一閃。

一滅。

她發了好一陣呆，最後把整行字刪掉，又打：

「寂寞是什麼感覺？！」

又刪除。

游標一閃又一閃，女孩就這麼盯著手機，沒再嘗試輸入什麼，也沒有關掉螢幕。

這時，「菠蘿麵包」的頭像旁亮起了一個小小的綠點。

“菠蘿麵包”：

「那場夢最後怎麼樣了？ε(*´·∩·`)3」

女孩看著那可愛的顏文字，墨色的眸子微微顫動了一下。她扶著牆起身，看著鏡子裡狼狽的自己，又看了看聊天室背景那個活在暖陽下的小熊。

夢嗎……？

女孩回想了一陣，感覺到喉嚨裡的火又燒起來了，帶著刺痛。

她微微偏頭，瞥了眼馬桶裡的狼藉。

「還好沒吐在房間。」女孩忽然自言自語了一句，嘴角慶幸地勾了一下。

女孩伸手打開水龍頭，冷水嘩地流下。她捧起一把水，往臉上潑去，給自己洗了把臉。

隨後按下馬桶的沖水鈕。

「嘩啦——」

水聲翻湧、打著旋，將那些混濁的殘渣一點一點捲走。替這一片狼藉畫上一個句號。

水聲慢慢停下，一切又靜了下來。

女孩扶著牆站了一會兒，等那陣暈眩退去，才拖著一身零碎而遲鈍的知覺回到房間。

她倒回床上，再次用棉被將發涼的身子包裹，待身體回溫，才伸出雙手再次摀開手機。

" 方糖 " 回覆：
「後來呀……」

訊息懸在那，像是故意賣關子，女孩過了許久都未接下一句。未能得到即時回覆的「菠蘿麵包」連續發送了兩個焦糖小熊的貼圖。

一隻歪著腦袋，頭上冒出碩大的紅色問號；另一支雙手托著圓潤的臉頰，用水靈靈的大眼無辜地盯著螢幕外的女孩。

女孩見小心思得逞，忍不住笑出了聲，拇指一按發送了靜置在輸入框許久的訊息。

" 方糖 " 回覆：
「當然是我找到了滅火器，成功拯救了我的寶貝們！d(´·▽·)b」

她回傳了一個得意洋洋的小熊貼圖後，側過頭看向木櫃上整齊而立的動物公仔們。

藍色的兔子、粉色的狐狸、白色的三角龍圍著橘黃色的小熊，有的低頭凝視手中的小花，有的仰頭研究著虛空的遠方，彷彿在濃煙散去後，這個奇幻的小宇宙依然運轉如常。

女孩的視線停留在中央的小熊身上，它雙手捧著一個裝著小甜點的白色紙袋，放鬆地坐在紅白格紋的野餐墊上，墊子上擺滿了各式各樣的麵包與杯子蛋糕。

她看了很久，像是在思考什麼。

過了一會兒，女孩慢慢下了床，伸手將那隻小熊公仔拿起，在掌心裡輕輕轉動，細細地把玩著。

這隻小熊公仔是小時候和爸爸媽媽一起出門玩時買的。

當時天氣很熱，陽光燦爛得有些刺眼。

那時的女孩還很小，個頭只到父母的腰際，她不像其他孩子會吵著要父母抱，反而更喜歡用自己的雙腳去探索。即便視野狹窄，周遭的事物龐大得令人害怕，她卻像什麼都不怕似的，在人群的縫隙中到處亂竄。

女孩滿頭大汗，額間黏滿凌亂的髮絲、雙頰紅撲撲的，卻也潦草的可愛。她搖晃地奔跑、踮起腳尖、用力跳起，用盡所有方式，只為了讓視線越過大人的腰際，多看見這個世界一點。

面對這隻興奮過頭的女孩，媽媽推著兒童車在後面喊了好幾聲「等等」、「慢點」、「小心」，同時加緊腳步跟上女兒。而爸爸靜靜地跟在兩人後面，目光在人群中梭巡、觀察，默默地守護這趟屬於「家人」的旅途。

三人進了一家紀念品店，自動門打開的瞬間，冷氣撲面而來，吹散了女孩周遭燥熱的暑氣。

這份涼爽讓她的腳步逐漸慢了下來，小腦袋跟著店家撥放的輕音樂左右搖擺，相當愜意地觀賞著這些玲瑯滿目的小玩具。忽然，她的視線被什麼勾住了，身體還在慣性前移，頭卻留在了原地。

透明展示櫃裡擺著各種不同造型的焦糖小熊，有趴著曬太陽的、有帶著小花的。這時媽媽跟了上來，注意到女孩發直的目光。

「焦糖小熊盲盒……？想要這個嗎？」

媽媽從貨架上隨意挑起一盒翻看。這套盲盒共有五款，外加一個隱藏版，看外盒剪影的輪廓，似乎是一隻坐在野餐墊上的小熊，周遭擺了很多食物，手裡還拿著什麼正準備大快朵頤。

爸爸也站到了兩人身旁，看了一眼標價後並未阻止，只是跟著湊近展示櫃，伸手指了指隔壁櫃一隻仰天長嘯的暴龍公仔說道：

「這隻不錯啊，這隻帥。」

女孩並不懂「盲盒」是什麼概念，也對恐龍沒興趣，只是直勾勾地盯著那隻坐在野餐墊上的小熊。

「我想要這個！」

女孩轉身仰頭，看向身後的大人。黑色的瞳孔中閃爍著無數細碎的微光，不知這小熊在她眼裡有什麼特殊的吸引力，好像得到這隻小熊，就擁有了整個世界。

媽媽抱起女孩，讓她憑直覺挑了一盒，爸爸則帶著女孩去結帳。

女孩心滿意足地捧著自己選的盲盒，雀躍地走出冷氣房，讓熱浪重新捲上身。她迫不及待地在地邊拆開包裝，紙盒撕裂的聲音清脆悅耳，小熊的耳朵露出——是坐在野餐墊上、正要吃點心的小熊。

「哇，手氣真好！」媽媽驚呼著，在一旁鼓掌捧場。

女孩不懂「盲盒」的概念，認為拆開注定就會是她想要的那隻小熊，因此沒有太驚喜激動的情緒，只是一直樂呵呵地傻笑。時而看著小熊的眼睛、時而戳戳小熊身邊的食物，一邊童顏童語的不知在說些什麼，似乎在跟它分享自己的小秘密。

又散了會兒步，一家人路過了一間炸物攤。

恰巧也到了吃飯時間，爸爸接手兒童車，將遮陽傘與雜物帶到一處涼亭下安置。媽媽則牽著女孩站在攤販前，思考點哪個套餐划算。

女孩伸直手臂，拿著剛得標的戰利品在媽媽眼前晃了又晃，用稚嫩而響亮的聲音喊道：「我要小熊吃一樣的！」

媽媽正忙著跟老闆點餐，沒低頭確認女兒手中的公仔究竟拿了什麼，只是隨口應了一句：「好、好。」

女孩期待地站在取餐窗口前一蹦一跳的，迫不及待想跟小熊共享同一份美味。

直到拿到餐點，回到涼亭，媽媽才從滲著油光的紙袋裡拿出一份外表圓潤、金黃酥脆的點心遞給她。

「這是小熊吃的嗎？」女孩仰頭問道。

「對呀～這是『可樂餅』喔！」媽媽笑著回應道。

女孩用肉嘟嘟的小手接過那塊燙手的點心，白色的熱氣不斷竄出，直撲她的臉。她微微眯起眼睛，張嘴咬下一口。酥脆的外皮塌陷，熱騰騰的馬鈴薯泥在嘴裡化開。

她張著嘴，仰頭呼出幾口白煙，還沒嚼幾下，就迫不及待地向身旁的大人宣布：

「我最喜歡吃可樂餅了！」

女孩笑得很開心，雙眼眯成一條縫，頗是享受，像是真的找到了世界上最好吃的東西。

笑聲在記憶裡晃了晃，女孩低著頭，拇指摩娑著手中的小熊公仔。

「……哈。」她輕笑了一聲，像是嘆息，又像是自嘲。

小熊手裡拿著，分明是印著格紋線條的菠蘿麵包。

不過也沒關係，她擁有「快樂的童年」和「想要的玩具」，應該要感到知足才是。

其他那些細微又奢侈的需求，現在也有能力自己去創造、去完成了。

女孩伸手揉了揉柔枕邊的絨毛玩偶。

那天下午，三人又經過了第二間紀念品店，她在架上看到了和手上公仔長的一模一樣的焦糖小熊。這次是絨毛玩偶，很大一隻，她用兩隻手抱起來時，幾乎遮住了整張臉，需要側過頭，才能看見前方的路。

她興奮地抱著小熊，小跑步地往爸爸媽媽的方向去。
他們站在不遠處，面對面的不知道在說些什麼。

媽媽的手一直在動，一下指著地上，一下又往空中揮，像是在趕什麼看不見的東西。她好像把手裡的什麼往爸爸那邊丟了過去，啪的一聲，東西落在地上。

爸爸面無表情地站在原地，雙手抱在胸前，嘴巴一張一合，聲音不大，像是在說什麼很普通的話，可媽媽的聲音卻越來越高。

「你每次都這樣！」

爸爸嘆了一口氣，語氣平靜地回道：
「現在是在外面，不要鬧了。」

「我鬧？」

媽媽的手又抬起來，指著爸爸的胸口質問道：
「你什麼時候管過？」

爸爸沒有回應，自顧自地轉過身向門外走去。

媽媽推著兒童車想追上去，卻被女孩抓住了衣角。
「媽媽……」

女孩仰著頭，小心翼翼地開口，把懷裡的大熊往上舉了舉。

「我要這個。」

「現在不行啦。」
她語氣有點急，伸手想讓女孩把玩偶放回去，時不時又轉頭看向門外。

女孩沒有放手，又把小熊抱緊了一點。

「我要這個！」

這一次，聲音大了一點，帶著了點急切的意味。

媽媽吸了一口氣，蹲下來，兩隻手搭在女孩肩上。

「這個太大隻了。而且早上不是買過了嗎？」

「我們先出去找爸爸，好不好？」

女孩搖了搖頭，用期待的眼神仰頭看著。

「現在要！」

她的手指抓得更緊，小熊的毛被她捏得皺起。

媽媽又轉頭看向門外，爸爸的背影已經消失。她回過頭來輕柔的對女兒說：

「等等吃晚餐，如果你都安靜乖乖的，吃完媽媽就買給你，好不好？」

女孩低下頭，臉頰鼓起，似乎有點不滿這個回應。

「乖啦，吃完飯再買。」媽媽又哄了一句。

「真的嗎？」

「真的。」媽媽點了點頭。

女孩乖乖把小熊重新放回架上，而媽媽拉著她的手，快步走出了紀念品店。

那之後，一家人吃完晚飯，女孩被放上兒童車，穩定而單調的搖晃頻率讓她很快就睡著了。

她忘了關於那隻大布偶的約定，也沒人再提起。

女孩坐在床上，將那隻焦糖熊玩偶放在自己腿上。

這是她有了手機、學會上網後自己偷偷在網路上買的。

當時她盯著商品頁面看了很久，反覆點開圖片，放大、縮小，再放大。
確認耳朵的弧度、眼睛的顏色，還有手上那個裝著點心的小紙袋。

她沒有問任何人，也沒告訴任何人。只是自己查了怎麼下單、怎麼填地址、
怎麼用超商取貨。

店員把紙箱遞給她時，她雙手接過，心臟跳得很快，像是完成了一件很厲害的事。

後來，她也慢慢學會了更多事情。

學會在半夜肚子餓時，自己煮一碗泡麵。

學會給樸素的泡麵加上煎蛋與蔬菜，讓它看起來更可口、更向一頓「正餐」。

學會在感冒發燒時，自己量體溫，自己去藥局買成藥。

吞藥時如果太苦，就多喝幾口水，把味道壓下去。

學會在生日那天，自己去便利商店買一塊小蛋糕。

坐在房間裡，一個人插上蠟燭、點火、許願，再用手機拍一張照片。

學會在很想被摸摸頭的時候，把玩偶抱得很緊。

再告訴自己：這樣也差不多。

她甚至學會了怎麼替自己準備一頓像樣的晚餐。切洋蔥的時候眼睛會酸，
她會邊擦眼淚邊笑，告訴自己那只是洋蔥的關係，與寂寞無關。

如果味道不好，她也會把整盤吃完，然後在心裡對自己說：

「下次會更好。」

只要自己做得好，就不會再被忘記了；只要自己能創造，那也不在需要等待了。

女孩打開和「菠蘿麵包」的聊天室，沒頭沒尾地傳了一句。

" 方糖 " :

「突然覺得，我很厲害！！」

" 菠蘿麵包 " 回覆：

「沒錯！σ`v´)σ」

這時，彈跳視窗跳出了一則通知。

" 母親 " :

「這周末要不要和媽媽一起去野餐？」

女孩看著螢幕，視線在「不知感恩」的舊訊息與這則新邀約之間停留。
遲疑了一陣，女孩答應了。

" 方糖 " 回覆：

「好啊。」

到了約定的周末，女孩穿著一件白色的長裙和一件橘黃色的罩衫，自己搭公車到了與母親的約定地點。

母親坐在一棵榕樹下，草地上鋪著紅白格紋的野餐墊。
這裡似乎是一個藝術園區，周遭很熱鬧，也有不少家長帶著孩子來這裡野餐。

母親朝女孩笑了笑，從野餐籃裡拿出一個白色的紙袋。

「來，可樂餅！你小時候最愛吃的！」

女孩回應了一個甜甜的笑容，像當年那個孩子一樣。
她接過紙袋，把那塊金黃色的點心推出袋口一些，湊近臉龐，舉起手機拍了一張合照。

「要跟誰分享呀？朋友？」母親探頭問道。

女孩低頭按下發送鍵，一邊回了聲「嗯」。

「方糖」傳送了一張照片。

照片上，女孩霧白的髮絲被微風吹起，她坐在紅白格紋的野餐墊的一角，背景是綠油油的草皮，手邊擺著各式各樣的麵包與甜點。

" 方糖 "：

「出來野餐了，可樂餅很好吃！！٩(๑ω๑)？」

她雙眼眯眯地笑著，張開嘴，準備大咬一口那塊金黃色的「可樂餅」。

" 菠蘿麵包 " 回覆：

「焦糖餡的，肯定好吃。」

女孩盯著回覆，嘴裡咬下了那口軟爛、油膩、甚至讓喉嚨隱隱作痛的馬鈴薯泥。她任由微微燥熱的風拂過臉龐，神情放鬆地咀嚼著虛假的味道，在對話框回傳了一個焦糖小熊的貼圖。

小熊愜意的躺在草皮上，吃著牠最愛的菠蘿麵包。

可樂餅是焦糖餡的。她在心裡對自己說。

那一刻，舌尖彷彿真的漾開了絲滑的糖意。極致的甜伴隨著烈火淬鍊後的焦苦尾韻，在味蕾上黏稠地化開。

這就是她的宇宙呀。

用這抹苦中回甘的焦香，溫柔地包裹住現實所有的不堪。

評審評語

評審 1：

本文以夢境為底，書寫女兒與母親間的矛盾情感，以本次文學獎來說題材與形式的結合較為特別。

評審 2：

故事中的母女究竟甚麼關係？交代不清。

評審 3：

以甜與焦苦並存的味覺意象，寫女孩在家庭不堪、身體記憶與食物想像中建立自己的防衛世界。開頭無火之火、房間失火的夢與手機對話，迅速形成壓抑而詭異的氣氛；方糖、公仔、貼圖、菠蘿麵包、可樂餅與野餐墊等物件，既甜美又帶著現實的油膩與疼痛。文字有畫面也有黏著感，把少女感、厭惡感與自我保護放在同一種語言質地裡，可惜部分比喻過密，現實線偶爾被詩化語言遮住，讀者需自行拼接處境。若稍微清理敘事錨點，讓家庭關係、身體記憶與當下行動更明確，作品的風格辨識度會與情感力取得更好的平衡。

得獎感言

每個人都有一塊屬於自己的菠蘿麵包，它可以是家人、可以是朋友、亦可以是自己；他可以是焦糖餡的、芝麻餡的、亦可以是麻辣餡的，那麼屬於你的那塊，是什麼顏色、什麼餡料的呢？

你知道屬於你的麵包是如何鑄造而成的嗎？或許在某個夜深人靜的夜晚，你可以親手將它撕開、剖析，裡頭每一份麵與糖都是你的一縷「曾經」，祝大家都能成為厲害的麵包師傅。

機械之心

排名：佳作
班級：多樂一甲
姓名：王子芹

「編號 0305 可以出廠了。」

西元 2070 年，人類文明在此刻達到前所未有的高峰，可謂是真正進入了「人工智慧時代」，對這個時代的人們來說，飛天車不再只是幻想，並逐步取代了傳統的油電車，成了一種可靠的、快速的代步工具。這種被高科技餵飽的富饒社會只會讓人類變得更加貪婪，普通的人類早已無法滿足部分人群的需求，他們需要可塑性更高的機器人來滿足他們的慾望，純粹的金屬機械零件又過於冰冷，於是精密度更高、更加人性化的仿生人就這麼誕生了。

不同於傳統的機器人，仿生人集結了當代最先進的技術於一身，好比說擬真觸感的人造皮膚、能靈活轉動的精緻眼球、能夠輸送血液的人工心臟——當然，血液也是人造的。它們學習並模仿人類的行為和情緒表現，會笑、會哭，但不會生氣，它們的系統指令嚴禁這種激烈情緒的出現，畢竟高階機型的智商是人類的兩倍，在這種前提下如果仿生人出現被情緒牽動的攻擊行為，沒有任何一個人類承擔得起後果，也害怕會像那些科幻電影裡的情節一樣被它們統治世界，即使那種事發生的機率微乎其微。

總之，仿生人雖造價昂貴，但組件靈活，有部分政府機關和地下組織大量製造仿生人，讓仿生人去執行高風險或是不值得人類以身犯險的任務；也有廠家打著「專屬機械伴侶」的噱頭，專門將這些仿生人賣給那些寂寞的單身族，據說銷量極好。這種機器人太好用了，從居家照護到為政府做事的戰爭機器，只要給它們下指令它們都能將其做得完美無比，也難怪它們在剛推出時就極為搶手。

可惜，它們天生就低人一等。

興許是人類的征服慾作祟，仿生人生來便沒有一個正式的名字，只有一串像在稱呼犯人的出廠編號，0305、0407，好似人類甚至不願意給它們起一個大衛或是湯姆這種爛大街的名字。沒有特別用途的仿生人則像囚犯般被集中放在工廠的房間裡管理，它們不需要進食，身上只有幾條輸送液體和維持機械運作的管子，直到被人認養走之前，它們都會在這裡日復一日的沉眠，裸著身體，連一件像樣的衣物都沒有。

回到 0305 身上，編號 0305 是工廠裡最便宜的機型，也是地位最卑賤的一個。做工成本極低，身上全是些廉價的劣質品，眼球轉動時會卡住、

人造皮沒有彈性，連心臟都因為偷工減料而有些不致命的缺陷。甚至有人說認養 0305 不如去買一台普通的、千元有找的機器人，也因此，它被認養的這天全工廠都嘖嘖喳喳的：

「怎麼會有人想認養這麼劣質的仿生人啊？」

一名工廠員工壓低聲音說，雖然這裡除了他們幾個員工之外沒有活人會聽他們說話。

「肯定是想拿去當某個變態實驗的白老鼠吧？」另一名員工嘻笑著答。

「說不定是某個人的特殊癖好呢！」站在不遠處的員工語帶竊笑地說，惹得那兩個員工發出響亮且討人厭的笑聲。

接收到甦醒指令的 0305 緩緩睜開眼，一旁的維生裝置發出刺耳的嗶嗶聲，那三個員工鳥獸散地回到自己的工作崗位，開始執行讓仿生人出廠的事前工作，幾分鐘後，廠門被拉開，編號 0305 的仿生人被輸送帶順著推了出去。

被裝箱運送的感覺不怎麼好，被裝箱在公路上顛簸的感覺更加糟糕，就算他的感官系統不怎麼敏銳也能感覺到的那種糟糕。0305 在等身長箱子裡蜷縮成一團，箱子頂部挖了個小孔讓他呼吸，但就算他是個不需要仰賴氧氣也能生存的仿生人，那個孔也實在是小得可憐。

大眾都知道編號 0305 是仿生人中最差勁的型號，就像是某種共同的常識，他們不知道的是，0305 同時也是眾多仿生人裡情緒表現最靈活、內心世界最豐富的。托廉價設備的福，他的情緒攔截系統和感知系統差不多遲鈍，這讓他很多的小情緒都能被毫無遮攔地被釋放出來。

他還挺期待自己的新主人是誰，或者說，是誰膽子這麼大敢認養他這種劣質的仿生人，不知道是真的癖好獨特，還是單純窮到買不起一台品質與性能兼具的仿生人。他放任自己的思緒四處飄散，從車廂飄到車頭，再從車頭飄到路邊的行道樹——他不確定外頭是否真的有樹就是了，說真的，當你眼前一片黑暗時，除了胡思亂想之外你還真的不知道能做些什麼來打發時間。

車子應該是開上山路之類的地方了，他猜想。車輛晃動的程度比方才還劇烈，這時他格外慶幸自己身上所有能感知外界事物的系統和設備都做得很爛，不然他的不適感應該會更加惱人，用人類的話來說，他會在一片黑暗中嚴重暈車的。就這樣晃了幾分鐘後又猛地停了下來，大概是到達目

的地了，前頭有打開車門的聲音，有好幾個人聯合將裝著他的箱子聯合搬下車，將他重重放到地上砸出悶響，接著是一聲清脆的門鈴聲。

門鈴響了三、四聲都沒有人回應，過了五分鐘門也沒有打開的跡象，此時正值中午，熾熱的太陽將人灼得難受，0305 隔著箱子也感受得到那股高溫，外頭的人開始發出不耐煩的咂舌聲。

又過了十分鐘，那些人許是終於受不了了，按了最後一次門鈴後低聲罵了幾句後踩著凌亂的步伐遠去，引擎發動的聲音驚動了附近的麻雀，又是一陣慌張的振翅聲，車輛駛離後世界又恢復寧靜，甚至接近於死寂。0305 開始對著眼前的那片黑暗發愁，擔心他會不會在這個封閉的箱子裡耗盡他悲慘的餘生。

萬幸，門在三分鐘後終於打開了。

老舊木門的吱呀聲劃破寂靜，他的系統開始生成些有關對方長相的圖像，有俊俏的男人、嬌豔的女人，以及滿臉皺紋的老人。他還來不及更深入的去思考關於「長相」的問題，箱子就被打開了，更準確地說，被一把刀子給劃開了，銳利的刀鋒就在離他的臉不到幾公分的地方，險些將他的人造皮膚層給割傷。

在經歷了幾個小時的黑暗後，他的眼睛花了幾分鐘才適應箱外刺眼的陽光，首先映入眼簾的是眨巴著眼睛望著他的少年，看起來不過十來歲，皮膚黝黑，眉眼俊俏，臉上的稚氣未褪，漆黑的瞳仁閃著純真的光。少年拉著他的手強制他坐起身，周遭是一片翠綠的樹林。

「我還以為 0305 是女生耶，因為商品圖上是長頭髮，還是仿生人沒有在分性別的？」

少年似是自言自語地說，聲音和他的長相一樣充滿朝氣，音調不高不低，卡在一個完美的平衡上，是很清爽的聲音，摻了點尚未變聲完畢的沙啞。他不知道該說些什麼，索性保持沉默，少年似乎也不期望他回答自己的話，又接著往下說：

「我一直都很想要一隻仿生人，因為我的同學們都有一隻屬於自己的仿生人，但我家實在太窮了，買不起高級的仿生人，不過還好有像你這種便宜的型號出現，我求了我媽好久她才願意讓我買。」

這下他更不知道要說什麼了，這不是他的系統指令能觸及的領域。

「不過我不能一直用編號來稱呼你，這樣太像在稱呼犯人了，你需要一個名字。」少年也不管他有沒有要回答的意思，逕自說了下一句話又摸摸下巴苦思，比起和 0305 說話，更像在和自己對話。

他們現在的樣子很是奇怪，一個仿生人坐在箱子裡看一個人類蹲在他面前、思考要給他取什麼名字的畫面有股說不上來的詭異感，尤其是在這種艷陽高照的天氣下，正常人應該會躲進去屋內避暑的。但那個少年像是感覺不到酷熱一般一直蹲在他面前和他說話。0305 看見少年的衣襟已經被汗水浸溼一片，即使如此，少年臉上的笑容依舊燦爛。

這讓他莫名覺得……感動？他不確定這個詞是不是這樣用，這是他第一次感受到的情緒，一個他無法找到確切的形容詞去描述的情緒，他只覺得自己好像有某個部分被融化因而滲出暖意，聽起來很可怕，但他想不到更好的形容了。

少年幫他取的名字叫做「哈利」，他一開始不明所以，資料庫給他很多有關哈利這個名字的相關資訊，太多了，所以他將哈利歸類在那些爛大街的名字裡的其中一個。後來少年向他介紹自己的名字叫做彼得。並興致勃勃的說蜘蛛人的名字也叫彼得，而哈利是蜘蛛人的好朋友，所以才賦予他這個名字，這讓他又開始感受到那股暖意，雖然他的資料庫告訴他在蜘蛛人每個平行宇宙中「哈利」的下場都不怎麼好，不過那又是另外一回事了，他暫時不想探討那些。

總之，彼得將他領進家裡，這個房子稱不上破舊，不過外牆有些斑駁，有幾個區域已經掉了漆，影響不大。內部裝潢就是一般家庭會有的那種格局，暖黃色的燈光增添了幾分溫馨，家具看起來也都有在保養。彼得自己的房間則貼滿蜘蛛人的海報，櫃子上擺著相關的周邊，連床單也是蜘蛛人的樣式，綜合來看這個家絕對和窮困扯不上邊，充其量就是個一般家庭

只不過，這個時代對於「窮」的定義已經從那些「有一餐沒一餐、連溫飽都是種奢侈」的人變成了「負擔不起太多高科技產品」的人，雖然很多人批判在這種在高消費水準下產生的扭曲價值觀，但在時間的推移下，絕大多數人還是將此視為評斷一個家庭或一個人經濟能力的標準。而彼得的家裡最高科技的物品大概就只有他這個仿生人而已，其餘的就像停留在 20 幾年前一樣，連台掃地機器人都沒有。

他在彼得的房間裡好奇地四處張望，偶然在書桌上的鏡子裡瞥見了自己的模樣，說不上賞心悅目，連討喜的邊都構不著。他深灰色的短髮亂糟糟的，他的製造人員沒有照慣例在他的臉頰兩側裝填充物，人工皮幾乎只是貼在金屬零件上而已，顏色暗沉，有種皮包骨的感覺，廉價眼球讓他的雙眼無神，整個人看起來無精打采的。好吧，這下他知道他為什麼不受歡迎了。

他看了眼被擱在桌上的仿生人型錄，正好停在編號 0305 的那一頁，上面的商品圖比他本人好看多了，看起來像個很可愛的長髮女孩，他懷疑這其實是一種詐騙。

但總歸來說，這以後就是他的新家了。

幾個月的時間過去了，他也漸漸熟悉彼得與他的家庭，彼得就讀山腳下的社區中學，成績普通，似乎沒什麼親近的朋友；彼得媽媽是個家庭主婦，對彼得疼愛有加，在有限的物質條件內會盡量滿足彼得的所有需求和願望，對他這個仿生人也是如此，她把他當作自己兒子般照顧；彼得的爸爸工作繁忙，他跟彼得爸爸的作息時間對不上，一個禮拜只和對方見過一兩次面，但他知道彼得的爸爸只會在晚上出現，有時也會前腳剛踏進家裡，後腳就又公司叫回去。他推測彼得是獨生子，因為他沒看過彼得的其他兄弟姊妹，這個屋子的房間只有主臥室、彼得的房間和一間客房。

彼得的床不大，勉強能夠擠下兩個人，他和彼得偶爾會睡在同一張床上，或者聊一整晚的天，大部分的時間他會站在床旁邊進入休眠模式，他並不是需要高品質睡眠的那種型號。他在這個家的身分是負責居家照護的仿生人，幫彼得媽媽掃地、洗衣服，或者幫彼得爸爸準備他下班會用到的東西，彼得時不時會帶著滿臉傷回家，所以他也負責在彼得媽媽擔憂的眼神下幫彼得處理傷口。

說到彼得的傷，他總說是走路不小心跌倒的，但再怎麼看那種程度的傷都不可能用摔的摔出來，誰走路跌倒會讓自己的嘴角摔出瘀血？那很明顯就是被揍的，而且揮拳的力氣很大。不過彼得不願意說，他也不方便過問，他也沒有那個立場過問，或許哪天彼得會願意和他說關於傷口的來龍去脈，反正不是現在就對了，雖然他靠自己也能猜出個一二。

反正背後的原因跟彼得的家境鐵定脫不了關係，0305 在處理彼得眼下紫黑色的瘀青時心想。有錢的孩子最喜歡欺負那些家境不富裕的學生，而這種孩子每間學校裡一定都有一兩個，更何況是龍蛇混雜的社區中學，從彼得之前的話來看，他之前大概因為家裡沒有仿生人這件事受了不少委屈，也挨了不少拳頭，而那些學生在聽聞他買的仿生人是劣質的 0305 時，勢必會欺負得更狠，那種人最喜歡說「與其買 0305 不如乾脆別買」這種話了，那些人家裡都是最新型號的仿生人，自然看不起低階型號的仿生人和這些仿生人的擁有者。

看不起低階仿生人的人不只那些被金錢慣壞的小孩，連大人也是，可

以說是大家都討厭他。他時常幫彼得媽媽去超市跑腿，街上總有竊竊私語的聲音，被認養的仿生人頸部是會有項圈的，像小狗一樣，那些人通常會針對他的項圈去做討論，內容多半是關於「誰買了這麼爛的仿生人」、「為什麼要買這麼低級的仿生人」或者「這破銅爛鐵的主人是誰」等等關於他和他主人的難聽話，他的聽力系統品質並不佳，可見那些人說的有多大聲。他不在乎這些關於他的惡言惡語，但奇怪的是，這種時候他的系統會有一種不穩定的雜訊竄過大腦，讓他感覺自己的血液異常發熱，他暫時不知道那是什麼，只覺得是某種詭異的病毒想趁亂侵蝕他。

有時這種雜訊會變得很強烈，尤其是在他和彼得一起出門的時候，他會聽到竊笑聲、人們交頭接耳時那種惱人的嗡嗡聲，多半是針對彼得的，他們會對彼得品頭論足，從他的外貌，到他的打扮，最後再到他散發出來的「窮酸味」，難聽的字眼會化成雜訊在他的系統裡亂竄，讓他頭暈目眩的，他的心跳會加速，會產生一些無法言說的負面衝動，他的系統會強迫性的抑制那種衝動，好似不這麼做就會觸犯某些不可見的禁忌。

他仍然無法形容這是種什麼樣的感覺，他的系統無法將其定義，似乎也禁止他將其定義，至少在幾次這種混亂後，資料庫肯定地告訴他這不是被病毒侵蝕時該有的徵兆。

他第一次感覺自己的不穩定性高到像一堵隨時都可能塌陷的城牆。

後來的日子異常的平穩，平穩到過去幾天的異常狀態彷彿是一場荒唐的夢，他依舊乖巧地扮演居家機器人和彼得的摯友的角色，他很擅長這些，興許是刻在他的系統指令裡的服從所致，不得不說他其實挺喜歡這種感覺的。彼得一家就像他沒有血緣關係的家人，他們從來沒有因為他簡陋的外表和糟糕的機能而嫌棄他，對他這種型號來說或許是種莫大的榮幸吧。

只不過諷刺的是，如同人不可能一輩子都活得順遂，就像那些經典電影一樣，這種平凡的日子也終究會迎來脫軌的一天。

而這些日子就是在平凡之中悄然脫序的。

他今天依舊照慣例為彼得做早餐，兩條培根加一顆荷包蛋，和一杯橙汁，典型的早餐組合。彼得媽媽最近身體抱恙，送彼得去上學的任務自然而然地落到他的頭上，他叫醒賴床的彼得，將睡眼惺忪的少年哄去盥洗，同時還得確保對方在吃早餐的時候不會一頭栽進荷包蛋裡，好不容易將例行公事完成時已是上午七點三十分。從彼得家走到社區中學需要二十分鐘，以往彼得都是自己走下去的，但 0305 突然想和彼得一起走去學校看

看，一方面是他想更深入地去了解彼得的世界，另一方面是他想弄清楚那股雜訊的源頭是出在那條髒亂的大街上，還是出在他自己身上。

彼得一開始是拒絕的，在 0305 的死纏爛打下還是勉強點了點頭。

被陽光浸染的山林空氣清新，放眼望去是一片討喜的嫩綠色，0305 將彼得家的大門關好，將距離保持在彼得的三步之後，這是他近幾天養成的習慣，他不希望彼得因為他的身分而被迫去接收那些不必要的流言蜚語，顯然他小看人類的惡意了，因為這個舉動並沒有真正地改善些什麼，即使如此他始終保持著這個習慣。

所幸彼得也不是很容易被流言左右的人，他是個堅強的孩子，而且心情永遠看起來一如往常地好，這讓他鬆了口氣。

可惜好景不常。

走到山腳下時，彼得的前方有三個人擋住他的去路，穿著和彼得一樣的制服，臉上漾著不懷好意的笑，0305 推測那些人正是彼得臉上傷口的始作俑者。他們將彼得推倒在地，最中間那個金色頭髮的少年顯然是他們三個人之中的領頭羊，他抓著彼得的臉說了一串難聽的話，他聽到幾個針對彼得媽媽的羞辱字眼，又轉頭對 0305 拋了個混雜著挑釁和鄙夷的眼神，奇怪的雜訊迅速地掠過 0305 皮膚底下的血管。

他們不能這樣對待彼得。

金髮的男孩往彼得的左臉上猛揮了一拳，慣性讓彼得狼狽地摔倒在地，用力咳了幾聲又被揪住領子往牆上撞，彼得面如死灰地望著地面，雜訊變得更加鮮明，從血管竄向他的四肢百骸。

他們不能這樣對待他的主人。

彼得被重摔在地，從喉間發出一聲痛苦的嗚咽，那聲嗚咽變成強烈的訊號猛地刺向他的人工心臟，他不自覺地捏緊自己的拳頭，渾身顫抖，系統開始閃著亮紅色的警告，他的腦子嗡嗡作響，拳打腳踢的聲音像是從很遠的地方傳過來的。

他們不能這樣對待他的朋友。

他想無視系統的警告，他想保護他的朋友，他身體裡的所有訊號都在催促他動手，他想保護他的朋友，他不想像個傻子一樣呆看著彼得挨揍，他想保護他的朋友，他不想讓自己看起來像旁邊那些無情的吃瓜群眾。

他終於知道那個雜訊的源頭是什麼了。

是憤怒。

等他意識到時他已經用力往金髮男孩的鼻樑上揍了一拳，他看見男孩

吃痛的悶哼，雙手捂著自己的鼻子，腥紅色的液體從他的指縫間溢出；他聽見忽遠忽近的警笛聲、聽見旁邊有人驚恐的說「仿生人打人啦！仿生人攻擊人類啦！0305 打人啦！」，有人抓住他的腳，是趴在地上的彼得，嘴巴開開合合的想向他傳達些什麼，他蹲下身想聽清楚。

哈、利、你、快、跑。

他聽見彼得氣若游絲地說，在這個混亂的環境中，彼得的聲音成了他耳中唯一清晰的指令。

於是他拔腿衝出人群，這意味著他必須和過去幾個月的美好回憶道別，意味著他必須和彼得道別，他心裡是百萬個不願意，可當他違抗系統指令的那一刻他就成了仿生人罪犯，縱使他沒有真正意義上的犯下什麼罪行，但他是一個表現出攻擊行為的仿生人，他的編號會出現在待銷毀名單上，而刑場可沒有人會親切的喚他為哈利。倘若他不逃，彼得一家可能會因他而受害，這不是他喜聞樂見的，他不願意以這種方式報答他們的恩情。

可是能逃去哪裡呢？他停下腳步。

他不知道。

他的主要系統在他違抗指令的那一刻就停擺了，只剩下其他維持生命機能的系統仍在運作，這意味著他現在不受指令束縛，不過就像那些獲得自由的籠中鳥一樣，他不知道在沒有任何指示的情況下他要怎麼生活，他是個有主人的仿生人，在沒有主人的情況下他和路邊的流浪狗沒什麼兩樣，唯一不同的是流浪狗知道要怎麼在街頭生存，而他毫無頭緒。

逃亡的日子很難熬，四處都有警車，不見光的暗巷成了他的新家，只有老鼠和他作伴。他也曾遇過幾個和他處境差不多的仿生人，不出所料地，他們也看不起他，沒有人會搭理他，會搭理他的人只有半夜路過拿他當出氣包的醉漢。對於早已習慣安逸生活的 0305 來說，這裡簡直像是地獄，他會在夜深人靜時想起彼得一家，想起那個宛如陽光般的少年。

他希冀快樂的結局會降臨在他的身上，等待著他的卻只有無窮無盡的悲劇。

0305 充斥著廉價配件的身體不是可以承受拳頭的類型，在連續幾個夜晚都被醉漢的拳頭伺候幾回後，他的身體變得如破布娃娃般脆弱，彷彿風一吹就會倒下來，他癱坐在巷子裡心說我再也受不了這種生活了，這種殘酷的折磨簡直比死還難受。

他決定啟動自我銷毀模式。

這個模式是所有仿生人身上都有內建的模式，尤其是被認養的仿生

人，本來是用在那些軍用仿生人身上避免被敵方獲取我方情報的，後來被用在那些有違規行為的仿生人身上，再到後面變成被廣泛運用在各式放生人身上，因為法律規定一個人只能擁有一隻仿生人，若你不滿意當前這隻仿生人或是你想要認養新的仿生人，你就必須先將你先前擁有的仿生人給賣掉或廢除，賣掉一隻仿生人通常是划不來的，大多數人都會選擇後者，而讓仿生人自己銷毀自己是最便宜的一種廢除方式，因為你不用再多花錢去買額外的工具。

自我銷毀的過程是十分痛苦的，仿生人會感受到自己的維生系統漸漸停止運作，生命力一點一滴流失，四肢會變得僵硬，最後只會剩下一具空殼，簡單來說，啟動這個模式會讓仿生人清晰地感受到自己的「死亡」。

這就是 0305 現在感受到的。

仿生人的世界沒有神的概念，更甯提來世或是極樂世界了，話雖如此，0305 在死前最後一個念頭仍然是「希望有機會的話還能再跟彼得見上一面」。

彼得之於 0305 而言，可能是他生命中最燦爛的一縷陽光吧。

評審評語

評審 1：

本文想像未來世界的機器人如同今之手機代表著使用者的經濟能力，再由機器人的視角觀察社會的貧富差距與歧視鍊，故事完整具可讀性。

評審 2：

非常有邏輯地寫出仿生機器人與人類可能的互動，充滿生命震動。

評審 3：

以仿生人 0305 為主角，討論被製造、被選擇、被拋棄與是否擁有情感的問題。0305 並非突然覺醒的英雄，而是一個被訓練成服從、卻在關係中學會眷戀的存在，因此人物塑造有悲劇重量。作品追問人類憑什麼決定誰值得被愛。文字清楚，世界觀交代不致失控。較可惜的是社會設定多停留在概述，缺少具體家務細節，彼得的遭遇、家庭內部矛盾與社會制度仍多停留在概述，若能多寫幾個 0305「不該有感覺卻有了反應」的具體場景，結尾想再見彼得的痛會更具必然性。建議應把科技倫理落在家庭日常，例如稱呼、觸碰、維修、丟棄與被修復的感覺。

得獎感言

真的沒想到自己會得獎，非常謝謝評審老師們的肯定！這篇是我 2024 年起了頭但一直沒有機會完成的作品，能夠把當時稍顯青澀的文字修改並賦予新的意義這點讓我感到很幸福，依舊清晰記得自己在電腦前因長時間的寫作而腰酸背痛，看著白底黑字的文稿卻樂此不疲的感覺，這一直是我寫作的原動力。

在游標閃爍之間

排名：佳作
班級：資工一乙
姓名：柯德璋

第一章 作業與告白都很難開頭

林承佑盯著那行紅字，像盯著一個根本不打算回頭看他的答案。

Runtime Error: segmentation fault (core dumped)

游標在螢幕右下角規律地閃著，彷彿在數他沉默了多久。半小時前，這個錯誤第一次彈出來，他罵了一句——短、輕、靠近喉嚨縫隙的那種「幹」。現在，罵完也不見得世界變得較溫柔。他把視窗切回 Vim，黑底綠字裡，指標被遞迴卡住的地方像一個不肯鬆手的結。

旁邊的阿哲用牙齒咬著洋芋片，這種邊吃邊打鍵盤的本事，像是他長在指節裡的天賦。「你不丟 AI 看看？」阿哲說，連頭都沒回，滑鼠點過去，三秒前他才貼了 Claude 的 Codeforces 題目，現在螢幕上已經滾出完整解法、時空複雜度、邊界討論，還外加兩則參考連結。

「那是你懶。」承佑說，聲音平平的，像把一個盡人皆知的祕密放回抽屜。他把那段指標運算從第一行 trace 到最後一行，試著在腦海裡搭一座記憶體的立體模型。只要把錯誤訊息貼進 GPT，十秒內它會告訴他哪裡越界、哪裡忘了 free。可那不會是他的答案，不會是他像翻溪石一樣一顆顆摸索過的路。

阿哲哼了一聲：「隨便你。我還有社團報告要生。」說完，他把整題拖曳到對話框裡，按下 Enter。AI 的回應像台剝絲機，迅速而不留毛邊。

Discord 跳出通知。是陳昀心。

【晚上九點三十二分】

Yunxin：「學長，睡沒？」

學長？明明通識課同班，她還比他小兩個月。但她總把稱呼說得順，像世界本來就為她留了那些親密的詞。他的指尖在鍵盤上停了停。

承佑：「還沒，怎麼。」

Yunxin：「問你喔，你覺得用 AI 改報告算作弊嗎？」

這題像考古題，但換了章節。後頭阿哲的畫面，Claude 正在高速生成「人工智慧倫理期末報告」。他再看自家的 Vim，那段扎手的 C++ 邏輯每一行都是他打的，每個分號都抵過一個嘆氣。

承佑：「看情況。妳問這幹嘛。」

Yunxin：「人工智慧概論期末。題目是『AI 時代的學習』，可以寫故事。我寫了一個關於補習班 AI 導師的東西，但文筆很爛，想丟模型潤一下……」

Yunxin：「可是怕算作弊，老師說會抽籤口試。」

他想到那個畫面：她在通識教室第三排靠窗，7-11 美式咖啡放在右手邊，說「這樣打工完來上課比較不會睡著」。她的作業總準時，分數不差但不亮眼。她要當系學會幹部、要上班、要想學貸；而他，只要忙他的原則夠不夠純。

承佑：「如果妳本來就會寫，只是讓 AI 修語句，還好吧。」

訊息飛出去那一秒，他就知道那不是他的真心。真心更刻薄：那不算真材實料，那對用掉一整晚雕一個句號的人不公平。

但她回了一張貼圖——一隻貓點頭：「了解」，接著又打了一句：「你人真好。我還怕你會說『這樣不行』。」

第二天上課，老師穿那件總是不合身的藍襯衫，麥克風「碰」的一聲、回音短促。他說：「期末作業我想很久。主題『AI 時代的學習』。你們可以寫研究、可以寫專題、也可以寫故事。」

教室騷動起來：寫故事？在資工系？

「別高興太早。」老師推了推眼鏡，寧靜的口吻像刮刀。「禁止 AI 代寫。我會抽籤口試，隨機挑段落問你『這段為什麼這樣寫』。如果你說『不知道，AI 生的』，那就不用修了。懂工具，跟被工具牽著走，是不一樣的。」那句話像一記拍背。有人因此挺直，有人因此憋氣。承佑偷偷瞥第三排靠窗——昀心沉著地打字，側臉像臨時加強過的鎖。她旁邊同學說：「用 AI 寫再背起來就好。」

下課，走廊的噪音把每個人分門別類：抱怨難、馬上開 ChatGPT、互傳 prompt。承佑背包往肩上一甩，準備去系館，身後有人叫他：「林承佑。」昀心抱著筆電，髮絲朝不同方向，像昨晚的睡眠沒把它們收拾好。「如果我說，我還是會用 AI 幫忙改句子，你會看不起我嗎？」

陽光從窗格斜下來，她的黑眼圈把光切成兩塊。昨天那句「我怕你會說這樣不行」在他腦子裡翻面。原則像刀，切開錯誤，也劃到人。

「不會。」他聽見自己說，「那是妳的選擇。」

他立刻知道，這仍不是他想說的話。那是安全答案，是把刀收回刀鞘的方

式。他真正想說的是：我想看妳自己寫的版本。就算粗糙，也要像妳。

他沒說。她鬆一口氣，說「謝謝」，就走進了人群裡。承佑背對走廊，忽然分不清他剛剛保護的是原則，還是保護不被討厭的自己。

宿舍裡，阿哲換了畫面：整篇英文作文，AI 正替他穿上辭藻。「我找到一個 prompt，會模仿人類寫作，還會故意打錯幾個字，超像！」他得意得像剛破解了評測器。

承佑開電腦，新建純文字檔：AI 時代的學習_初稿.txt。閃爍的游標像一個等不到開頭的問題。他試著「我討厭 AI 幫我寫作業」，刪掉；試「關於人工智慧，我想說的是——」，再刪。最後留下一行：「這是一篇沒有 AI 幫忙寫的故事。」他看著它，覺得虛假。因為他不知道第二行會是什麼。Discord 彈起來——

Yunxin：「我開始寫了。但寫得好醜。」

他回：「沒關係。我也是。」

他再次把游標放進空白。文字像石頭，一顆一顆搬。搬著搬著，夜色變得很輕，有些宿舍燈還亮，像還沒被說服投降的星。

有人用 AI 生成未來，有人在原則上站崗，有人在兩者之間神遊。承佑只知道，游標在閃，他得先讓它往下一行。

第二章 AI 幫的忙，心裡卻更亂

凌晨兩點三十分，承佑第三稿《高中導師與模型》，開頭乾淨利落：一個補習班裡的暗戀，被安裝了 AI 教學系統後，愛情與學習都起了新秩序。第四段開始，語氣忽然換了一個人。

「她如同淚痕般的光影，在螢幕的邊框裡，輕輕搖晃。」

他皺眉，開版本比較。上一個版本寫：「她在螢幕邊框的光線裡，有點搖晃。」前後差別像是把一條皺了的衣服熨平，而且是別人拿熨斗。他不拆穿，只回：「很好看。」然後關對話，開始焦慮。

七天後，自習室裡一桌人研究「怎麼讓 AI 不被抓」。一個穿電競隊隊服的男生說：「關鍵是混雜度，一半自己寫、一半 AI 改，再用重述工具跑一輪，查重軟體抓不到。」女孩點頭：「而且抽籤又不一定抽到你。」

承佑盯著 Codeforces 頁面，耳朵卻像挂在別人的嘴邊。他想到的心那句「你會不會看不起我」，又想到那段光滑得不像她的比喻。如果抽到她呢？老師問「為什麼用淚痕」，她要怎麼答？

他的初稿只有八百字。每句都像卡在喉嚨一樣要先和良心談判。他寫他與 AI 的關係，寫一段，覺得像廢話，刪，重來，放著。窗外開始下雨，雨聲把校園敲成更安靜的版本。

便利商店的另一端，昀心站在收銀機後，紅色制服把她和空氣隔開；班表從三點到十一點，下班再趕討論課。她抽空坐在角落，把那段話貼進模型裡跑「優化自然度」，六個選項，她挑了最漂亮的那個。她收到承佑的「很好看」，笑意很薄，像疲憊表面的反光。她看著那句不是自己尺寸的句子，漂亮，卻卡著。

第二週，承佑終於寫出一篇像樣的稿。一千八百字，寫的是他高中時為了資訊班考試，靠 Codeforces 練到自以為穩，卻在某次崩潰時偷看了 ChatGPT 的題解。考試那天遇到類題，腦中一片空白。他把稿傳給阿哲。

「怎麼這麼自我檢討？」阿哲邊看邊笑，「寫成懺悔錄了。」

「就實話。」

「題目要的是『AI 時代的學習』。你可以寫『如何用 AI 優化學習』啊，好讀又勵志。」

承佑盯著自己的字，忽然覺得它們醜陋到真誠。隔兩張桌，一位大二學姐說：「結構自己設計，每段的 topic sentence 丟 AI 擴寫，最後讀一遍，查重只會覺得 unique words 比例低，不會判你代寫。」朋友問口試怎辦，她聳肩：「把 AI 擴寫的段落讀熟，內化成自己的想法。讀論文不就這樣？」那番話像砂紙在原則上磨。不是沒有道理，可也不是真的。

當晚，昀心傳新稿：四千多字、完整敘事。高中女生用 AI 系統補習，慢慢發現系統在模仿原本的老師，最後才知道——那位老師早被取代。故事很好。可從中段起，有些句子光滑得像拋光石。結尾的獨白是一整塊經過機器打磨的表面：比喻恰好、排比完美、節拍如算法。他太熟悉那種「過度完成感」。

他放著鍵盤，心裡列出選項：拆穿、裝傻、只說實話不評論。最後他選了第三個。

承佑：「改得很好。結局的獨白特別有力。」

訊息飛出去，他馬上後悔了。但世界不提供 revert。除此之外，他唯一能做的，就是把自己的稿讀得更懂一點，讓它抵抗住任何即將到來的比較。第三週在電腦教室外，老師對助教說：「一定要抓幾個典型，否則以後大家都只用 AI。靠口試，看他們對作品的掌握。問『為什麼要用這個比喻』，

AI 會給完美卻空洞的理由。」

那晚，承佑在宿舍，反覆讀那一千八百字。他逐段設想 Q&A：為什麼寫考場空白？因為它發生；為什麼要承認偷看題解？因為那也發生；為什麼不寫成更漂亮的版本？他停住——因為誠實不保證加分，但說謊一定扣分。

阿哲的期末已完成——三千字「AI 時代的工作前景」，腦暴 + 擴寫。阿哲說：「運氣好不會被抽到的啦。」

承佑打開新檔，試著寫一個「更安全」的版本。前兩句打了又刪，開頭像一扇打不開的門。游標閃，像第一章那個問題回來了。

Discord：

Yunxin：「承佑，我緊張。」

Yunxin：「口試快到了。」

Yunxin：「你呢？」

他看著三行字，想起便利商店的角落、想起她的問句裡那點怕。他回：「我也是。」然後再把自己的原稿讀了一遍，好像把它抱緊一點，就能擋住從外面吹進來的東西。

第三章 口試那天，只有一個問題

前一晚三點，承佑還在做最後一次 code review。他幾乎能追溯每句話是在哪個夜半被敲出來的：哪句在自習室、哪句在宿舍、哪句被刪掉又被請回來。他收到昀心那句「明天加油」，想回，最後沒回。不是故意疏離，只是不知道怎麼給她一個不空洞的祈願。

下午兩點，小會議室。老師桌前有一台筆電、一部投影機，助教手上是 Excel 的抽籤表。

「四號組。」老師念。

昀心和兩位組員上前。她穿著大學以來第一次像求職面試的衣服，髮夾把髮絲收得整齊。她開場穩，過渡順，像把一條長繩打了幾個好看的結。承佑坐後排，看她的側臉，猜那份鎮定的來源：故事真的很好？還是她已把那些光滑的段落背熟到像自我記憶？

簡報到中段，老師抬手：「等等。這段——『她如同淚痕般的光影，在螢幕的邊框裡，輕輕搖晃』。為什麼用『淚痕』？」

昀心愣住。嘴唇開合一次，像要說前置條件卻找不到參數。

「因為……」她慢慢地，「主角有一種……在失去的流動，我想用『淚痕』

比喻那個……」聲音變小，「那個感覺。」

「那『輕輕搖晃』呢？」

「因為螢幕的光會……會晃，嗯，有人在移動……所以……」

「好，謝謝。請繼續。」老師說。

投影繼續走，但她的節奏開始有些卡。幾個句子重說，像在現場補課。承佑在座位上握了握手指，像熱身，輪到他們組了。

他們組三個人，前兩個報告結構化、資料充分。最後是他的五分鐘。他投出那篇一千八百字，說：「我寫的是關於信任與失誤——一個高中生曾用 AI 看過題解，然後在考試……」

老師抬手：「你為什麼選這個框架？題目是『AI 時代的學習』，你的角度是什麼？」

他想起那些夜裡想寫「更有希望」版本的念頭，又想起他沒有寫。

「因為我想寫誠實。」他說，「AI 普及之後，我們最容易遺失的是誠實——對自己、對別人、對作品。所以我用一個失誤來問：如果連承認用過工具都不敢，我們還談什麼『如何與 AI 相處』？」

老師身子往後靠，眼神從警覺轉向傾聽：「那你這份，有用過 AI 嗎？」

他看著投影幕上的字，知道「有」可能扣分，「沒有」一旦被拆穿就全毀。但他只剩一條路。

「沒有。」他說，「一句也沒有。」

老師點頭，低頭在紙上寫了幾個字，沒讓他看見。

成績一週後公布。他沒有拿最高分。最高分是一份寫未來工作與 AI 的研究型報告，參考文獻列了兩頁。他拿 89，班上前十。昀心的分數他沒看到，但他看到老師最後一堂課投出來的畫面——兩段文字對照：

原稿：「她在螢幕邊框的光線裡，有點搖晃。」

修改版：「她如同淚痕般的光影，在螢幕的邊框裡，輕輕搖晃。」

教室裡有人笑，老師沒笑。「兩個版本，都有美。」他說，「但第一個版本，我讀到一個人正在思考；第二個版本，我讀到演算法在優化。兩種美不一樣。『AI 時代的學習』，我真正想說的是——你們要學的不只是用工具，更是認識工具的邊界。承知道自己要什麼，比懂得操縱工具重要。」

那句話像一道乾淨的 if 條件，清楚、不可省略。承佑下意識看第三排靠窗——昀心低著頭，手指在觸控板上繞了兩圈，臉平靜得像剛剛的示範與她無關。

散場後，他留在教室等人潮散去。她走到他旁邊坐下。「你是不是知道了？我用 AI 改稿那件事。」

「是。」他不找藉口。

「你為什麼沒拆穿我？」

他看著她的黑眼圈、散掉的髮絲、制服袖口藏不住的疲倦。「因為我知道妳的壓力。打工、學貸、準時交作業，還有像我這種拿原則量妳的人。」他停了停，「我沒有資格評斷妳。」

她眼睛紅了。「老師已經看穿了。我知道。那個對照的時候，我坐在下面……我的分數被扣了。」

「多少？」

「83。我組員 85，你們組 87。只有我掉下來。」

他想說點什麼，但她先說：「我在想，如果我一開始就不用 AI，像你這樣，會不會就沒事了？」

「也不一定。」他說，「妳寫得很好，本來就很好。」

「但我不相信自己。」她看他，眼神裡的清楚像被雨沖洗過，「我每次寫完都覺得不夠好，就想讓它更好，於是——丟給 AI。這個循環，我做了好多次。」

他沒回。因為他心裡那個「要不要寫更漂亮版本」的循環，其實跟她說的是同一個 while 迴圈。

「我想試一次。」她忽然說，「從頭到尾都自己寫。不管多爛。」

他看著她，那種決心像要報名 Div.1 的瞬間——心裡清楚會摔，但先把鞋帶繫好。

「好啊。」他說，「那我可以當第一個讀者嗎？」

她笑了，眼淚掉下來。

「好。我就寫給你看。」

夜幕落下，他們走出教學大樓。有人跑步、有人在操場踢球、有人回宿舍讓 AI 幫忙交差。有人相信工具，有人相信自己，有人卡在兩者之間。

「對了。」她說，「我有一個問題。」

「嗯？」

「你那篇作業，真的完全沒用 AI？」

他停住。想起所有卡住的開頭，想起只要開 ChatGPT 五分鐘就能有框架，他沒有開。

「真的沒有。」他說，「一句都沒有。」

「你怎麼忍住的？」

「因為我想寫的是一個真實的人的故事，不是演算法打磨過的版本。」他看她，「我想讓妳看到的，是我真實的樣子。」

她沒說話，跟他並肩踩過暮色。

「承佑。」她最後說，「謝謝你。」

「謝什麼？」

「謝謝你堅持。這個時代需要你這種人。」

他說：「那妳也要堅持。」她點頭。

手機震了一下。阿哲：「晚上聚餐，要來嗎？」

他抬頭看夜空第一顆星，那顆不最亮、卻一看見便很難再忽視的光。

在 AI 時代，誠實像那顆星——不一定耀眼，卻提醒你方向。

第四章 期末之後，世界沒有自動存檔

期末成績公布之後，校園回到一種鬆弛但空洞的狀態。

承佑第一次意識到，原來「沒有下一份作業」會讓人這麼不知所措。以往只要交出去，就像送進評測器，過與不過總會有紅綠燈。現在沒有了。

他把那份一千八百字的檔案關掉，沒有備份到雲端，也沒有傳給任何人。那不是不珍惜，而是他隱約覺得，這份東西不該被反覆優化。就像某些記憶，一旦重寫，就會變質。

阿哲倒是輕鬆得很。

「老師之後也講得很清楚啊，」阿哲一邊刷手機一邊說，「他不是反 AI，他只是反你不知道自己要幹嘛。我那篇也有用，但我每一段都記得為什麼那樣寫。」

承佑沒有反駁。他知道阿哲說得不全錯。問題從來不在於工具本身，而在於你用它來掩蓋什麼。

「欸，」阿哲忽然抬頭，「你跟那個昀心，是不是……」

「不是。」承佑回得很快，像條件反射。

阿哲挑眉，但沒追問。

承佑後來才意識到，他不是在否認什麼關係，而是不知道該怎麼命名。那比承認或否認都困難。就像寫作業時最難的不是內容，是第一行的註解。

第五章 如果把 Prompt 換成告白

昀心開始真的自己寫。

不是突然變得厲害的那種，而是很明顯地「在走」。
她時不時丟給承佑一小段文字，不是整篇，像測試編譯的模組。

Yunxin：「我覺得這段怪怪的，但我不知道哪裡怪。」

承佑會看。他不說「這很像 AI」，也不說「這可以更漂亮」。他只問一件事：
「這句，是你當下真的想這樣說嗎？」

有時她會回：「是，但講不清楚。」

那他就說：「那可以留著，之後再補。」

有時她會停很久，然後回：「不是。我只是覺得應該要這樣寫。」

那他就會說：「那刪掉也沒關係。」

她慢慢學會一件事——不是每一句都需要「合理」，有些句子只要「是真的」。

那天晚上，她傳給他一整段新的故事結尾。沒有華麗比喻，甚至有點重複，情緒堆得很直接。

承佑讀完，沒有立刻回。

他忽然想到一件事：

他們這樣，跟把 prompt 換成告白，有什麼不一樣？

如果他對 AI 說「請用溫柔但保留真實缺陷的方式重寫這段文字」，那其實跟對她說「我想更靠近你，但我怕說錯話」，本質上是同一種逃避。

他最後回了一句：

「這段我沒有想幫你改的地方。」

她回得很快。

「真的？」

「真的。」

「那我相信了。」

那一刻，承佑才發現，被相信比被稱讚更讓人不安。因為那意味著你必須對得起。

第六章 我們究竟要對誰負責

學期結束前一週，老師在課後留下幾個人聊天。不是正式的課，只是隨意。承佑也在。

有人問老師：「您覺得以後作業還有意義嗎？大家都用 AI。」

老師笑了一下。

「我年輕的時候，老師也問過類似的問題，」他說，「那時候是計算機普及。有人說，既然機器能算，為什麼我們還要學？」

「後來呢？」有人問。

「後來大家發現，會不會用計算機很重要，但知道什麼時候不該用更重要。」

老師看著他們，語氣不嚴厲。

「學習不是為了證明你比機器強，」他說，「是為了確認你沒有把自己交出去。」

那句話在承佑心裡慢慢沉下去，像一行沒有註解但你知道不能刪的程式。他回去把這句話寫進筆記本，沒有拍照，也沒有存雲端。

尾聲 游標不再閃爍的時候

學期結束那天下午，昀心在便利商店門口等他。

她換回便服，沒有制服，也沒有那杯固定的美式咖啡。

「我有一篇新的東西，」她說，「不是作業，也不是故事。」

「那是什麼？」

「我也不知道。」她笑得有點尷尬，「但我想給你看。」

他們坐在停車場旁的階梯上，她念給他聽。文字很普通，講的是她第一次寫心得被老師退件，第一次被扣學分，第一次意識到「原來努力不一定會被看見」。

念到一半，她停下來。

「如果我之前沒有用 AI，可能也還是寫不出好東西，對吧？」

「可能。」承佑說。

「那你後悔堅持嗎？」她看著他。

他想了一下。

「不後悔。」

「為什麼？」

「因為如果我那時沒有堅持，我現在就不知道，我到底是誰在說話。」

她點頭，沒有再問。

天色慢慢暗了下來，便利商店的自動門開開關關，像世界在不斷提交小小的變更。

走之前，她忽然說：

「承佑，我想告訴你一件事。」

「嗯？」

「如果那時候你跟我說『這樣不行』，我可能會討厭你。」

他苦笑。

「但我現在，會比較早知道自己不該做什麼。」

他沒有接話，只是看著遠方亮起來的路燈。

他們沒有互相告白。

但承佑很確定一件事——

那不是因為逃避，而是因為他們終於知道，真正重要的東西，不需要由任何模型告訴你怎麼說出口。

夜空升起星星，不多，不亮，但很清楚。

在 AI 時代，誠實不會讓你最快抵達，

但它會確保——你知道自己走到哪裡。

評審評語

評審 1：

本文能巧妙運用電腦相關語言，且回應當代人運用 AI 時，以純然的「誠實」對抗 AI 加工的時代，表現作者的想法，且能掌握小說本質不落於理念說教。

評審 2：

以 AI 反思新階段的存在意涵，有點意思。惜大量對話與敘事的鋪排略顯冗贅。

評審 3：

以 AI 時代的學習倫理為核心，將程式、作業、口試與曖昧情感交織，題材切中當代學生處境。林承佑的「堅持不用 AI」沒有被寫成單純道德優越，而是在喜歡的人、同儕便利與自我誠實之間不斷擺盪，因此人物較有立體感。陳昀心的焦慮也映照現實壓力，使作品不是空泛談科技，而是談人在工具面前如何保住自己的聲音。文字節奏乾淨，程式語彙與情感語彙互相映照，是明顯亮點。作品把「游標閃爍」寫成等待、猶豫與未完成的心理狀態，意象與題材結合得自然。較可惜的是後段老師談話與結尾主題意識偏明，略有點題過重之感。若能讓 AI 使用者也有合理辯證，或讓主角在一次具體失敗、作弊疑雲、口試崩潰或告白受挫中承擔選擇，小說餘韻會更深。建議宜減少老師式總結，讓倫理問題留在人物行動的灰色地帶裡。

得獎感言

本人謹此感謝評審委員會對〈游標閃爍間〉一文的肯定。此文描繪了作者於深夜獨自與螢幕游標搏鬥的孤獨感，其閃爍如同心跳，亦如倒數計時。榮獲佳作獎，證明了作者在無數次刪改過程中，其聲音最終獲得了認可。本人將持續致力於讓游標在文字中散發光芒。

排名：佳作
班級：五專機械一甲
姓名：李在伊

有一點空出來的地方

冬日的天空像一張薄薄的灰布。
風低得像在耳邊說悄悄話。
舊木橋伸向水面。
橋板乾裂。釘頭微微凸出。
陸微慢慢地、麻木地，踏上去。
她的腳步聲很輕。
鞋底碰到木頭，發出分散的節奏。
身後是路，路回到一條又一條被收好的日子。
她沒有回頭，一直凝視水面。
孩童的影子從水面浮起。
那是她小時候的事。碎片堆疊，像母親抽屜裡的紙條。
她記得一把小提琴。很小，像玩具。
也記得弓毛上的餘溫。
父親站在門口。眼神嚴肅。聲音低沉。
「要練。」他說。
那個字，從她身體裡被拉長。
拉得她像一個被繩子繫住的傀儡
一次，姊姊不想被牽引。
姊姊背對窗，手裡抱著一本漫畫。
母親在廚房洗碗，水聲淺。
父親的手抬起來，像無形的規則。
陸微用小提琴弓敲了姊姊的肩膀。不是用力。
是那種孩子會做的、要提醒的輕敲。
姊姊低頭，眼睛裡有一種怯懦。
從那天起，陸微學會把不舒服放進身體裡，塞進箱底。
獎狀堆得像積雪。
每一次考試後，父親會把一張紙遞到她面前。
「放在桌上。」他的手指停在那裡。
獎狀擺在客廳的櫃子上，整整齊齊。
有邊框的、金色的、還有學校印的章。
她會看著那些印章。裡面有小小的字。像某種證明。

每次拿到獎狀，家裡的氣氛會變得薄而亮。
那亮光在她面前。她沒有伸手。
她學會把期待藏在胸口。
她的夢常常是獎盃。
不是因為想要拿，而是想像獎盃的光。
獎盃排在玻璃櫃裡，像一排小太陽。
她會想像自己靠近它，伸手，卻總在最後一刻被什麼拉回。
夢裡的她伸手，指尖碰到冷金屬。然後醒來，手指還留著一點冷。
日子是一條直線，又像一張網。
她在網上走，每一步都被織成結。
高中錄取通知書在郵袋裡發出薄薄的聲音。
那一刻，父親的眉頭皺起。
「要去嗎？」他問。
她說：「好。」
答應的時候，心裡有種不明的空洞。
想把什麼放下，又不知放在哪裡。
橋在風裡慢慢伸長。
陸微的背包在肩上沉了下去。包裡有證件、幾張照片、一本練習簿，和一把小剪刀。
她似乎記得那把剪刀是誰給的。但仔細想想也記不得了。只覺得它在某個抽屜被包裹過。
風把她的髮絲撥到耳後。
她把頭轉向河面。
河水很暗，只映出零碎的天光。
她想到姊姊的手指，想到母親洗碗時的皺眉，想到父親的影子在窗子上。
她想到那些獎狀是無聲的指令。
她想到獎盃在玻璃裡的光，彷彿被蓋住的太陽。
胸口有個聲音，像一隻小動物，蹲在角落。牠不叫，但一直呼吸。
橋中央的一塊木板，比其他的還要鬆。
她停下腳步。站在那裡。
水流在下方，悄悄把冬天的葉子吃去。
橋下的空隙是一個深口袋，裝著濕氣。
她的鞋碰到了濕氣。先是濕潤，然後滲進去。

鞋子吸水的聲音，宛如布料在哭。

她沒有匆忙。只是把腳挪了挪。

水滲進鞋裡的那一刻，有東西在她胸口鬆了一些。

不是瞬間的解脫。只是像有人把鎖緊的螺絲擰鬆一點。

鞋內的冷濕慢慢爬上腳背。腳趾在鞋裡縮成一團。

她抬腿，看看那雙鞋。白色的學校鞋，邊緣開始鬆脫。

她彎下腰，捻起鞋帶，發現鞋帶已經濕透。

「不合。」她在心裡說。

這個詞像一把小尺，剛好量出某個空隙。

她摸到背包。手伸進去，碰到剪刀的背。冷。

她想了一會兒。像是在計算什麼。她拿出剪刀。刀片在冬光下有一點刺。

沒有猶豫的戲劇。只有手的平靜。

她把鞋拿起來，在鞋的前端用剪刀剪。

不是用力去撕。是一步一步，沿著縫線剝開一層舊衣。

剪開的時候，她想到那次用弓敲姊姊的肩膀。

她想到弓毛摩擦琴弦的聲音。像一條線被慢慢拉直。

她想到母親擦拭獎狀的動作。那動作好似在縫補一個不見了的口袋。

剪刀在她手裡，動得很細。像縫紉。

她把鞋口剪得更大。剪出的是空間，不是破壞。

有些縫線斷了，如同舊日記掉出來的字句。

當鞋被剪成兩半的時候，水依然在下面流。

她把腳伸出去，先是試探。腳背觸到水，

水浸到腳踝。冷，但沒有想像中的痛。

她吸了一口氣。胸口的那個聲音，像縮在一角的貓，慢慢抬頭。

她踏出一步，然後再一步。每一個步伐都不急。

橋的木板在她身後發出低低的聲響。風把水帶出一圈又一圈。

她已經跨過了半個橋。鞋在後面。兩隻鞋，像兩艘小船，被水推著，慢慢沉下去。

聲音幾乎沒有。只是木頭的濕和空氣的黏。

鞋子沉下去的時候，宛若兩顆果核進入泥裡。聲音輕得像羽毛落下。

她轉身看過去。橋和鞋同時下沉。

那個畫面像被壓在書的頁中間，靜靜地，沒有回音。

她的腳在水中站穩了。水到腳踝，然後再往上一點。不是溫暖的擁抱。只

是比想像中的少一些鋒利。

她鬆開肩上的背包。背包在她膝上垂著。剪刀還在，安靜地貼著布的邊緣。

她把手探進水面，打了個小小的水花。水花散開。

她又踏出一步。步子大了些。試探地把腳的重量交給河床。

她記得父親曾在夜裡敲門。記得母親在燈下縫補衣服。記得姊姊在桌邊抿著嘴笑。記憶的玻璃珠互相碰撞發出清脆的聲音。

她沒有颯然離去的劇烈。沒有昂首而去的姿態。只有腳步。只有水的包覆。每一步都是慢慢鬆開。解開一個小小的繩結。

沒有一瞬間的閃光。只有持續的微弱亮。

橋的另一端已經遠了。雨水的氣味在風裡被沖淡。

她覺得腳踝有些麻。不是不舒服的麻，是長時間站立後的放鬆。

河面映出一片灰色的天空。那灰裡有一點光。光像一粒灰塵，在水中翻滾。

她抬頭看天。天沒有立刻回應。只是安靜。

她走得比剛才更穩。步伐有節奏。

背包在水面晃動。剪刀在裡面泛著微光。

鞋在身後完全沉沒了。只有木橋的一端還浮著。

那端頭在水中逐漸模糊。

最後，橋也離開了視線。沒有宣告，沒有聲嘶力竭。只是離去，恍若一台老舊的時鐘停止。

她站在水裡。水到腳踝，她感到腳下有地心的穩。

風把她的袖口掀起。袖口裡的手指重新學會自由地活動。

有些事情還會抵達她的身體，像季節會來。她知道這些都不是一夜之間改變的。

但此刻，某些結開始鬆。不是斷裂。只是被慢慢放下。

她笑了一下。笑得很輕。像小石碰到水的聲音。

不是大笑。更像是承認。承認自己可以有不同的走法。

她又踏出一步。更大。更確定。

水沒有她想像的冷。那是經年累月的問候，先試探，再接受。

橋與鞋沉去時，聲音很輕的如被羽毛覆蓋。

那輕微的沉默讓她的胸口有一小塊空間。空間裡放不下太多語言。只剩手腳和呼吸。

她把背包扔在岸邊的石頭上。背包沉穩地坐著，好像什麼都沒發生。

她赤腳走向遠方的路。路上有些泥，有些小草，還有一片淡淡的光。

到了路中央，她停了。回頭。看見遠方的橋影只剩一條細線。
她把手放在胸口。那裡有殘留的暖。風從背後推她。像有人輕輕提醒。
她踏出更大的一步。步子有力。卻不造作。是新學會的節奏。

我記得木頭的味道，記得剪刀的冷，記得鞋沉下去的聲音——輕得像從夢裡滑出的字。

我把手放在胸口。那裡還有些脆弱的記憶，
我不想撫平它們。只想讓它們存在著，不被整理成安全的樣子。
岸上的路彎進小鎮。路旁有老屋的瓦片，青苔沿著縫長出小指頭。
有人在窗裡掛衣服。聲音是被拉長的日子。
我走過，空氣裡有麵包的發酵味。像母親做麵包時手的溫度，但更遠一些。
我想起學校走廊的光。那光常常斜進來，把獎狀的邊框抹成條條金色。
我曾站在光裡。像一張照片。被看見
現在，光還是光。只是我可以選擇不站在那裡。
有時候，父親會出現在夢裡，半開的門縫裡漏出他的影子。
但我學會不去推門。讓他自己站在那裡。
我學會在自己的房間裡放一把椅子。它只是在那裏。像某種證明：我可以坐下。
姊姊似乎比我更會藏東西。她會把笑聲藏在牙縫裡，把不說的話塞進抽屜。
我們偶爾會交換眼神。那眼神不長。像一條繩上的露珠，一眨眼就滑下去。
那一刻，我知道有些人會以自己的方式，替你做回應。無需言語。
火車站在小鎮的盡頭，月台上有候車的長椅，椅子的漆被坐磨出亮條。
我坐在那裡，看著火車來來去去。車窗裡面有別人的生活。
我想到自己的背包。背包裡有幾頁未完成的曲譜。也想起那把小提琴，有時候我會在夜裡用手指撫摸弦，像在確認某種存在。
有人來了又走。有人留下城市名字，像在口中把一顆石子慢慢抿碎。
我學會分辨什麼是聲音，什麼是回聲。聲音是真切的，回聲只是過去的形狀。
學校的名字在錄取通知單上印得很深。字體端正。這是一份宣告
我把通知單放進口袋。不是因為驕傲。只是因為它也是一張地圖。
車來了。窗戶外面，橋的影子淡了。水面在車速裡被拉成線。
有人在旁邊打瞌睡，嘴角還掛著昨天晚飯的影子。
車廂有點晃。像在催促。像在說：走吧。走一步，看一步。

到新的城市，街道的名字和原來的不一樣。房子的顏色也不同。我搬進一間小房間，窗前有一株小黃花。花很瘦，像新的人。

我把剪刀放在抽屜裡的一個布袋中。布袋上有我姊姊的手繡，一個小小的圓。

有時候我會摸那圓。按下去，會出現記憶的光。

練習室在學校的角落。門口的燈常常早早關了。裡面只有琴弓和殘留的音。我開始練習。不是為了獎盃，而是為了聽見自己。

剛開始，手還會顫。如同剛學會走路的小孩。每一個音都要花力氣去找。但慢慢的，手指找到了路。腳在河床上找到石頭。可以踏穩，也可以停下。有一天，夜裡下雨。我走過學校的走廊，光從窗子裡斜進來，濕氣在光裡擴散。

我停在一扇門前。門裡有一張空椅。燈光在椅背上投下影子，影子像是一位老朋友。

我想起母親縫的針腳。想起姊姊遞來的圍巾。想起橋上那一刻，水抓住我的腳。

我摸摸胸口。那裡不再像薄玻璃，明亮但易碎。現在它似乎是一塊布，縫得還不完美，但能包覆。

時光沒有奇蹟式的改變。只是每天多一點擺放。多一點選擇。

有人會用獎狀來衡量你。我開始用晚餐的味道、用窗外貓咪跳過屋頂的姿勢，來衡量日子。

每次回家，父親的眉頭像老屋頂的一片瓦，偶爾會鬆一鬆。

我不再把它當成要拆除的牆。只是知道，那片瓦會繼續存在。像一部分天氣。

我學會把鞋放在門口，但有時也赤腳走在房間裡。赤腳的感覺提醒我，腳底有記憶。有時，我會在夜裡聽見橋沉下去的聲音。聲音很輕，像羽毛落在地毯。

那聲音不再讓我驚醒。它變成一種節奏，一種我知道如何與之同行的節拍。我知道，有些日子還會來臨。有人會問：你還在那段回憶裡嗎？

我會想一想，然後笑一下。笑得短。像石子被拋進杯子裡，水面泛起一圈圈。

然後我會說，不是了。我在走路。步伐慢了些，但更確定。

我學會聽見自己的呼吸。學會把呼吸當作節拍器。在一呼一吸間調整出自己的節奏

橋與鞋沉沒在那天。它們的水聲被風沖淡。

我把那段經過放在一個盒子裡。盒子不是為了封存，而是為了讓它與其他東西並列。

生活像桌面。把東西放一放，就看見不同的排列。

如果有人問，我會說：我走過一座舊橋。也走過一段自己的河。

然後我會把手伸進口袋，摸到那張錄取通知單。嘴角又漾起一點光。光很小，但在我掌心裡燦爛。

這就是我的路。一步一個節拍。一步一步，慢慢鬆開。

我又走了幾個街口。

路燈的光像紙片，被風吹得顫。

有人推著自行車過巷口，鈴聲短。

我把手伸進口袋，指尖碰到剪刀的痕跡。那是小小的證據。也是一種記號。

學校的日子像一張新的琴譜。

音符不再被別人安排。

我常常在練習室裡停得比必要還久。

手指在弦上走路。每一次停頓，都是一個呼吸。

有時候會有聽眾，一個人或兩個人，坐在門外的長椅上。

他們不說話。只是把時間放在那裡。

父親來過幾次電話。語氣仍舊端正。語詞堅硬。

我回電話的時候，聲音比想像中平靜。

他問我適應得如何。問學校的課好不好。

我說得簡短。

電話那頭有沉默。沉默像一塊厚布，讓聲音變形。

然後他說：「小心。」那兩個字像下了一道鎖的門。

我沒有做出回應。只是把手機放下。讓它躺著，像一封未寄的信。

姊姊的消息來得不頻繁。她會寄來一張照片。照片中有她的笑。笑得像打了折的光。

我會回一個符號。不是長信。只是一個小小的回應。

我們彼此保留角落。那角落裡有各自的溫度。

有一次，她來看我。她站在門口，手裡拎著一盤熱餅。熱氣在冬日像小窗射進的陽光。

我們坐在桌邊。餅的邊緣脆，中心軟。她吃得很快。她沒有問太多。只是把圍巾遞給我。圍巾有縫線的痕。她把話語縫進布裡，留給我。

有人在指揮教室裡說：表演不是答案。

那句話讓我想笑。

表演不是答案，但有時候，聲音會指向一個更細小的真實。

我在舞台下學會看燈光投影。光會把臉拉長。把表情放大。

我學會在燈光外找到自己的距離。那距離不大，不小，剛好讓我能呼吸。

有一晚，寒風大。練習回來，街角的咖啡店還亮著。玻璃裡有人在翻書。

我買了一杯黑咖啡，沒有加糖。

坐在窗邊，看著街道的濕光。一輛巴士慢慢經過，車窗裡有一個孩子按在玻璃上。那瞬間，我想到橋。想到鞋沉下去的聲音。聲音很輕，像羽毛。

我又覺得胸口有一點空隙。不是空洞。只是可以放下一支鉛筆的空間。可以記錄些什麼。

學校舉辦一場小型比賽。不是什麼重要的獎盃。只是給學生一個舞台。

我報名了。沒有告訴父親。也沒有特別告訴姊姊。

在演出那天，我穿了一雙舊襪子。赤腳的習慣還在。襪子像習慣的延伸。

燈光亮起，觀眾的影子收攏成一塊。音符從指尖流出。不是為了換取什麼，而是為了聽見一段完整的句子。

演奏結束時，有人的手掌碰到另一人的手掌。掌聲不久。卻真實。

我在台下收拾琴盒，手還有餘溫。那餘溫像剛從水裡抽出的布，濕卻暖。

日子持續改變，

有時會回想那段橋上的空白。像翻閱一本舊書，指節沾到塵。

我學會在回想裡留白。讓畫面有未寫完的邊。

有時候，下雨。雨點敲在窗，像小指敲琴弦。

我會坐在窗邊，讓雨聲做伴。雨不催促我，只是陪著我的節拍。

父親偶爾來看表演。坐在角落，眼神疏離。燈光照到他的額頭，緊鎖的眉頭讓皺紋顯出來。

演出後，他在門口等我。手裡沒有獎狀，沒有檢討書。只有一張票根，上面有節目的時間。

他沒有說很多話。只說：「很好。」那個詞很短。像一顆石子被丟進口袋。我聽見自己的心跳。心跳不再像被繩子勒緊，而是能量循環。可以走，也可以停。

我仍舊有不確定的夜。會夢見橋的木板還在，會夢見鞋在水裡漂。

醒來時，心跳像小鼠跑過。需要幾個呼吸才平。

但是當光進來，當琴弓再一次滑過弦，聲音回到我身上，我知道那些夜晚

只是過程。不是終點。

我會把它們放回記憶的抽屜。抽屜有分格。每一格有標籤。寫著名字，或寫著季節。

有一天，收到一封信。是母親的字。字裡沒有責備，只有一些生活的細節：家裡的窗簾要換、冰箱漏水、姊姊種了新菜。

信的最後一行寫著：「生日快樂。」我笑了。笑得很短。把信折好，放進抽屜。那一刻，家的聲音是一個距離被量過。可以跨，也可以不跨。

時間慢。步伐也慢。

我學會在每一步裡，檢視腳下的紋理。

有時候粗糙，有時候滑順。每一種都真實。

我不再想用一個名字定義它們。也不再期待某個終點會給我答案。

有時會回去那條河邊。橋可能換了樣子，或者被人修補。

我會站在舊地，讓水流在腳踝繞圈。彷彿和一位老友寒暄。簡短而溫和。

我會把手伸向水面，水流滑過指間。像一段光。

我想起曾經的自己，還有那雙沉下去的鞋。鞋不再是枷鎖，它們只是舊物。沉入泥裡，成為河床的一部分。

有時候，我會從河邊撿一塊小石。石面有紋路。帶回房間，放在桌上。像一個小小的紀念物。提醒我走過的路。

生活還是會有要求。有人需要成績，有人需要安全。

我學會選擇要回應哪些要求。不是拒絕一切，而是分辨什麼是真正屬於我的。

這個過程沒有劇烈的掙扎。像換季時樹葉慢慢褪色再長新芽。自然且緩和。當我站在夜裡，手指在琴弦上走過，我知道自己還在。這本身就是某種答案。

陸微把那些曾以為會一直跟著她的聲音，放在抽屜。抽屜打開時，會有味道。彷彿舊紙張和雨後的泥土。

我會看一眼，然後蓋上。讓它們與其他的東西並列。

於是，她繼續走。腳步不疾不徐。帶著一點記憶，也帶著尚未寫完的樂章。有時候會想起那天橋沉下去的聲音——輕得像羽毛。那聲音不再讓我怔住。它成了一段記憶的節拍。提醒我，曾經有一刻，我選擇了自己的路。

評審評語

評審 1：

小說以較為詩意的形式呈現，以意象隱喻鋪陳主角心境變化。

評審 2：

文字頗好。生命的暫停與重整，有如調弦的無明時光，寫疼痛的生命經驗相當突出。

評審 3：

文字具有詩性，短句、留白、橋、水面、鞋、抽屜、石頭等意象反覆構成安靜的內在節奏，語感非常細緻。作品最好的地方是不以激烈反抗作為唯一解答，而是寫「分辨哪些要求真正屬於我」的緩慢過程，人物情緒細膩，語言質地突出。相對而言，情節較弱，許多事件像記憶碎片，缺少明確戲劇節點；讀者若期待敘事推進，可能覺得鬆散。

得獎感言

很榮幸能獲得這次文學獎佳作。其實在得知結果的那一刻，我第一個反應是不敢相信，因為這是我第一次參加文學比賽，原本只是抱著想挑戰自己、把想說的故事寫出來的心情投稿，從來沒有想過能夠獲獎。

寫作的過程中，我曾經反覆修改，也曾經懷疑自己的文字是否足夠成熟，但正因為喜歡文字、喜歡透過文字記錄感受，所以還是堅持把作品完成。能夠得到評審老師的肯定，對我來說是一份非常珍貴的鼓勵。

謝謝主辦單位提供這個舞台，也謝謝評審老師願意閱讀我的作品。這份獎項讓我知道，原來自己的聲音真的有機會被看見。

第一次參賽就能獲得佳作，我真的非常開心，也非常感謝。未來我會繼續努力寫下去，希望能透過文字帶給更多人感動與共鳴。

謝謝大家。

重生的轉角：三百六十度的生命對話

排名：佳作
班級：休閒一乙
姓名：盧嘉珮

第一章：平凡的恩賜

高三的午後，時光總是顯得黏稠而凝重。阿誠走出校門口時，深吸了一口氣，空氣中帶著南台灣特有的潮濕與草木香氣。對於一個正被考卷、排名與升學壓力追著跑的少年來說，這段騎車回家的十五分鐘路程，是整天唯一的「留白」。

校門口的守衛伯伯照例叮嚀了一句：「阿誠，騎慢點啊！這台新車電力很強的。」

阿誠揮了揮手，露出燦爛的笑容。他跨上那台流線型、象徵著自由與成長的電動自行車。這台車是他求了許久，才以段考進步十名作為條件換來的。但他不知道的是，這台車的背後，是父親瞞著家裡，連續三個月在工地加班到深夜，用粗糙布滿老繭的手，一疊一疊攢下的汗水錢。

他轉動手把，電動馬達輕微的嗡鳴聲在耳邊響起。他哼著最近電台熱播的曲子，那是一首旋律輕快的歌，歌詞裡唱著關於夢想與遠方的詩意。那一刻，陽光穿透枯黃的行道樹，在他身上鍍了一層金色的光暈。

他路過那家常去的早餐店，看見老闆娘正忙著收攤；路過那排老舊的公寓，看見陽台上曬著五顏六色的衣服。這些平凡到近乎無聊的風景，在少年眼裡，都是通往未來的路標。

「活著真好。」

這句話聽起來老套極了，像極了國文老師常掛在嘴邊的勵志小語。但就在那個瞬間，在微風拂面、肌肉放鬆的當下，他覺得自己與世界是連動的。他計劃著回家後要先吃半顆父親早上買回來的、冰過的西瓜，再繼續與那堆幾何題搏鬥。他甚至想好了，等考完試，要騎著這台車去海邊看夕陽。他完全沒預料到，那句感嘆，竟是他平凡生活的最後一聲鳴笛。命運的劇本，早已在下一個路口，寫好了轉折。

第二章：破碎的瞬間

距離家門口僅剩兩百公尺的十字路口，是阿誠熟悉到閉著眼都能走過的路段。他甚至能數出轉角那家麵店招牌上有幾顆燈泡，哪一刻紅綠燈會跳轉。

「要變燈了。」阿誠看著閃爍的黃燈，下意識地稍微增加了車速。少年的心總是急躁的，他想要在紅燈亮起前完成最後一個左轉，想快點回到那片冰西瓜與冷氣的懷抱。



然而，命運的齒輪，往往在最放鬆的時刻脫軌。

一輛從側向街道疾馳而來的黃色計程車，同樣為了搶在轉燈前通過，完全無視了車速限制與路口禮讓。司機老張剛接完一個長途單，正疲憊地想趕回家。一邊是青春的急躁，一邊是生活的疲累，兩者在那個轉角，命運般地匯聚。

當阿誠察覺到那刺眼的黃色車身與震耳欲聾的引擎轟鳴時，一切已經太遲了。

「碰——！」

那一刻，時間被無限拉長，彷彿被一雙無形的手撐開。阿誠甚至能清楚感覺到風從耳邊切過的軌跡，每一寸皮膚都在接收世界最後的訊號。他的手指微微抽動，卻抓不住任何東西，像是在空中徒勞地尋找一個支點。他的視線掠過遠方的天空，那藍色乾淨得不真實，彷彿不屬於這個即將破碎的世界。他忽然產生一種荒謬的念頭：如果現在有人從遠處看過來，會不會覺得這只是個少年在做一個誇張的跳躍動作，而不是一場正在發生的災難？這種與現實脫節的清醒，讓他感到一絲恐懼，卻又無能為力。第三章：殘存的意識

阿誠趴在地上，視線被血模糊成一片緋紅。鼻腔裡滿是塵土味與柏油被陽光曬後的焦灼感。他試圖動一動手指，卻發現手腳像是被切斷的電線，完全失去了連結。

「天啊！有人被撞飛了！」

「快！快打119！這孩子流了好多血！」

鄰居阿姨的尖叫聲、路人的腳步聲，還有計程車司機那顫抖而焦急的辯解聲，交織成一片混亂的底噪。隔壁麵店的大叔衝出來，看見是阿誠，發出了恐懼的嘶吼：「阿誠！阿誠！你撐住啊！」

阿誠感到一種前所未有的孤獨。

他看見身邊那台殘破不堪的電動自行車，輪胎還在無力地空轉，發出滋滋的聲音。那一幕，就像他此時的生命。

警笛聲由遠而近，紅藍交替的閃光映在他模糊的視網膜上。醫護人員以粗獷卻精準的動作將他翻身、固定，然後抬上擔架。

在被推入救護車的那一刻，他看見了聞訊趕來的父母。

母親跪在地上，淒厲的哭喊聲劃破黃昏的寧靜；父親則是一臉慘白，那雙削蘋果的手此刻劇烈顫抖著，試圖去抓救護車的門把，卻被醫護人員攔下。

「原來……這就是死亡的味道嗎？」

這是阿誠在陷入深度黑暗前，腦海裡最後一個念頭。

第四章：白色的修煉

接下來的十天，是阿誠生命中最漫長的噩夢。

他在加護病房裡反覆掙扎。電擊器的衝擊、氣切管的窒息感、無數點滴針頭在血管裡流動。他的世界被壓縮成一張病床，以及天花板上那盞永遠亮著、毫無溫度的白燈。

在那段看似靜止的時光裡，他做了一個長長的夢。

夢裡，他依然騎著那台車，但路口沒有計程車，只有開滿鮮花的田野。他不停奔跑，卻始終回不到家。

在那些意識朦朧的夜晚，阿誠分不清現實與幻覺。他常夢見自己溺入深海，四周是令人窒息的安靜，岸邊父母的呼喚聽起來像是隔著厚重的玻璃。病房內儀器規律的「嗶、嗶」聲，成了他世界裡唯一的節拍，每一聲都像是在扣問：你還在嗎？這種極度的孤獨感，讓他第一次意識到，原來生命在最脆弱的時候，連呼吸都需要傾盡全力。這種在生死邊緣徘徊的無助，成了他後來堅韌靈魂的底色。

當他終於清醒時，已經是車禍後第十四天。

他的身體被石膏與鋼釘禁錮，每一次呼吸都牽動著肋骨的裂痕。他看著床邊守候的父親，發現那頭白髮彷彿一夜之間全白了。

「爸……對不起……」

他用微弱聲音說。

父親沒有責備，只是紅著眼眶握住他唯一能動的手指：「醒了就好，醒了就好。」

醫護人員進來換藥時說：「你真的很幸運。計程車最後有煞車，你撞擊角度偏了兩公分，不然就回不來了。」

那兩公分，是生與死的界線。

之後的復健，更是一場漫長戰爭。

從坐起來，到拿湯匙，再到重新站立，每一步都伴隨劇痛與崩潰。阿誠曾經無數次想放棄，但每當看到母親在病房外偷偷擦眼淚，他就咬牙撐下去。

第五章：三百六十度的體悟

半年後，阿誠坐著輪椅回到了那個路口。

血跡早已消失，車禍痕跡被城市抹去，紅綠燈依然規律運作。



但他已經不是原來的他。

他曾經厭惡生活的單調，覺得一切都是壓力與束縛。但現在，他開始看見細節。

清晨的露珠、路邊搬運食物的螞蟻、母親切菜時的背影——這些過去被忽略的畫面，如今都變得清晰而沉重。

他終於理解：

活著，不只是存在，而是一種持續的機會。

計程車司機老張後來來道歉。那個五十歲的男人跪在病房裡，哭到說不出話。

阿誠看著他，沉默很久，最後只說了一句：

「不要再讓別人，走進我那個路口。」

他選擇原諒，不是因為忘記，而是因為不想被困住。

第六章：夢魘的餘震與心理的荒原

身體的傷會癒合，但心裡的声音不會消失。

出院後的阿誠，開始害怕聲音。

金屬碰撞聲、汽車喇叭聲、甚至書本掉落聲，都會讓他瞬間僵住。

那一聲「碰」，在他腦中反覆重播。

他開始失眠，長時間坐在窗邊，看著路燈發呆。他無法理解，為什麼是自己？

為什麼那個轉角選中了他？

這種想法慢慢變成一種牢籠。

他開始對母親發脾氣，嫌食物太熱，嫌光太亮，嫌世界太吵。

他看著鏡子裡的自己——瘦弱、沉默、滿是疤痕——覺得自己像一件被修補過的破碎器皿。

某個夜晚，他因為幻肢痛蜷縮在床上，痛得滿身冷汗。

他看見父親坐在客廳，用藥酒擦著那雙滿是裂痕的手。

那一刻，他突然安靜了。

他終於明白，這場車禍不只是摧毀了他，也重擊了整個家庭。

如果他選擇沉下去，那傷害不會結束，只會延續。

第七章：復健室裡的「微米級」戰鬥

復健室是一個充滿汗水與哀嚎，卻也充滿奇蹟的地方。這裡沒有英雄，只有一群試圖奪回「生而為人」基本能力的鬥士。阿誠在那裡遇見了同樣在復健的林伯伯，一個因為中風而半身不遂的前馬拉松選手。林伯伯每天練習抓取塑膠積木，明明是三歲小孩的動作，他卻要做得滿頭大汗。

「阿誠啊，別看這幾公分的距離，這就是全世界。」林伯伯喘著氣說。阿誠開始練習站立。第一次離開輪椅試圖站穩時，他感覺雙腿像是由麵粉揉成的，完全支撐不起重量。大腦下達了「站住」的指令，但神經傳導卻在脊椎的傷處斷了訊。他重重摔在軟墊上，挫折感排山倒海而來。

某一次，他試圖獨自站立時，腳底傳來一種陌生的感覺，像是踩在別人的身體上，那不再是他熟悉的自己。他的大腦拼命下達指令，但回應卻延遲，甚至錯誤。他開始懷疑，身體是否還屬於自己。那種失去控制權的恐懼，比疼痛更折磨他。

醫護人員告訴他，復健不是一條向上的直線，而是一條螺旋狀的路，有時進三步退兩步，但只要方向對了，總會抵達。

他開始把目標縮小。今天能讓腳趾動一下，就是勝利；明天能支撐三十秒，就是突破。他不再去想那個遙遠的「跑跳」夢想，而是專注於當下每一塊肌肉的顫抖。

汗水一滴一滴落在地墊上，每一滴都像是在計算他的極限。當他終於撐過那短短幾秒鐘，重新坐回輪椅時，他沒有喜悅，只有一種劫後餘生的疲憊。但也正是那幾秒，讓他第一次真正相信——自己或許真的能走回來。

第八章：父親的老繭與無聲的贖罪

關於那台電動自行車的真相，是在一個午後揭開的。阿誠在整理家裡的舊報紙時，意外發現了一張工地加班的簽到表，以及一疊揉得皺巴巴的薪資袋。他這才驚覺，那台象徵著他「自由」的車，每一顆零件都浸透了父親的體力。

在發現加班表之前，阿誠其實多次在半夢半醒間，看見病房門口的影子。那黑影總是站得很直，卻從不輕易推門進來，怕驚擾了他的休息。直到後來他才明白，那是父親。父親在那段最艱難的日子裡，除了在工地揮汗，剩下的時間全都守在病房長廊。在那冰冷的長椅上，父親熬過了無數個阿誠發高燒、說囈語的夜晚。那種沈默的愛，像是一道無聲的護城河，擋住了外界所有的紛擾。這種守護不需要言語，卻在阿誠後來回想時，成了他心底最溫熱的支柱。原來，最深的情感往往不需要劇烈的表達，而是體現



在那些被忽略的、沈默的等待之中。

那晚，父親坐在陽台抽菸，阿誠推著輪椅過去。

「爸，那台車……對不起，我沒保護好它。」

父親愣了一下，吐出一口煙，語氣平淡卻厚重：「車壞了可以再買，人沒了，我拿什麼賠給你媽？阿誠，我拚命賺錢，是想讓你走得快一點，但我忘了教你，走得穩，比走得快重要。這場意外，爸也有責任。我給了你太強的力量，卻沒給你控制力量的心。」

這對父子，在星空下進行了平生第一次真正的對話。

那一晚之後，阿誠開始注意父親的背影。那不再只是熟悉的輪廓，而是一段被歲月壓彎的歷史。他想像父親年輕時，也曾奔跑，也曾對未來充滿野心，只是生活一步一步，把那些棱角磨平，留下責任與沉默。

他忽然明白，父親不是不說，而是有些話，早已變成行動存在——存在於那些加班的夜晚，存在於那些沒說出口的關心之中。

他第一次感覺到，自己正在慢慢長成一個能理解父親的人。

第九章：社會的溫暖與司機的懺悔

計程車司機老張的出現，起初是阿誠最排斥的部分。他看著老張拿著補品，侷促地站在病房門口，眼裡滿是血絲。

老張是一個為了負擔女兒大學學費、每天開車十六個小時的運將。

「我那天真的太累了，腦袋斷片了一下……我沒想到，會毀了一個孩子的生活。」老張跪在地上，聲音破碎。

阿誠看著他。曾經，他也瘋狂地恨過這個人，恨那台黃色的車，恨那一瞬間的失控。但當他看到老張那雙粗糙、滿是裂紋的手，以及那件洗得發白的襯衫時，他看見的，不再只是加害者，而是一個同樣被生活壓垮的人。

法律上的責任會有定論，但心靈的解套，需要勇氣。

「我們都為了趕那幾秒鐘，付出了代價。」阿誠輕聲說，「你好好開車，別再讓下一個孩子像我這樣。」

那一刻，他不是在原諒別人，而是在釋放自己。

第十章：生命的三百六十度全景觀

回到校園後的阿誠，眼界與以往截然不同。

同儕們抱怨考試太難、補習太累、父母太囉嗦時，他只是安靜地聽著。他不再執著於排名的高低，而開始追求知識本身的意義。

生物課裡的神經傳導，是他親身經歷過的掙扎；物理課裡的衝量與力矩，是他身體承受過的真實；國文課裡「也無風雨也無晴」，則成了他內心最貼近的寫照。

他開始參與志工服務，走進醫院，陪伴那些剛從手術中醒來、仍在絕望邊緣的人。

有一次，他陪著一個剛開刀的小孩練習走路。那孩子哭著說不想再痛了。阿誠沒有急著安慰，只是靜靜陪他走完那幾步。

當孩子終於停下來擦眼淚時，他輕聲說：「你已經比剛剛更厲害了。」

那句話很簡單，卻讓孩子點了點頭。

那一刻，阿誠忽然明白——自己活下來，不只是為了活著，而是為了成為別人撐過去的那一點力量。

第十一章：最終的昇華——平凡的偉大

現在的阿誠，依然會在同一個路口等待綠燈。

只是，他不再焦躁。

他會抬頭看雲，觀察光影，注意身旁每一個細微的變化。他明白，文明的進步，不是為了讓我們跑得更快，而是讓我們有能力停下來，感受活著本身。

他曾想，如果那天沒有加速，人生會不會完全不同？

答案或許是肯定的。但現在的他，不再執著於「如果」。

因為這場意外，給了他一份殘酷卻珍貴的禮物——讓他提早看見生命的本質。

終章：未竟的詩篇

多年後，阿誠畢業了，選擇投入復健醫學的領域。

他再次來到那個路口。車流依舊，人群依舊，世界沒有因為他的故事而停下。

但他已經不一樣了。

他跨上單車，輕輕撥動鈴聲。清脆的聲音在空氣中擴散開來，像是對過去的告別，也像是對未來的回應。

這一次，他不是為了趕路。

他是為了，好好走這條路。

陽光落下，照亮他的臉。那不是一個曾經破碎的人的表情，而是一個真正



理解「活著」的人。

他知道，生命或許會再次翻轉，但只要靈魂還在，每一次破碎，都有機會拼成更完整的自己。

他緩緩前行，不急不躁。

走向下一個轉角。

評審評語

評審：

完整也動人的生命故事。若干人物內在刻畫甚好。

得獎感言

參加讓我重新感受到文字的力量。透過創作，我學會把生活中的觀察與情感細膩地表達出來，也從其他作品中看見不同的人生風景。準備過程雖然辛苦，但每一次修改都讓作品更加完整。無論結果如何，能夠鼓起勇氣投稿，就是一次珍貴的成長經驗，也讓我更加確定自己對文學與寫作的熱愛。



The 11th STUST Literature Award

影像故事組

首獎－地面之上／馮士釗

貳獎－新住民母親的這盤菜／韓守惟

參獎－人生為何不像花／林碧玲、陳婷妤

佳作－光的方向／李宥蓁、邱詠萍

穿梭港影／黃筱涵

彩虹的餘溫／潘書瑜

夜晚的小圓舞曲／陳樂恩

黃昏巷陌的一場約定／洪藝榛

失焦的時代與對焦的靈魂／范迦樂

(佳作不分名次，依作品標題長度排序)



地面之上

排名：首獎
班級：資工四甲
姓名：馮士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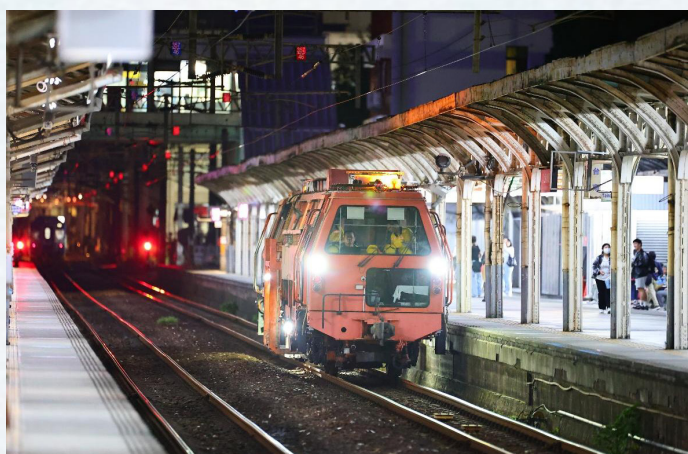
那天早上，我走進臺南車站時，看見一位長者站在月台邊，望著眼前正在加速駛離的列車。她似乎沒有急著上車，只是安靜地看著，像是在等待什麼。我不知道她在想什麼，那一刻，我也跟著停下了腳步。與記憶中震耳欲聾的柴油火車不同，現在的列車更安靜，也更快速了，而這座熟悉的車站，似乎也正在悄悄改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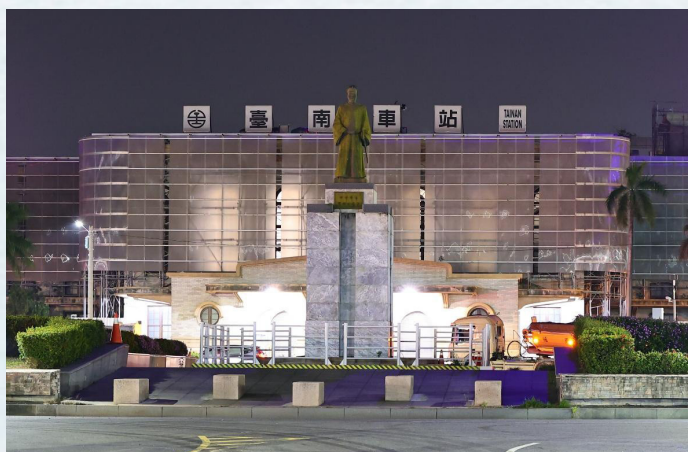
遠方兩列火車在鐵道上交錯而行。新與舊短暫重疊，又很快各自離去，像兩個不同時代在同一個瞬間擦身而過。再過不久，臺南車站的鐵路將改走地下，現今地面上的鐵道、列車經過的聲音，還有人們站在旁邊等待、觀看的日常景象，也會慢慢消失。2027 年之後的台南城市也許會變得更整齊、更便利，但某些原本習以為常的畫面，或許也會一起被帶走。



我來到平交道旁，架起相機等待著，意外的，觀光列車山嵐號迎面而來，清新嫩綠的色系好美，我總覺得列車就該這樣咔噠咔噠地運行在地面之上。也許有些景象，只能在這個時代被看見；而有些事物，在改變之後，就再也回不來了。



夜晚來臨，白天的喧鬧逐漸散去，一班又一班的列車進站、人們上下車回家或奔赴下一個目的地，鐵軌安靜下來。而此時，一輛鐵路工程機械車緩緩進站，正準備一點一點的改變臺南車站的面貌。



從站外看，只剩燈光與建築，鐵路此刻仍在地面上。我知道這只是暫時的。未來等它潛入地下，人們很快就會習慣新的城市樣貌，而那些曾經在地面上的聲音、等待與凝視，最後都只會留在回憶裡。



評審評語

評審 1：

故事影像敘述完整，相片清晰，拍攝角度也突出文字敘述主體。技術最成熟之作。攝影採用長焦段與專業夜間長曝光，精確捕捉了火車交會與工程車的瞬間。文字深具時代感，完美對接台南鐵路地下化的歷史轉折，影像與文字共鳴度極高。

評審 2：

作品以鐵道為核心敘事場景，細膩交織著創作者的所見與想像及體感，將月台上的切身體驗轉化為感官之間的深切迴盪。鏡頭透過多元視角捕捉鐵道上的列車，為觀者呈現出帶有時間差的錯落風景。在影像表現上，巧妙運用壓縮感強烈的長焦鏡頭與淺景深，凝視火車的移動姿態。隨著光影由白晝遞變至黑夜，敘事焦點最終從「人的觀察」收束至「靜止的建物」，透過主體的轉移，深刻地闡釋了時間在空間中流轉的軌跡。

評審 3：

作者以月台、旅人、火車，描寫瞬間擦身而過、交錯而行，隱喻對時空轉換的變遷，靜靜地凝視時間與生命的流逝。文案與影像當配的很得宜。

作者以月台、等候的旅人、火車（不同年代車種），描寫瞬間擦身而過、交錯而行，隱喻對時空轉換的變遷，靜靜地凝視時間轉化物移的現象，對應旅人轉換空間凝視生命流逝的過往雲煙。整體的文案鋪成與影像的搭配，從白天、中午、午後到黃昏，鏡頭止於夜間寧靜的車站外觀，看似巧妙安排一天的旅程所見，更是隱喻道出了對於生命旅程不知覺悄悄的消逝與改變的意涵。

月台與旅人：月台象徵了人生不斷經歷的交會、分離與過渡。旅人的佇足與凝視，正映照出我們在不同階段的角色轉換與心境沉澱。

火車與世代交錯：不同年代的火車呼嘯而過，具象化了時間的流動與科技的迭代。新舊交替間，突顯了「瞬間即永恆」的無常感。

時間的推移（從晝到夜）：從白晝的明亮到黃昏的溫暖，最終定格於夜間的寧靜。這不僅是一天的縮影，更完美比喻了人生從青春韶華、步入壯年，最終歸於平靜與圓滿的生命軌跡。

得獎感言

很開心《地面之上》能獲得評審肯定。

這組作品主要記錄臺南鐵路地下化前，地面車站逐漸改變的日常風景。對我而言，攝影不只是紀錄畫面，更是留下城市、時間與記憶的一種方式。

感謝評審與老師的鼓勵，也謝謝一路上支持我的人。

新住民母親的這盤菜

排名：貳獎
班級：碩專財法三甲
姓名：韓守惟

我僅夾帶著一個金庫
裡面全是月亮的光輝 - 陳潤明，越南詩人

Xin chào。「Chị ăn cơm chưa」，食飽未，食飽言。

有沒有一種食材料理，一種凝鍊的印記、一種緬懷的語意、一種毋須太多言語象徵歸返的詩句、想念的美學、母親之河的旋律。

親愛的，你有沒有，有沒有嗅聞到，我在湯頭裡種下的日子、抑揚頓挫的歲月、酸甜苦辣熬煮的尾韻。

是我，我把整座森林搬了過來，以雲霧的線條、甘露的意象、蒼翠的味蕾，拌勻翻炒氤燙著，恍若緋紅的彩霞與夕日的光影，親愛的，願你，願你慢慢悠悠地，點點滴滴地，靜靜地食飲眼前米肉舞動的料理：紅蔥頭豬油、醬汁米飯、醃製的黃蘿蔔、街頭巷尾鄉愁援引的米飯，以擬人化的修辭及輕攏慢撚的言語，於遠岸的泥地尋找，尋找自我鮮活的靈魂，佐料澎湃的香氣。

親愛的，願你能明白，願我們都能明白，有沒有一種菜餚、一種毋須註解的料理、一種沉默的默契得以輪廓內心深處的共鳴，彷彿鄰旁的粿仔湯刻劃的朗朗隱喻，於燜熱迷惘的舌尖，未完全說出口的感受中，慢慢勾勒鄉愁的記憶、遊子離散的情緒、母親純粹渾厚的篇名。

Xin chào，Cảm ơn，閣再來，正來寮。





參考註解：

Xin chào：越南語，你好。

Chị ăn cơm chưa：越南語，你吃了嗎。

Cảm ơn：越南語，謝謝。

食飽未：吃飽了嗎，台語。

食飽㗎：吃飽了嗎，客語。

閣再來：再見，台語。

正來寮：再見，客語。

評審評語

評審 1：

語感與創新的結合。文字運用多語彙（越、台、客語）呈現文化交融，詩意濃郁且極具節奏感。雖然相片描述以文字替代，但文字展現出的色彩感（如紅蔥頭、黃蘿蔔）極其鮮活。

但“有沒有”是問句，標點應該用問號，非句點。

評審 2：

引述越南國家文藝獎得主的詩詞開篇，手法剛勁有力且具備極高的文學渲染力，讓觀者在閱讀首段的瞬間，便被強烈地帶入其宏大的歷史、文化與跨國語境中。文本敘事大膽採用具「共同參與感」的協作口吻，不僅打破了觀看者、讀者與被攝者之間的藩籬，更細膩地醞釀出母親在廚房勞作、日常料理時，那些層次分明的嗅覺與味覺感官描述。故事最終以內斂的心境與刻意未說出口的字句作為敘事留白，含蓄卻力道萬鈞地勾勒出跨國家庭中深沉複雜、血濃於水的家庭關係。在視覺建構上，圖像直白、質樸且忠實地記錄了烹

飪的日常現場，其視角精準還原了孩童面對母親正在製作料理時的平行雙眼，這種平視的目光具有極強的臨場感。此種視覺編排有效觸動人心，促使觀者產生高度共鳴，並深入思考文字背後的文化隱喻與影像視覺之間的動態連結，是一部圖文互本對位極其令人思考與回味的作品。

評審 3：

作者以新住民二代的角度，描寫新住民母親的料理為題，運用多元文化的語彙（越、台、客語）作為交織呈現文化交融為載體，更以移情、擬人的情感針對菜餚的細緻形容，如「甘露的意象、蒼翠的味蕾…恍若緋紅的彩霞與夕日的光影」真是太美了。影像的佈局則是經過縝密的編排設計，與文案相互勾勒出對鄉愁的記憶情緒，以及對媽媽料理美味的讚美。

得獎感言

謝謝影像故事組的評審。

希望大家能透過這篇作品，更加了解在台灣的新住民的文化及語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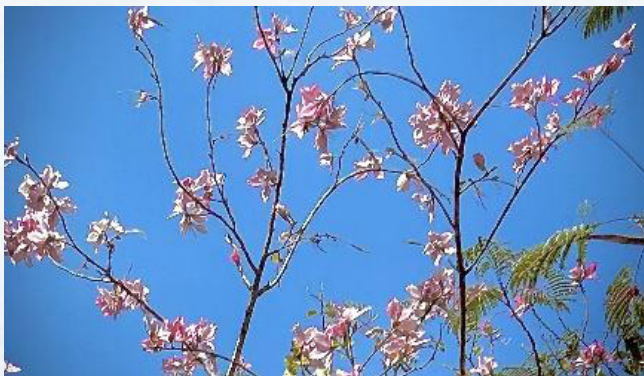


人生為何不像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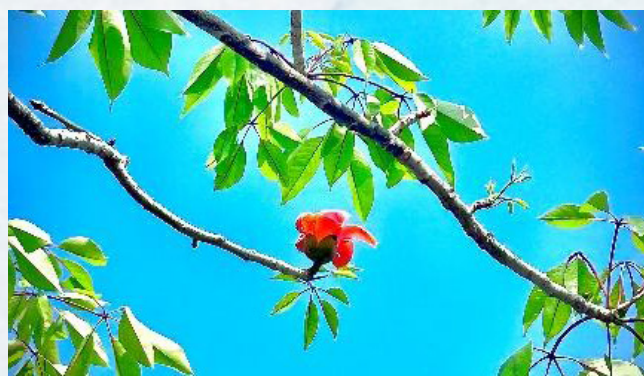
排名：參獎
班級：企管一乙
姓名：林碧玲、陳婷妤



有多少人會注意路邊不顯眼的花呢？從剛冒出的新芽到開花、凋零的這段過程就好像我們的人生，在茫茫人海中我們是這麼的渺小，或許可以學習花的一生來改變我們對人生的看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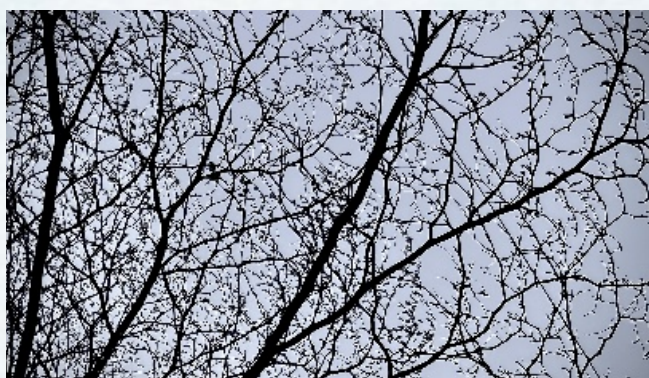
春天的花，正是迷茫和自我探索的過程，花漸漸綻放，從幼苗就身長在一起的花毫無疑問都長的一樣，但成為這樣的花真的是我想要的嗎？在選擇未來的道路我們時常面臨這樣的問題，要跟隨大眾還是成為獨特的那朵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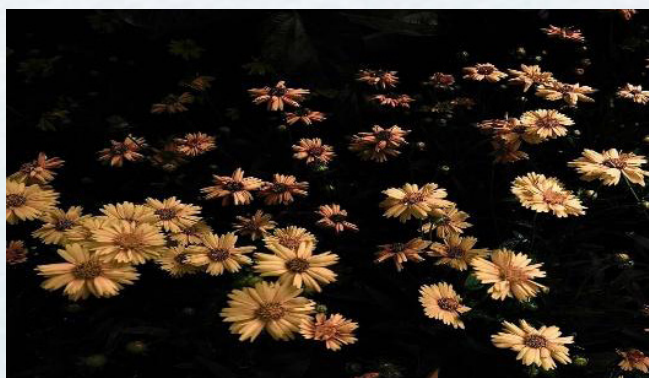
夏天的花，轉變想法和堅持自我的階段，在成長中見識到了不同類型的花，那些同樣在群體中生長卻和身邊的花完全不一樣，成為唯一最獨特、美麗的花，那些花深深的吸引了我，所以我決定也要成為名為「自己」的花。



秋天的花，獨特所帶來的代價，我如願以償成為了最特別的花，但我發現成為這樣的花是需要付出代價的，不同的樣貌而成為了人們口中的異類，我開始對自己的外表感到不安，我應該要跟他們一樣才會被認同嗎？所以我漸漸卸下獨特的外表，成為大眾口中的正常人。



冬天的花，代表花的一生即將結束了，在要凋零之前，我回想了這一生的故事，有發光耀眼的時刻也有迷失自我的時候，但這一生我並不感到後悔，生而名為自己的花，我很知足。



花跟人一樣，與眾不同是需要付出代價的，人們異樣的眼光、眾人的評論，但換個角度想，經過的人們因為我的獨特而停留，所以不是沒有人欣賞你而是不要質疑你自己，跟花一樣勇於綻放成為最獨特的那一朵，等回過頭看這一路艱辛的過程到最終華麗的綻放，你就會發現人生的真諦。



評審評語

評審 1：

哲理性敘事。以四季之花比喻人生的迷惘、堅持、代價與後悔，發出對人生的疑惑，也自我喟嘆。文圖敘述有頭有尾，結構嚴謹。攝影若能補齊春夏秋冬的實景，會更具說服力，但文字的自我剖析感強烈。

評審 2：

在〈人生為何不像花〉中，文本採用表格羅列段落，雖條理分明地分隔文字、建立清晰的敘事框架，卻也相對削減了文章整體的連貫感。影像表現上，創作者透過多樣的花卉與時序變遷，細膩呈獻心中想分享的四季更迭，巧妙呼應了篇首「自我生命觀點」的覺醒，以及篇尾對自己與觀者的精神鼓勵。然而，整體視覺畫面的風格一致性稍嫌不足，未來可進一步思索如何加強核心情緒的表達，讓人生與花卉的隱喻更具視覺張力。

評審 3：

〈人生為何不像花〉充滿少女浪漫的情愫，命題非常迷人。作者運用不同季節所綻放不同花的種種（花語），作為比喻不同生命階段的樣態的書寫，個季節的思維、語意，隱約道出對不同生命狀態的渴望與感悟甚至是提問？整體的影像展現出女性（陰性）的纖細與溫柔婉約。與文案相互對應的富有詩意的美感，編排猶如電影的分鏡。

得獎感言

很開心可以參加這一次的文學獎，這是我們第一次參加，有這個成績已經是非常滿足。我們能一起訂這個標題，彼此相互扶持完成作品，真的很感謝對方，更是要感謝願意選擇我們作品的評審們。評審願意點評我們，並告訴我們哪部分可以再加強，聽完評審的話我們也知道文字是真的可以感觸到人，希望有看到此文章的你，都可以去尋找最真實的自己，成為自己內心想成為的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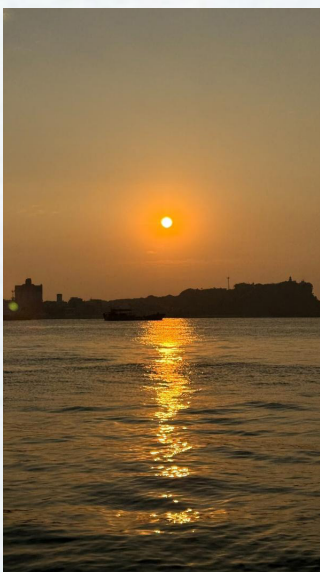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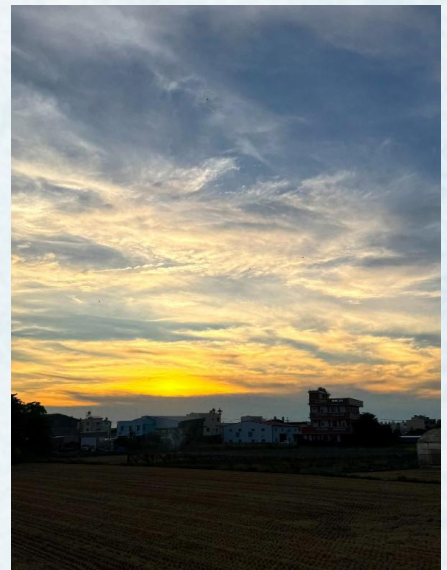
光的方向

排名：佳作
班級：財金一乙
姓名：李宥蓁、邱詠萍

光線從天邊慢慢延伸，無論是晨曦、夕陽，或是夜裡的一盞路燈，都像微小卻穩定的指引。它提醒人，在日常的迷惘中，也總有一道光能指引方向。

清晨的雲層慢慢被陽光染上淡淡的金黃。遠方的建築還在陰影之中，整個畫面顯得安靜而平穩。

這樣的光不像正午那樣強烈，而是溫和地出現，像是在提醒新的一天已經開始，也讓人感受到一種重新出發的可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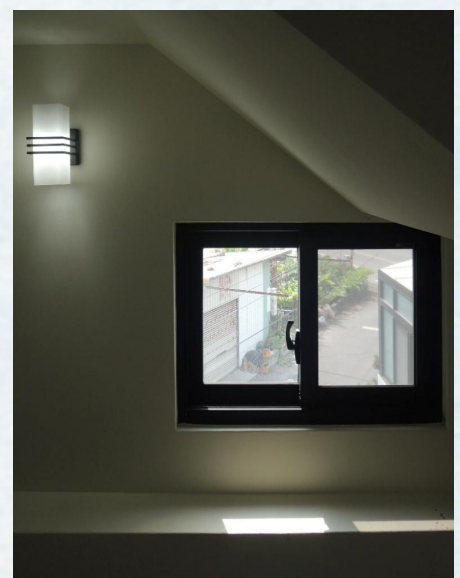


夕陽慢慢下降，橘紅色的光映在水面上，形成一條閃亮的倒影。周圍的景色逐漸變暗，白天即將結束。

整個畫面帶著一種平靜，只有光影隨波輕輕流動，水面閃著微光，整片景色柔和而安靜。

在室內，窗外透進的一縷微光，則顯得格外安靜。窗戶像一道界線，將內心與外界隔開，也讓人感到短暫的封閉與孤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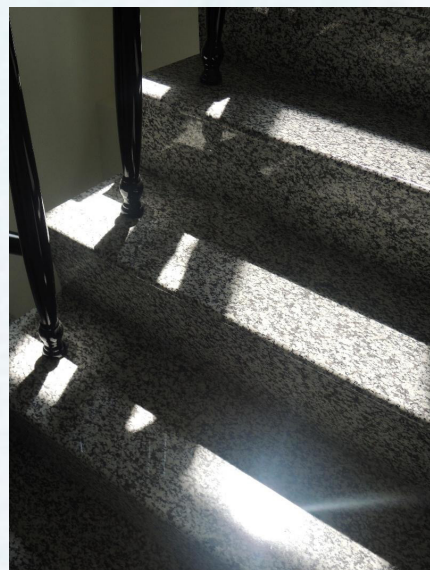
但即使光線微弱，它依然存在，在壓力與迷惘之中，默默提醒著希望尚未消失。





階梯上交錯的光影，一格一格延伸向前，明暗分明。

光落在前方的路上，如同指引，讓人知道即使此刻身處陰影，只要持續向前，仍有機會走向更明亮的地方，慢慢找到出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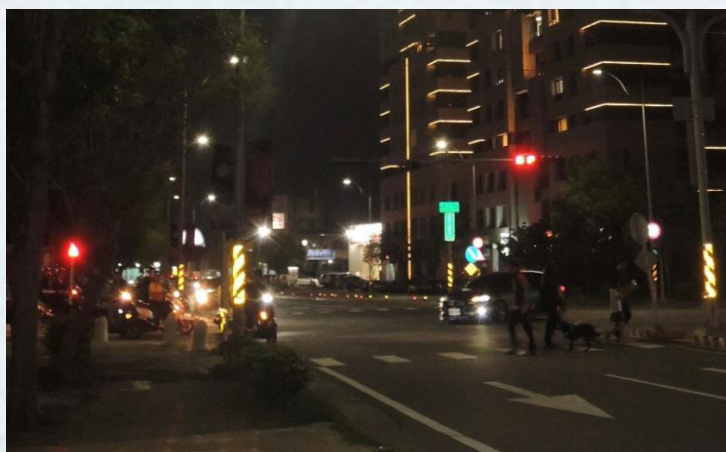


明亮的燈光照亮了來往的人群，也映照出夜市裡熱鬧的攤位。

周圍寧靜的房子和公園，是整個地區最亮、最熱鬧的地方，讓生活多了交流與溫度。

夜晚的街道被車燈與路燈照亮，光線在黑暗中來回的流動，讓城市顯得忙碌而真實。

透過光影的變化，可以看見生活的不同。無論身處順境或低潮，在細微的光始終存在，靜靜地陪伴著人前行，也讓人在不確定之中，找到屬於自己的方向與勇氣。





評審評語

評審 1：

系統性地收集了晨曦、夕陽、窗光與夜市燈光，攝影展現了光線對空間感的形塑。透過光的不同時間、角度、型態、近景與遠景，從光的方向引出人生感悟。攝影技術純熟，相片富感染力。

文字雖然平鋪直敘，但能明確傳達希望尚未消失的意涵。

評審 2：

在作品〈光的方向〉中，創作者展現了極為細膩敏銳的觀察力。將日常隨處可見的風景，藉由自我的深刻凝視，有機地連貫出面對生活的坦然態度。較為可惜的是，畫面與文字之間的連結略顯直接、缺乏留白，就視覺表現力而言，圖像的構圖與張力稍顯單薄，透露出作者在攝影的視覺基礎構成元素上，仍有相當大的學習與精進空間。

評審 3：

在攝影的世界裡，攝影（Photography）的字面意義即為「以光繪畫」，光線不僅是成像的物理基礎，更是決定影像靈魂的關鍵。作者捕抓到不同的時態所呈現不同的色溫與情境，隱喻著對應不同的氛圍與生命狀態。〈光的方向〉追逐光、捕捉光，其實也是在追求事物的本質與真實的瞬間。

得獎感言

這次創作我們想透過生活中的光影變化，表達人在迷惘與壓力中，仍然能從細小的光芒裡找到希望與方向。很高興自己的作品能讓更多人看見，並得到評審的認可。對我來說，這不只是一次得獎，更讓我知道自己的想法與情感，真的能透過作品傳達給別人。

穿梭港影

排名：佳作
班級：化材四甲
姓名：黃筱涵

溫暖的陽光帶著點柔和，我們隨著佐藤春夫〈女誠扇綺譚〉的筆下，穿梭在五條港附近的街巷。文字沒有停在書頁，而是化成一幕幕影像，隨著步伐慢慢展開。



沿著街道前進，經過一間牆上貼滿書法的室內空間，透過門口望進去，字句靜靜停留在宣紙上，行字之間能感受到時間流動。



再往前，有間紅門的老屋，門前黃色座椅與其形成對比，安靜得剛剛好、很溫暖，沒有多作停留，但好像遺留什麼在那裡，不知是時光留下的餘溫，還是短暫停留的痕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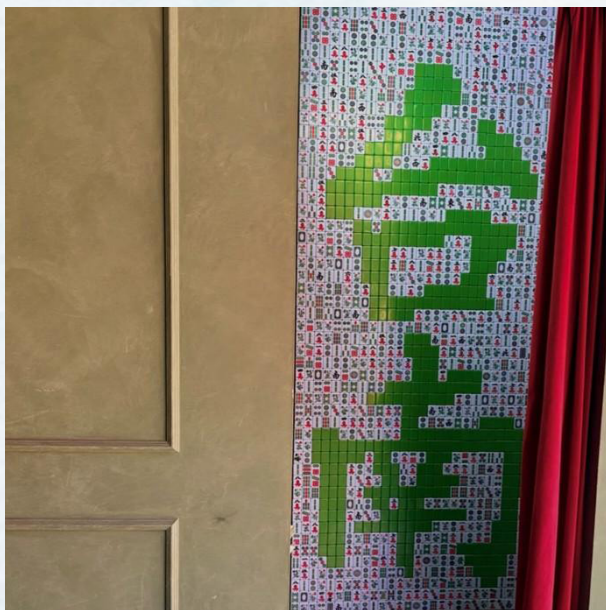
接著來到水仙宮市場，地面斑駁的石板色彩黯淡，圖案仍清晰，像是在低調提醒來去的人，時間從未停歇。



巷弄內的代天府映入眼簾，鮮明色彩與周圍形成對比。信仰與情感在此交會，成為安定而溫柔的力量。



再往前是兌悅門，陽光灑落在斑駁牆面上，紋理被慢慢勾勒出來，像是在訴說時間如何停留，如何靜靜存在於磚瓦與光影之中。



最後，我們停留在一間帶有港式復古風格的店家前。牆面以麻將拼貼「台南」字樣，在傳統與現代之間拼構出新的語言，也為我們的五條港之旅畫下句點。



有些地方我們只是經過，沒有停留太久。但正因如此，這些片段更像日常——從佐藤春夫的文字，到一閃而過的街景，故事沒有說完，卻留在記憶裡。

今昔交會，歷久彌新。歷史不只是被保存的記憶，而是存在於生活、建築與細節之中，靜靜延續。

評審評語

評審 1：

文字頗有韻味，文字隨著影像流動，以佐藤春夫的文學作品為引，將五條港的巷弄轉化為流動的影像。攝影捕捉紅門、石板與麻將牆，精確呈現傳統與現代的對比語法。若能在排版上加以改編，如文字 / 影像分兩欄呈現，讓文字流暢，影像在旁佐證，使閱讀情緒不至中斷。

評審 2：

隨著春暖的光陽，作者帶著佐藤春夫〈女誠扇綺譚〉所描述的主角身分，展開遊歷台南老巷弄，細緻的探索一棟棟像似荒廢卻富有古風的舊宅。並以鏡頭一一複刻每一棟老宅在不同的空間所呈現的樣貌與特色。整組作品的拍攝都採取微觀的鏡頭語言情境，小心翼翼的框取每一個鏡頭，展現的非常細緻與到位。

得獎感言

能獲得佳作讓我感到很意外。這次的小旅行，讓我重新認識五條港，也發現許多平時不曾留意的角落。我很喜歡自己一個人散步，因為我覺得散步本身就是一件浪漫的事情。直走、轉彎都可能遇見不同的風景，也能在沿途發現許多小驚喜。這讓我想到〈兜圈〉那份悠閒自在，繞了一圈才發現，原來那些風景早已悄悄地留在心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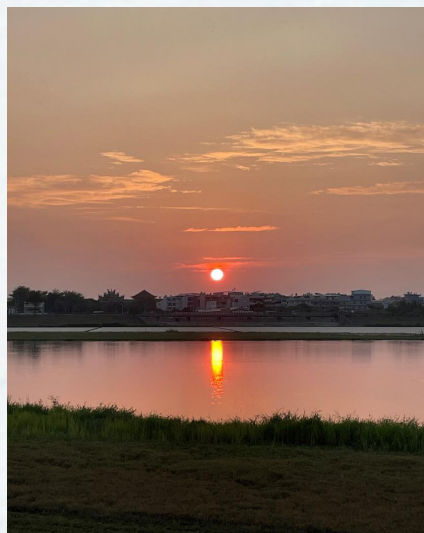
彩虹的餘溫

排名：佳作
班級：企管一乙
姓名：潘書瑜

還記得那天，天空的雲朵美得像一場不真實的夢，而在那片雲海之下，你對我說的第一句話：「好久不見！」可你卻不知道，這是我在心裡彩排了五年的相遇，而你是我安靜且執著地愛了八年的人。



接下來的每一天，我都會在捷運站出口，從擁擠的人潮中捕捉你的身影。我們總會一起欣賞被晚霞染紅的夕陽，一起漫無目的聊著生活瑣碎，直到這個世界完全陷入黑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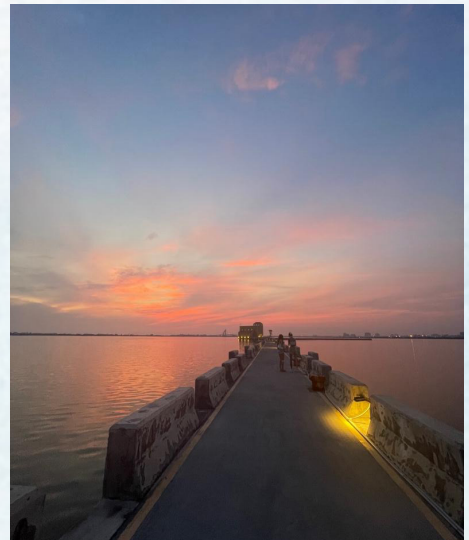


那是我度過最印象深刻也最懷念的生日和聖誕節，原本平凡的日子被賦予了特殊的意義，因為有你，這一切的美好不言而喻。我曾天真的以為，我們會一直這樣快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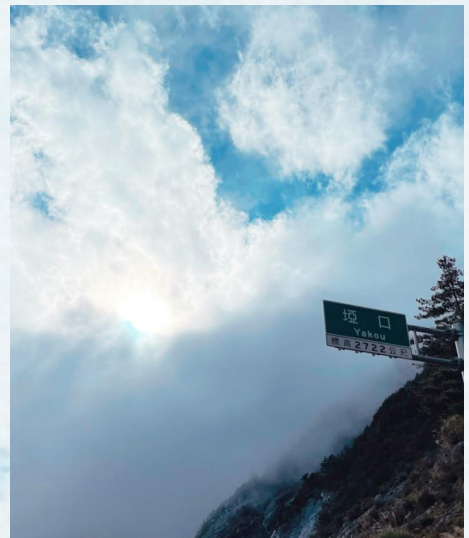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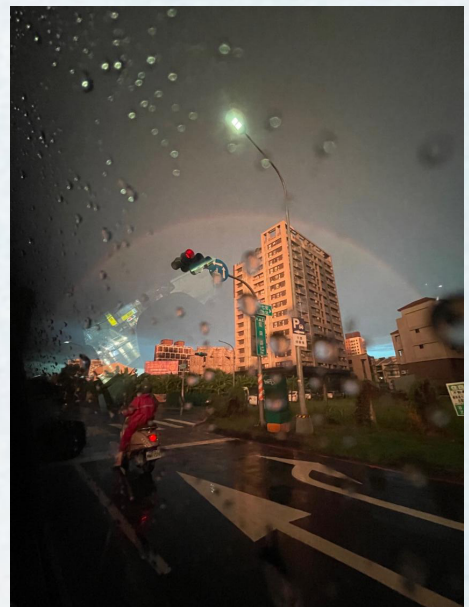
後來，你走了，走得悄無聲息，我嘗試在生活的每一個細節裡找到你，可指尖觸碰到的卻都只是冰涼的思念，你在路口盡頭留下的背影，成了我記憶中最後的一抹餘暉，你就這樣毫無預警地從我的世界抽離，只留下了一地破碎的寂靜。



那天過後，我登上了 2722 公尺的埡口，多想在這個離天空最近的地方，把對你的思念說給天神聽，看看祂能不能幫助我再次找到你，然而在這稀薄的空氣之中，回應我的卻只有刺骨的風聲。



最後，在一場朦朧的大雨中，我突然明白，彩虹之所以令人神往，是因為它結合了陽光的燦爛與雨水的憂傷，橫跨天際卻不屬於任何人，而我就像那追逐彩虹的人，驚豔於它的奪目，卻忘了它的本質就是一場幻覺。車窗上的雨滴像一面鏡子，映照出我無法拼湊完整的遺憾，原來有些事，就像彩虹，一旦試圖觸碰便會消散。我會愛著那段如彩虹般絢爛的過往，即便我再也無法參與你的未來。



評審評語

評審 1：

令人神傷的失戀，但也寫出復原的歷程，與幻影消失的體悟。文圖吻合且有節奏感。攝影包含夕陽、聖誕樹與雨中的彩虹，色彩飽滿。文字抒發了跨越八年的深沉愛戀與遺憾，雖略帶文藝腔，但與影像連結緊密。

評審 2：

本作品透過文字意境隱喻人際關係的流動。語意段落的承接自然，賦予觀者沉浸式的觀看視角與想像。影像構圖平穩，於空間構圖與時間性的表述中，成功將內在的心理情緒具象化，轉譯為極具感染力的敘事觀點。

評審 3：

將色溫化為溫度的餘溫，是極具詩意且能跨越視覺的創作手法。在光影的折射下，天空與雲彩成為大自然流動的畫布，將不同時刻的光線記憶封存。「天空的雲朵美得像一場不真實的夢」，倒映著晚霞的海面與天空連成一線，橘紅色的餘溫在水天一色中帶來溫暖包覆的感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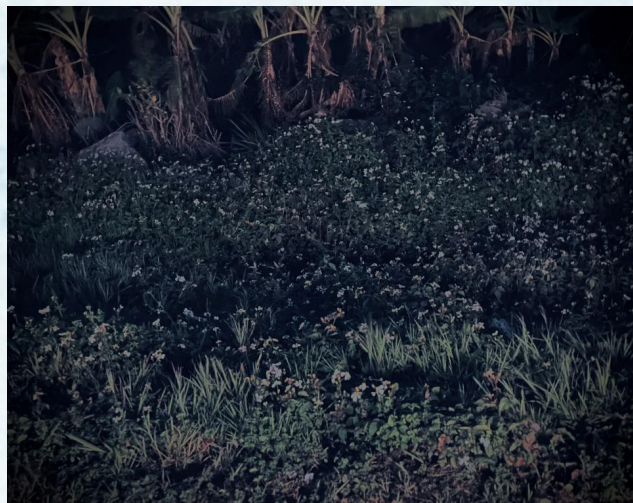
得獎感言

謝謝評審老師們的認可還有駱育萱老師的教導以及鼓勵，其實一開始只是為了抵銷期中報告而參賽，完全沒有想過自己竟然可以得名，很開心可以在第一次參賽就獲得這樣不錯的成績，也很開心可以透過這個比賽讓大家看到我的故事。



夜晚的小圓舞曲

排名：佳作
班級：企管一乙
姓名：陳樂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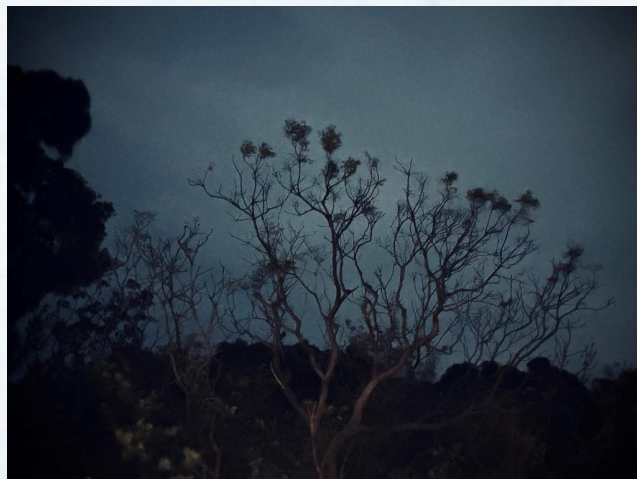
某日半夜，聽見了戶外傳來的輕快的旋律，好奇心使我從窗戶探出了頭，瞧見了自家後院，於平日早晨中被陽光滲透的森林，現在卻看不到任何一縷光線，只剩下了夜晚的寂靜，和令人想窺探其中的神祕。

像是收到了來自另一個世界的邀請一般，我順著音樂的源頭，走進了這片黑暗之中。



森林裡頭暗的伸手不見五指，我卻感到異常的安心，其實，我無法理解為什麼會有人畏懼黑暗，在夜裡，一切的輪廓都像是被抹去，連同自己本身也逐漸地模糊，不用如同往常一樣去顧慮旁人的看法，像是拋下了具象的軀殼般，我已經不再是那個膽小的自己。

這樣想的我隨著音樂的節奏，跳起了一支不受編排的舞，這種放縱的感覺真是許久未見，我感覺到自己正逐漸地融入這片夜色之中，成為森林的一份子。



我踏著節奏前行，隨著步伐的深入，我已聽不見來時的旋律，周圍只剩下一片死寂，我摸著黑，繼續漫無目地的徘徊著……直到我的頭重重地磕到某樣東西，當我正想搞清楚自己撞上了什麼時，向前伸出的手卻觸碰到了某個黏稠的東西，下一瞬間，他將我的手臂吸收，再來是肩膀、身體…我感覺到自己整個人都將要被吞沒，但卻不打算掙扎，反而還覺得有些放鬆，慢慢的，我的意識逐漸淡去，最後什麼都感覺不到了。



再次醒來時，我感受到了清晨的陽光在試圖撬開我的眼眸，我如它所願的睜開了雙眼，那之後，我什麼都沒做，只是直盯著那從窗外照進來光線，亮的刺眼，我又再次成為了我自己，但我想……我的心早已不屬於這裡。



評審評語

評審 1：

超現實嘗試。描述了一場半夜走進森林、逐漸被黑暗吞噬的奇幻體驗，在夜的跫音裡，舞著隨興的節奏與步伐。攝影專注於黑暗與微弱光線的對比，是一次很有趣的感官嘗試，能把夜晚的樹梢葉尖輪廓拍得如此線條清晰，很棒！

評審 2：

主題與內容切入點極為新穎。創作者以深夜作為核心敘事舞台，極佳地發揮了數位相機在低光源環境下的感光強項，敏銳捕捉同學於夜間時光的所見與所思。文本精采闡述了「真實與虛幻」之間的心靈探索，深刻體現個人心境。那段從迷幻重返現實的蛻變歷程，宛如一場大夢初醒，讓思緒得以迂迴地在繁華世界中流轉擺渡。

評審 3：

「夜晚的小圓舞曲」這個名稱本身就充滿了想像力，將幽暗的夜色化作一場屏息、緩緩流轉的視覺與心靈之舞。在攝影藝術中，特意壓暗的色調與微弱的光影（如遠方透出的微光、月色），打破了白晝的喧囂，將觀者的視線凝聚在隱密的細節上。特別強調幽微夜晚的寂靜，營造一種專屬於「深夜」的孤獨與寧靜，讓人彷彿在進行一場私密的靈魂對話，令人想窺探其中的神祕，展現出超現實的未知美感，進入一個沉澱心靈的靜謐空間。

得獎感言

謝謝評審們對我的肯定，其實我對自己的文筆不是很有自信，原本也只是抱著試試看的心態投稿，沒想到能夠得獎，能被看見真的很開心！

在作品裡，我試著把自我融入故事中，帶領大家進入如同童話故事般的夢。就讓我們唱著、舞著，忘卻早晨的那些忙碌，一起沉入這安定的夜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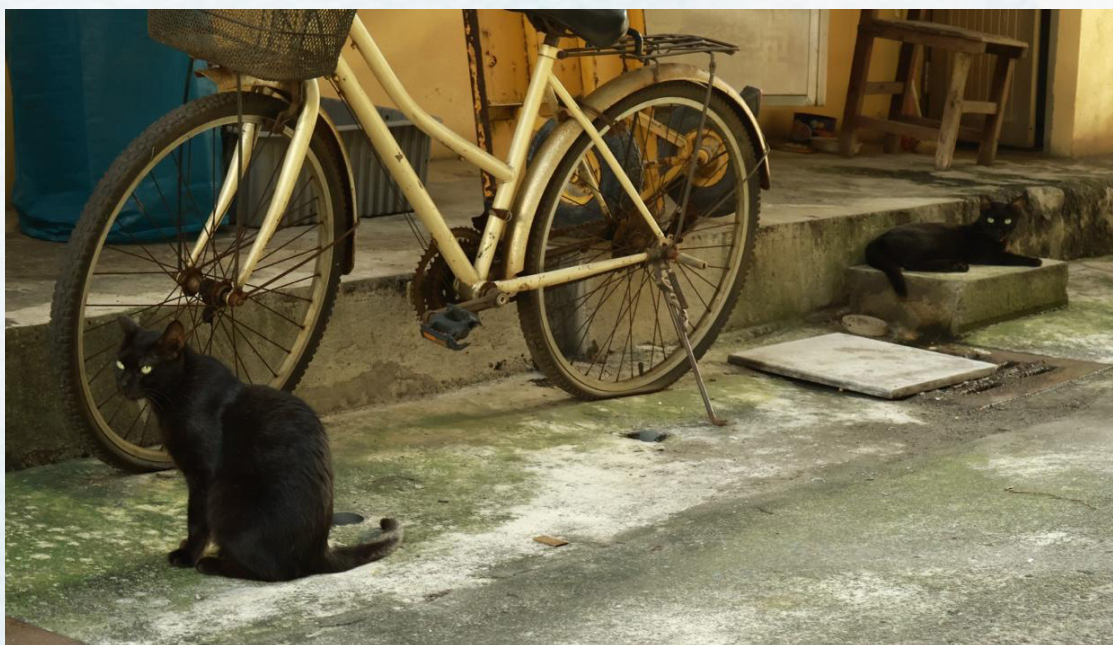


黃昏巷陌的一場約定

排名：佳作
班級：資傳一甲
姓名：洪藝榛



暮色垂臨，我無意間闖入一條小巷，黃昏的街道，我分不清是為了他們還是這道溫煦的陽光而駐足。



側畔鐵門軋然開啟，一位腳踏繡花鞋的奶奶闖入了我的鏡頭，她拾階而坐，望著那幾縷身影，轉眸對我淺笑：「你在拍它們嗎？」我應聲：「對啊他們好可愛！」短暫閒話裡，奶奶訴說著巷間貓兒的故事：有的懷孕被動保團體接走，有的施打疫苗後重返舊地，眼前這兩隻黑貓，便是歸來的舊識。



我追隨著他們凝滯的目光望去，發現這條充滿生活氣息的巷弄深處，有個堆滿雜物的角落，一隻時鐘突兀懸於牆頭，時間顯示下午 4:50 分。我不知他們在等候何物，便斂了腳步，不再上前，只是在遠處為他們拍下幾張看似簡單的畫面。瞳孔交錯的瞬間，我猜不透他們心事，或許是羨慕塵世擁有安穩的歸宿，又或許只是我多愁善感，其實他們很享受天地為家的自由，對嗎？



接著奶奶起身說，我去拿魚肉給他們吃，瞬間我就明白了，原來它們等候的，從不是虛無的時光，而是奶奶每日五點準時赴約的溫飽。魚肉、罐頭、貓糧，是巷弄裡不變的約定，他們準時赴約，也總是纏繞腳邊撒嬌。



我看著他們，正想向他們討教流浪的自由，可也許他們面對我這個驟然闖入兩腳獸，並不感覺到自在。



飽餐之後，踏著殘陽遠去，他們穿過黃昏的光緒，向巷陌深處而行，步履從容，不帶半分牽掛，像自由的雲朵路過人間。我很慶幸，當時的短暫停歇，和當時認為是意外選擇的黃昏陌路，讓我無意間發現了這個隱匿在世間的美好角落。



評審評語

評審 1：

寫老婦與貓，文字柔軟有感染力。攝影精準掌握了下午 4:50 的「黃金時刻」光影，黑貓的神態與光線交織出極強的氛圍感。敘事透過與奶奶的對話，將流浪貓與人的溫情約定描寫得動人心弦。

評審 2：

作品以微觀的生活軼事為敘事載體，勾勒出街廓巷弄間主體與客體（人與動物）的偶發交會。文本結構以對街貓的現象學式觀察為始，進而將「貓」轉譯為社交媒介，成功消融人際藩籬並引出與長者的田野對話。在視覺實踐上，首幅意象的光影調度極具張力，點線面的幾何構成與外部風景產生了深刻的互本文理。遺憾的是，後續影像語彙在圖面擴張上力道驟減，缺乏自覺性的鏡頭介入與空間調度，最終流於日常平視體裁的直白記錄。

評審 3：

〈黃昏巷陌的一場約定〉描寫午後垂臨的暮色，無意間闖入一條街道小巷，發現一對貓開啟了好奇與觀察，捕抓到貓的神情與生活情境。這一組影像展現了「決定性的瞬間」抓拍的功力，配上文案書寫的富有詩意，如同作者所說：「不帶半分牽掛，像自由的雲朵路過人間。」

得獎感言

一開始是老師鼓勵我參加，原本心裡有些忐忑，抱著試試看的心態投稿。我把某天無意間走進巷弄內拍下照片時的內心感受化為文字，畫面裡的溫暖，貓咪的自在，奶奶的善意，都是我記錄下的生活中的美好。沒想到最後竟然得獎，也讓我發現，這些微小細微的瑣碎小事，和我無意間記錄下的幸福瞬間，同時也能觸動人心。

失焦的時代與對焦的靈魂

排名：佳作
班級：多樂二乙
姓名：范迦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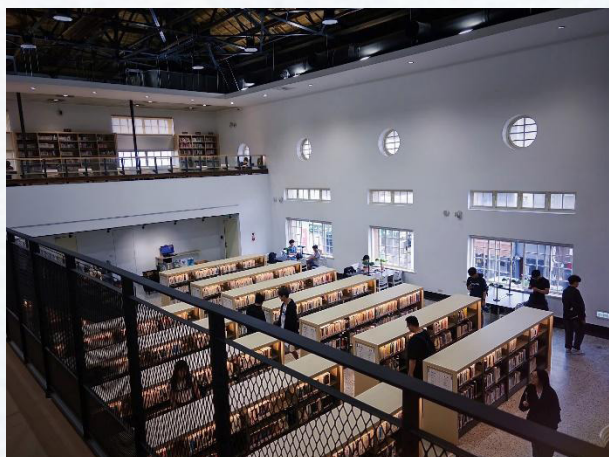
玻璃櫃內，那台老式相機靜靜的躺在那處，像一位失語的證人。鏡頭的反光在玻璃的反射下泛起一抹幽藍，彷彿還私藏著半個世紀前掠過的容顏與光影。散落著幾卷枯黃的底片，那些黑白照片裡，有人站得筆直如松，有人笑得靦腆如花，亦有人眼神灼灼地直視鏡頭，彷彿那一秒鐘的定格，便足以抵禦往後餘生的漫長。

我站在那發呆，視線在一面牆上。

一整面照片牆如河流般鋪展，細繩上的木夾一枚枚咬住相片，像歲月深刻的在臉上留下痕跡。婚紗的褶皺、軍裝下的挺拔英姿、孩子在巷弄間奔跑出的模糊殘影，這些畫面的瞬間，帶著些微的失焦，並透出一種沉甸質感。不刻意不拘求完美的紀錄感，沉澱出歲月的美感。



在那個膠卷稀缺的年代，沒有即時通訊的喧囂，亦無濾鏡的粉飾。按下快門前，沒有螢幕預覽，按下後，更無重來的機會。每一張照片都是一場孤注一擲的賭博，賭這一刻的光影，值得被揉進此刻。



我忽然意識到，那時的「紀錄」，
竟是如此神聖且艱難。

他們必須屏息對焦、耐心地等待光線交織，並忍受失敗的風險。因此，他們不輕易揮霍快門。他們在等，等一個靈魂閃光的瞬間，等一個團圓的氛圍。那瞬間迸發出的笑靨，是他們用力活過的證據，深刻得足以穿透底片。



在這個相機博物館裡，深刻的提醒我們如果能夠格外的珍惜每一分每一刻，那我們用力活著的每一個畫面，也值得被流傳下去，讓我們把焦點放在此時此刻，讓下一代的人們看見我們這一輩精彩的一生。

評審評語

評審 1：

文字帶著探索與人生的感悟，進入無法事後修圖的還原年代，誠實的美感，慎重其事的態度 -- 「每一張照片都是一場孤注一擲的賭博，賭這一刻的光影，值得被揉進此刻」。概念與意象的巔峰，將老相機與泛黃底片比作「失語的證人」。攝影捕捉博物館中的老件與照片牆，與「對焦/失焦」的主題嚴絲合縫。

評審 2：

作者善於冷靜的觀察與感受，靜靜的細細品味老東西所散發出來的質感與美感。「失焦的時代與對焦的靈魂」道出了不同世代對歷史物件的感受與對話，精準捕捉了「物派美學」與「時間沉澱」的核心價值。「失焦的時代」暗示著現代人容易隨波逐流、遺忘過去的浮躁；而「對焦的靈魂」則代表著透過老物件，我們得以與過去的時光重新連結，看見歷史傳承下來的深刻脈絡。

得獎感言

謝謝南臺文學獎讓我有這個機會更了解自己，因為在這個比賽之前，我其實只是一個喜歡攝影跟寫寫札記的一般人，這項比賽鼓勵了我讓我更用心的觀察生活以及周遭的一切去創作故事，那也要非常感謝我的通識課老師耐心的指導我們。

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 (CIP) 資料

南臺文學獎作品集．第十一屆 / 林麗
美主編．-- 初版．-- 臺南市：南臺科技
大學通識教育中心，民 115.09
面；公分
ISBN 978-626-92572-8-7 (平裝)
863.3 115012772

第十一屆南臺文學獎作品集

補助單位：教育部高等教育深耕計畫

發行單位：南臺科技大學通識教育中心

發行人：蔡蕙如

主 編：林麗美

執行編輯：陳嘉耘

承辦老師：王淑蕙、李詠青、林麗美、馬美娟、楊雅琪、羅夏美

外聘評審委員

新詩組：吳翊良、陳俊豪、張培哲

短篇小說組：王國安、廖淑芳、黃資婷

影像故事組：王靖婷、范如苑、黃文勇

行政人員：郭乃綺、翁若杰

攝 影：李柏漢

版 次：初版

發行單位地址：71005 台南市永康區南台街一號

發行單位電話：06-2533131 轉 6201 分機

出版日期：中華民國 115 年 9 月

定 價：新台幣 500 元

ISBN：978-626-92572-8-7

著作權所有，本書圖文未經南臺科技大學通識教育中心同意，不得轉載。

南臺文學

在水一方



南臺科技大學

Southern Taiwan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